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五月

第四十一期

學

衡

桂居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41 May 1925

學術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見地址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見社址

(五)印刷發行 本誌雜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吳宓 北京清華
郵局轉交

幹事 柳詒徵 南京四牌樓南倉巷
湯用彤二號學衡雜誌社

學衡第四十一期目錄

插畫

但丁之墓 (其一) (其二)

參觀本期但丁
神曲通論篇

述學

肅霜滌場說

王國維

釋天

王國維

莽京考

王國維

中國文化史第二章

陸懋德

中國與中道

張其昀

但丁神曲通論

美國葛蘭堅教授撰
吳宓譯

文苑

文錄

王闢運致龍芝生論小學書(未刊稿)
學會宣言(劉樸)

漢魏樂府風箋序(黃節)

朽書賦(姚華)

湖南史地

詩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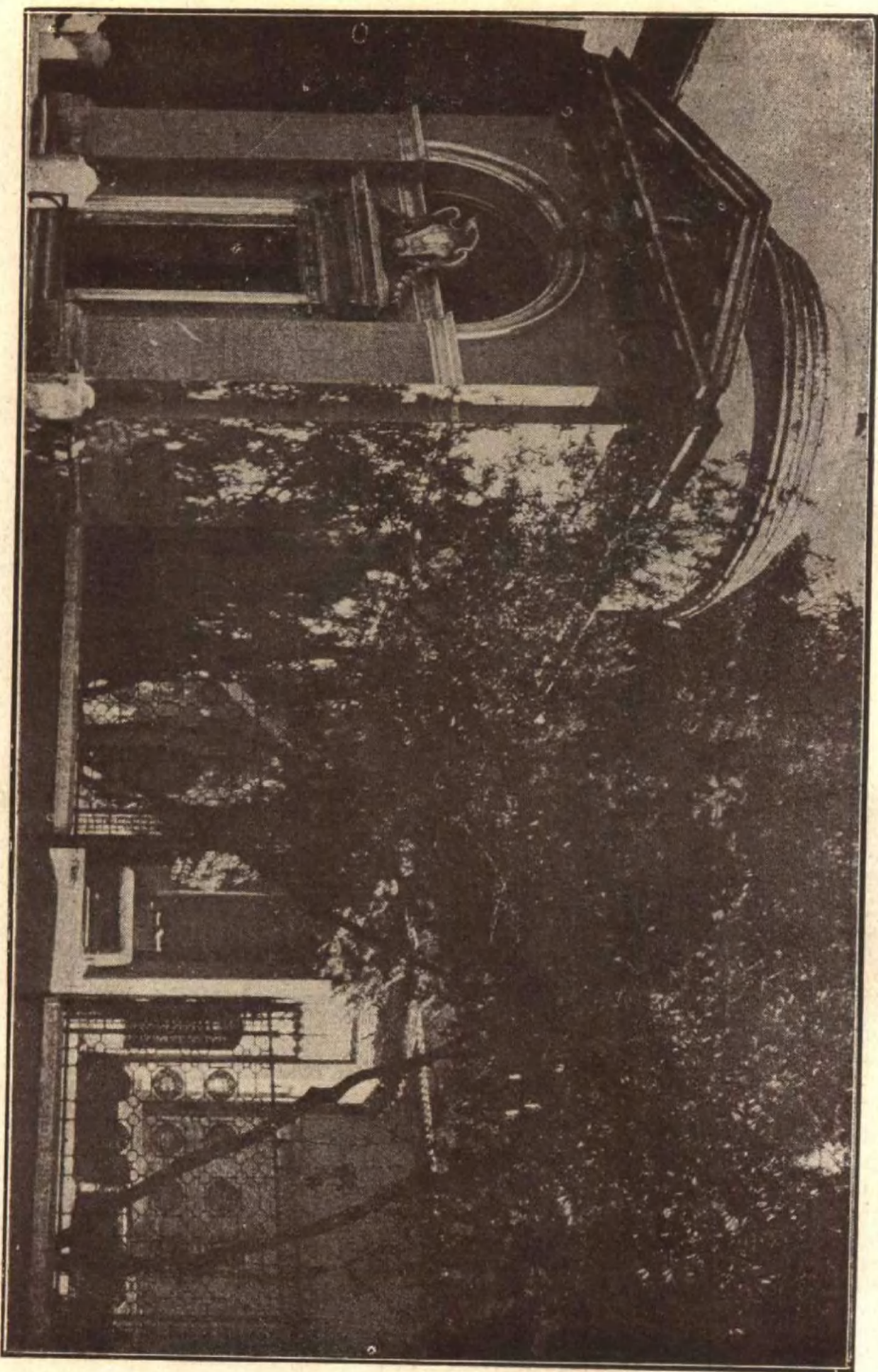
讀持庵詩(王易) 次韻答簡庵惠題拙集(華燁) 贈畫師李竹瑞兼示張霞村(林思進) 正月鄉行(趙熙) 泊嘉州(趙熙) 并州雜詩十八首(朱還) 病起自壽詩(沈曾植) 寓齋雨中(黃節) 斷續(胡先驥) 劉生心顯邀遊昭山(吳芳吉) 題貞王朶顏衛景卷(王國維) 題陳子礪學使內直時畫卷(王國維) 蛩語(胡先驥)

詞錄

減字木蘭花(鄧翊) 點絳脣(鄧翊) 虞美人(鄧翊) 鷓鴣天(徐楨立) 鷓鴣天(劉永濟)

譯詩

安諾德鮫人歌 Matthew Arnold "The Forsaken Mermaid" (李惟果譯) 我唱櫻桃熟 Robert Herrick "Cherry-Ripe" (顧謙吉譯) 下谷牧童歌 John Bunyan "The Shepherd Boy Singing in the Valley of Humiliation" (顧謙吉譯) 角聲回音 Tennyson "Blow, Bugle, Blow" (顧謙吉譯)



墓之丁但

(一其)

Dante's Tomb (I)

但丁墓在意大利國拉韋納 Ravenna 地方。此圖乃墓之正面。而前圖則其斜面也



墓之丁但

(二其)

Dante's Tomb (II)

述

學

肅霜滌場說

王國維

詩幽風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埽也場工畢入也案此二句乃與一之日噐發二之日柴烈同例而不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同例肅霜滌場皆互爲雙聲乃古之聯絲字不容分別釋之肅指加肅爽滌場猶言滌蕩也春秋左氏傳定三年有兩肅爽馬正義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純馬融說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是肅爽白馬也心辭大招曼鸛鷄只釋文鸛一作鷄說文鸛鷄四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朋西方鸛鷄北方幽昌中央鳳皇西方之色白則鸛鷄亦白鳥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取鸛鷄裘爲卓文君貰酒鸛鷄裘亦當謂白裘也中山經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淵水經湘水注瀟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案瀟字說文本作瀟瀟湘亦以水之清白得名矣故馬有肅爽鳥有鸛鷄裘有鸛鷄水有瀟湘皆以清白得稱則詩之肅霜亦卽大招天白顛顛九辨天高氣清之意不當如毛傳之說也滌場卽滌蕩與肅霜俱爲雙聲字禮記郊特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蕩亦作盪說文盪滌器也既滌盪則必清肅必廣大故又有廣大之義漢郊祀歌天門開誅蕩蕩如淳曰誅讀如迭迭蕩卽滌蕩之轉語廣大則必條達故又轉而爲條暢爲條鬯樂記感條暢之氣白虎通說和鬯曰芬香條鬯以通神靈鄭君箋

詩注禮皆本之。條暢條斃亦滌蕩之轉語也。廣大者必卓絕。故又有卓異之義。廣雅倣儻卓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倣儻窮變。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倣儻。漢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惟倣儻非常之人稱焉。其字文選作倣儻。倣儻亦滌蕩之轉語也。廣大則有動作之餘地。故又有放蕩之義。穀梁文十一年兄弟三人。佚宕中國。釋文佚大結反。說文跌跌踢也。江淹恨賦跌宕文史。佚宕跌踢。跌宕亦皆滌蕩之轉語也。詩之滌場則肅清之義。九月肅霜謂九月之氣清高顯白而已。至十月則萬物搖落無餘矣。與奮發栗烈由風寒而進於氣寒者。遺詞正同。癸亥之歲余再來京師。離南方之卑濕。樂北土之爽塏。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葉盡脫。因會得肅霜滌場二語之妙。因爲之說云。

釋天

王國維

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殷。虛。卜。辭。或。作。𠄎。孟。鼎。大。豐。敦。作。𠄎。其。首。獨。巨。案。說。文。人。顛。也。易。睽。六。三。其。人。天。且。剝。馬。融。亦。釋。人。爲。鑿。顛。之。刑。是。天。本。謂。人。顛。頂。故。象。人。形。卜。辭。孟。鼎。之。𠄎。𠄎。二。字。所。以。獨。墳。其。首。者。正。特。著。其。所。象。之。處。也。殷。虛。卜。辭。及。齊。侯。壺。又。作。𠄎。則。別。以。一。畫。記。其。所。象。之。處。古。文。字。多。有。如。此。者。如。二。二。字。二。字。之。上。書。與。二。字。之。下。畫。皆。所。以。記。其。位。置。也。又。如。本。字。說。文。注。云。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朱。字。注。云。赤。心。木。从。木。一。在。其。中。末。字。注。云。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蓋。本。末。均。不。能。離。木。而。見。故。畫。木。之。全。形。而。以。一。識。其。所。象。之。處。餘。如。刃。字。之。一。𠄎。字。之。八。皆。所。以。識。其。所。象。之。處。者。也。又。以。古。文。言。之。如。帝。者。蒂。也。不。者。柎。也。古。文。或。作。𠄎。不。但。象。花。萼。全。形。未。爲。審。諦。故。多。於。其。首。加。一。作。𠄎。𠄎。諸。形。以。別。之。𠄎。字。於。𠄎。上。加。一。正。以。識。其。在。人。之。首。與。上。諸。字。同。例。此。蓋。古。六。書。中。之。指。事。也。近。儒。說。象。形。指。事。之。別。曰。形。謂。一。物。事。賅。衆。物。其。說。本。於。徐。楚。金。然。楚。金。於。指。事。本。無。定。說。刃。與。本。末。諸。字。楚。金。均。謂。之。指。事。元。楊。桓。諸。人。尙。用。其。說。蓋。此。數。字。正。與。上。下。二。字。同。例。許。君。所。謂。視。而。可。識。察。而。可。見。者。惟。此。類。字。足。以。當。之。而。數。目。干。支。等。字。今。所。公。認。爲。指。事。者。許。君。往。往。謂。之。象。形。不。謂。之。指。事。竊。謂。楚。金。此。說。頗。勝。於。其。又。一。說。今。日。古。文。大。明。指。事。之。解。恐。將。復。歸。於。此。矣。故。𠄎。𠄎。爲。象。形。字。𠄎。爲。指。事。字。篆。文。之。从。一。大。者。爲。會。意。字。文。

字、因、其、作、法、之、不、同、而、所、屬、之、六、書、亦、異、知、此、可、與、言、小、學、矣。



莽京考

王國維

宗周彝器言王在莽京者五。并鼎詩彝器言王在莽京者一。小臣言王在莽者一。召伯其字从𧀮从𠂔。

字雖不可識。然與旁鼎之𧀮。旁尊之𧀮。皆極相似。當只从𧀮旁聲之字。莽京蓋卽詩小雅往城于方及僕鎬及方之方。鎬方二地。自來無說。案小雅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又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極其所至之地曰太原。著其所由歸之地曰鎬。則鎬與太原。殆是一地。或太原其總名。而鎬與方皆太原之子邑耳。太原先儒或以爲晉陽。或以爲平涼。而據尙書禹貢。春秋左氏傳之說。其地當在河東。禹貢記禹治冀州水。首壺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陽。次覃懷。次衡漳。而終以恒衛。其次實自西而東。則太原一地當在壺口梁岐之東。太岳之西。卽漢之河東郡地。又左氏昭元年傳。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太原。考汾水經流千三百四十里。歷漢太原河東二郡地。而洺水大澤則皆在河東。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涑水。有洺水。水經涑水注。則云。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經云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至周陽與洺水合。又云。賈逵曰。汾洺二水名。司馬彪曰。洺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洺亭也。然則涑水殆亦爲洺水之兼稱乎云云。是酈氏始以洺爲涑之別源。又疑爲涑之異號。觀傳文汾洺並舉。殆非涑水不足當之。則後說殆是也。顧無論從何說。洺水皆不出漢河東境內。則有汾洺二水之太原。正漢河東郡地。與禹貢之太原在壺口梁岐岳陽間者。地望正

合。大澤當卽安邑鹽池。或蒲反張陽池。亦河東地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伐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于太原。此書當出原本竹書紀年而穆天子傳。天子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水之阿。此當是犬戎既遷後事。案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雷水出焉。則犬戎所遷之太原。在河東可知。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料民之事。亦以河東爲便。不容東至晉陽。亦無緣西至平涼也。太原之地既定。乃可求鎬方之所在。余疑彝器中之葦京。卽小雅之方也。靜敦上言王在葦京。下言射於大池。適敦上言王在葦京。下言呼漁於大池。則葦京左右必有大池。而河東諸湖澤。有董澤。有鹽池。有張陽池。今蒲州五姓湖鹽池既不可漁。則所謂大池者。董澤與張陽池必居其一。而張陽池東西兩陂。東陂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西陂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去蒲坂一十五里。較董澤之東西四里。南北三里者爲大。若以此池當靜敦適敦之大池。則所謂葦京者。非蒲坂莫屬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故曰蒲。秦更名。今蒲州葦蒲聲相近。又葦在陽部。蒲在魚部。爲陰陽對轉之字。又古方旁同字。則小雅之方。當卽彝器之葦京。秦漢之蒲坂矣。彝器言王在葦京者。多穆王時器。而召伯虎敦作於宣王六年。亦云王在葦。與穆王遷戎。宣王料民之事。亦可相印證也。周都豐鎬而葦亦稱京。與唐都長安而建蒲州爲中都者。先後一揆。余曩作獫狁考。於方鎬之方。未能實指其地。故復著之。

中國文化史

陸懋德

第一章 緒論

文化史之研究。昔人作史。多注意朝代之政治。而不注意民族之文化。近數十年。西國學者始有文化史之著作。然其眼光所及。只知有歐洲人民之文化。與歐洲文化有關係之文化。如法人吉梭 *Quinot* (1787-1874) 作文化史。只述歐洲各國。法人塞諾波 *Seignobos* 作文化史。雖述埃及巴比倫而不及中國。其專言中國文化之書。如英人翟理斯 *Giles* 之中國文化。中國 *Chinese Civilisation* 法人拉非提 *Lafitte* 之中國文化觀。日本 *General View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日本人白河次郎之支那文明史。又皆材料缺乏。敘述簡略。然求之吾國。亦尙無專書。夫亞洲在世界爲文化發達最早之洲。中國在亞洲爲文化發達最早之國。欲考其文化之真相。必上溯人種來源之始。石器時代之初。文字未興之前。凡此各種問題。皆與地質學 *Geology* 古生物學 *Paleontology* 考古學 *Archaeology* 人種學 *Ethnology* 人類學 *Anthropology* 有關。而其材料。則不僅憑文字之記載。須有賴地下之發掘。考西人述歐洲文化。必首推希臘。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西人稱爲歷史之父。當其遊埃及時。一老祭司謂之曰。「汝希臘人不過如小兒。」見希氏所作古史輯存 吾國文化與埃及相比。孰爲先後尙難論定。美八馬克卜所作文化史

及一千年。終本
能舉川之掛。

然吾國人民至少當有數十萬年之生活。其文化至少當有五六千年之經歷。英人韋爾斯

Wells 曰：「當阿利安人語言生活傳播東西之時。文化更高之人羣已生存於埃及、美索波達米亞、或

中國。」世界史綱 第十六章此雖於中國用疑詞之「或」字。然固以中國與埃及相提比論。余此後述中國文化

史。即不能不取埃及老祭司之態度。蓋深信吾國文化之久遠。雖俯視歐美各國。如小兒未足為過。本書
體裁。

多仍英人巴克爾 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 美國文化史。

文化之解釋。文化二字究應作何解釋。亦為作文化史者第一問題。此名詞在英德法文為 *Civilisa-*

tion。亦為 *Culture*。一出於希臘語。原意為市民。一出於拉丁語。原意為耕種。現時多通用。不易分別。猶

如吾國有文明文化二名詞。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其所本。近

時日人於此類史書。則稱文明史。而吾國則稱文化史。其意亦無不同。美人吉丁斯 *Giddings* 曰：「文化

者。即包括有永久之家居。固定之生活。國家法律之易奉。心理道德之相似。各種人民之同化。社會組織

之合成。以及政治宗教禮儀習慣之日進於統一」社會學要義 第二十二章法人吉梭曰：「文化者。籠統而不易捉摸。

複雜而不易析解。隱秘而不易發現。」又曰：「文化如民族之大市場。凡其生活所需。無不在此存貯。」

吉氏歐洲文
化史第一章余謂文化者。乃一國人學術政治風俗禮教美術工作嗜好思想等所發現之特徵。亦即一

國人心理活動生理活動之成績。亦即一國人生生活進步之結果。亦即一國人之生活。蓋文化之為物。乃

活動而非靜止。乃繼續而非間斷。易又曰。「觀國之光。」用光字形容文化。極為合宜。美人馬克卜(Mark)曰。「文化乃相對之名詞。」文化進化論第一章此言誠是。韓愈曰。「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原馬端臨稱「涼州之地。自夷變為夏。始於漢。而殷富者數百年。自夏後變為夷。始於唐。而儉荒者復數百年。」文獻通考與地考然則文化必相比。而後見其高下。初無一定之標準。亦無不變之程式。

世界文化之原始。文化之意義。既如前所釋。然世界文化究始於何時。起於何處。仍未易言。蓋世界人種。是否出於一源。世界文化。是否出於一處。至今尚為不能解決之問題。美人馬克卜叙列世界文化。首為克里底(Crete)。德按此為歐洲之古國。多牛沈入地中海內。今不可詳。次為埃及。次為巴比倫。次為中國。文化進化論其書於一九二三年出版。可謂新著。然以余觀之。其所定之先後次序。亦無甚確實根據。克里底現已難考。現時在希臘新發

文數塊。其在希臘古文之前。惜至今歐洲人尚不能讀。試以中國埃及言之。若以帝王相比。則伏羲之王中國。與米尼斯(Menes)之

王埃及。同在五千年前。而伏羲米尼斯以前。必有若干帝王。皆不可考。又何能定其先後。若以著作相比。則黃帝之六銘。今所存金人銘即六銘之一。見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一引皇覽。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主此說。按六銘漢時尙存。見漢書藝文志。又按金人銘今見劉向說苑及孔子家語。蓋已經周初人譯為今文。塔

侯太卜(Ptah-hotep)之箴言。塔氏為埃及第五朝君主。作箴言以誡青年。此書今尙存一部分。在巴黎博物院收藏。同在四千年前。而黃帝塔侯以前。必有若干著作。亦不可考。又何能定其先後。其餘二國相似之處亦多。如吾國古帝王稱吳之稱號。並非個人

之人名。吳宇。从日。義。埃及古帝王稱法老。埃及古文。法老即謂日。吾國有鳥篆。埃及有鳥文。即見于字。蓋一老鴉形。

母字。即見又二國同用棺槨同用車戰。同重死葬同重太牢。同以單音製字。同以朝代紀年。然欲定其先後。則

不易言。西人謂埃及古代善著色。發現之陶器。色彩如新。多年不變。余見近年河南出土之上古陶器。刃然。故世界古代文化是否同出一原。尙爲未能解決之

問題。

世界文化之比較。楊朱曰。「太古之世滅矣。孰誌之哉。」列子楊朱篇蓋人類之發現。至少已有百萬餘年。

說本英人齊斯。古代人民考。而吾人所據之文字記載。至多不過數千餘年。近時西國雖從事發掘古物。以證史事。然語

其成績。尙屬幼稚。然則吾人於古代世界文化所知。蓋已甚少。姑以西人所能考者言之。克里底 Crete

阿泰蘭體斯 Atlantis 幼克唐 Yuktan 相傳均有極古之文化。然久已沈淪洋海。無從考證。其他在尼

羅河一帶者。則有埃及五千年前。已有文化可考。在美索波達米亞一帶者。此即底格里斯河幼則有迦勒

底 Chaldes 亞述 Assyria 巴比倫 Babylonia 四千年前。已有文化可考。據法人塞諾波印度土人本

無文化可言。距今約四千年前。阿利安人 Aryan 由西北侵入其地。佔領全國。則至少四千年前。已有

文化可考。據英人韋爾。士世界史綱。若以吾國比之。伏羲作八卦。既在五千年以上。詳見則其文化。當在巴比倫印度

諸國之前。至少亦與埃及相等。若以成文之歷史言之。印度巴比倫皆無古史可證。埃及有曼尼收 Menes

之史。曼氏爲古代祭司。距今約二千二吾國有虞夏之書。左傳引虞書皆稱夏書。是虞書亦爲夏史。官所

年^{在三千}以上。其內容高下。考古者自能辨之。若埃及五千年前之金字塔。誠爲吾國所未有。而吾國五千年前之八卦。亦爲埃及所不及。

中國文化之原始。若但就中國考之。求其文化起點所在。亦未易言。古稱「自開闢至春秋。凡二百二

十六萬年。」春秋元命苞學者多以爲虛誕。不知在人類史中。二百萬年。並不足異。且在未發掘古跡以前。亦

未能反證其說。古書述伏羲之事者。始見於易係詞。史遷揚雄班固均以係詞爲孔子作此書雖未必爲孔子所作。然確爲

秦漢以前古書。卽最謹嚴之古史家崔述亦宗其說。上古考信錄係詞稱「庖羲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則觀

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易係詞伏羲年代雖不可詳。然據係詞。則伏

羲在神農以前。而神農又在黃帝以前。據史記。由黃帝至帝堯凡五世。史記三代世表由帝堯至今爲四千餘年。

已甚明瞭。再由堯上推七世至伏羲。定爲五千年。實不爲過。伏羲都陳。帝王世記卽今河南陳縣。是則五千年

前。吾國文化始於伏羲。出河南。然伏羲既能作八卦。又能重爲六十四卦。從淮南子要略。又按孫星衍周易集解。亦主此說。當時之

文化程度。必已甚高。伏羲以前。不知經過幾多帝王。八卦以前。又不知經過幾多學理。據地質學家調查。

中國北部。在冰川時代。已有人跡。而冰川時代距今至少爲五萬餘年。地質學言冰川時代分四期。第一期距今爲五十萬年。第四期距今爲五萬年。

假定吾國人種有五萬年之歷史。可謂最少之估計。試思自伏羲以後。僅五千餘年。今日文化成績。已能

如此進步。伏羲以前。尙有四萬餘年。而謂毫無文化可觀。誰其信之。然此尙待地下發掘爲之證明。英人

翟理斯曰：「據中國之紀載觀之。則其文化之遠。不如埃及。」中國文化 第十二章然吾國歷史以前之文化。正待吾人發掘。此時尙難斷定。

中國文化之來源。吾國文化爲吾族自創。抑由外界輸入。又成一問題。世界人種是否出於一源。至今尙未論定。則世界文化是否出於一源。今亦何能臆斷。余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陸象 山語凡爲人類。因環境之適合。生活之迫壓。皆能自造文化。雖或相似。亦未必出於一源。西洋古國。如克里底大半沈於地中海。阿泰蘭體斯沈於大西洋。幼克唐沈於南北美洲之間。迦勒底巴比倫又久已滅亡。文物喪失。中國埃及雖至今存在。然最初皆無確實記載。無可證明。英人巴克 Parke 曰：「或謂中國文化受之於巴比倫。埃及。或謂彼等文化受之於中國。均乏確實證據。」諸夏原來第 三十一章英人韋爾斯曰：「中國文化似爲自然發生。未受他助。」世界史綱 第十六章英人羅素 Russell 曰：「中國文化乃歐洲以外完全獨立之發達。」中國文化論 載一九二二年世紀雜誌此三說皆言吾國文化並非來自他國。其說頗爲審慎。較之中國人盲從異說。反謂本國文化來自西方者。實遠過之。近人或舉器物相似之點。以爲文化同源之證。不知日用器物。取其便利。各人創造。難免雷同。近年中國發現之石刀石斧。雖形式與北美洲發現者畧同。見日本人居龍藏南滿洲古人類考。美人勞夫爾中國古玉然此僅能證明二處人種之關係。而不足證明二處文化之孰爲先進。孰爲後起。關於人種之來源。將於第二章論之。茲不多敘。

中國文化之異點。前言吾國文化。或係閉門自造。不借他助。故其特別之異點。非他國所及。英人翟理斯曰。他國文化。或斷或亡。而中國文化。何以自古至今。仍然存在。此問題。永未得圓滿之答案。中國文化所謂文化。至今存在者。即指歷史未嘗間斷。語言未嘗更換。文學未嘗變易。凡二千餘年。在宗教上。習慣上。文學上。政治上。道德上。美術上。仍然不失其自有之統系。美人羅斯曰。A. Ross曰。「古代中國文化。盛於東亞。景教入中國。不久消滅。猶太人入開封。失其語言宗教。滿洲人入中國。亦失其語言文學。按時

編者人入中國。宋時遼金元。人入中國。皆然。

或謂中國如大海。凡流入之物。無不溶化。此言誠然。

變化之華人論 Changing Chinese

英人羅素曰。「

中國文化有若干處高於西國。至少亦西國之對手。」又曰。「中國生於西國之前。或仍存於西國既亡之後。將來西國之興衰。在中國史上。不過佔數頁之地位。且不過言在某時代內。受西人侵擾。至某時代後。西人已衰。中國復享平安而已。」中國問題蓋吾國有久遠之歷史。博大之哲學。優美之文學。豐富之物產。故一方面對自己之生殖力極強。一方面對外族之同化力極大。而一時間之盛衰強弱。皆不足介意。故雖有時外族侵入內地。而其文化則始終並不間斷。此其文化之特異。西方各國。殆無其比。而前引羅素、羅素二氏之說。並非過譽。余又謂中國之所以能具此可驚之生殖力同化力者。實因其人民繁衆。「取精多用物宏」之故。

中國文化之傳播。中國古代文化傳播甚遠。西方紀載。尙可考見。羅馬人多勒麥 Ptolemy 著有世界

地志。多氏生當吾國東漢安帝時代內稱「希瑞 *Cerre* 國。希瑞之字義即繭絲之謂地大人衆。東至東海。西至巴克陀利亞。*Bactria*

即波斯之一部。漢張騫曾至其地。人民文明。性質和平公儉。不好與他國交涉。然不惜以絲皮鐵各貨與他人交易。」又有

阿米尼亞人楚潤摩西。*Choren Mosses* 著有筆記。楚氏生當吾國東晉恭帝時代內稱「任那斯坦 *Jenastan* 任那即

轉音。斯坦即邦國之意。爲大平原國。東至世界之極邊。其地出絲。其民富庶而文明。性愛和平。不但可稱和平之友。且

可稱生命之友。」此二條均見英人玉爾所著「略撒及至彼之路」第一冊此皆記中國甚明。遠在馬可波羅之遊記以前。而吾國人知

之者甚少。又如迦勒底舊稱有民族。形色如中國人。自東北徙居此地。法人塞諾波敘利亞舊稱一部分

人之祖來自中國。英人玉爾「略撒及至彼之路」第一冊堯時。越裳國來朝。述異記周初。泥離國來朝。拾遺記法人包德爾 *Pauther*

以爲越裳即來自迦勒底。見所著中國政治之關係泥離即來自尼羅河畔。見所著古此又見中西交通之早。羅馬遣

在後漢時代。然私人交通必遠在其前。蓋吾國與波斯印度正式交通。雖在西漢時代。見漢書西域傳及張騫傳而私人交通必遠在其前。

當時波斯印度早已通希臘埃及。則中國與希臘埃及。固已有相通之機會。又吾國已早通巴克陀利亞。

張騫至巴克陀利亞在西漢時代。然私人交通必遠在其前。由此西行。則達美索波達米亞。即迦勒底巴比倫諸國所在再由此西行。則北達希臘。南達

埃及。故迦勒底。巴比倫。埃及。希臘之習慣器物。多與中國相似。又如中國北部之動物。與美洲北部同源。

據美國亞洲探險隊安得思報告美洲古代之石器。與中國古代同狀。據美人勞夫爾墨西哥發現之古玉。與中國古玉相

仿。西歷一九一六年。美國領事官桃木森。在墨西哥古井內發掘玉器金器多種。謂與亞洲發現者相似。此又古代中美二洲交通之證。至於日本。其文化或由春秋時吳人

轉入。見英人巴克諸。高麗其文化由商人箕子輸入。見史記。安南周公時已通中國。即古越裳氏。見韓詩外傳。暹羅周公時已通中國。即古扶南。見古今注。等國之文化。均得之吾國。固不待言。

中國文化之貢獻。英人頡德 Kidd 曰：「一國文化之高下。當以貢獻於世界之多少為衡。」社會進化論

余前已言吾國文化發達甚早。則其貢獻於世界者。亦必甚多。吾國人之茶絲紙羅經磁器火藥。久為世界所取法。人盡知之。美人卜朗 Brown 有文一篇。歷述吾國古代之發明。其言曰：「在亞伯拉罕時代

二百年以前。中國天文學家已有確實之測算記載。在耶穌紀元以前。中國人已用火礮。在歐人之祖先茹毛飲血穴居野處時代。中國人已用茶。用膠。造火藥。造陶器。以絲為衣服。以屋為居處。中國人發明活

字印刷。在歐人發明活字印刷五百年以前。中國人發明拱形建築。至今為西方建築家所用。又如航海所不能不用之羅經。亦為中國人所發明。一海斯丹勒中國在太陽之地。第三章引太英人韋爾斯曰：「中國逐匈奴西去。以速

羅馬之滅亡。而救歐洲之停頓。中國給世界以紙章。使能印書印報。以立新世界之根本。中國教蒙古人匈奴人以戰術。使幾乎征服歐洲。以驚起歐人。遂有發現南非洲北美洲之機會。」北京英文導報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敦通此就西人所知者言之。其餘尚不可勝數。又如希臘古代之銅鏡與中國古代之銅鏡相似。希臘古代之列漏與中國古代之列漏相似。二說據英人翟理斯余考吾國作鏡始於黃帝。宣和博古圖或至商周之

際。流入希臘。為希臘銅鏡之始。西人謂時計為克拉。英德法文皆同。其原出於拉丁語之克婁。據英人史

英國
字源考

余考吾國作刻漏亦始於黃帝。

隋書
文志

或至商周之際流入希臘再由希臘傳於羅馬故至今

字音尚同。又如希臘古代音樂傳自中國。西人久有此說。英人理斯中
國及中國人考足球為西國所尚而在吾國則

為四千年前之蹴鞠。據別錄
別錄又如電影本於中國之走馬燈。

英國太子
有此語

遠攻礮戰時德人所作
力已及巴黎郭外本於中

國之二起礮。有法人多
此說此見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影響之大。

文化史之範圍。文化史者所以記人類社會進步之狀況與政治史專記治亂興亡法制史專記典章

制度者不同。漢以前有書名曰世本內有製作篇多紀先聖製作近於文化史之性質惜其書久亡。清
有補

輯本惟不
及十一

後來史家多不知此義如黃帝時發明器物甚多皆人生日用所需文化史必詳述之以見生

活之進步而司馬遷竟一字不提。

史記
帝紀五

漢明帝使人求佛書為輸入宗教之大事文化史必詳述之以

見思想之變化而范蔚宗僅誌以數語。

後漢書
西域傳

反之如史記叙楚漢戰爭連篇累牘文化史則可不著一

字。漢書叙王莽篡位連篇累牘文化史又可不著一字。又如漢宮室建築極精。如三輔黃圖
賦所叙可見一斑正史皆不

載而文化史則不可不記以見工程之進步。漢畫像雕刻極工。如孝堂山武梁祠石
室所刻可見一斑正史皆不載而文化史

則不可不記以見美術之進步。知此則可見普通史與文化史之異別。昔隗禧譏左傳為「相斫書」王

安石譏春秋為「斷爛朝報」。李世勣對唐帝之言曰「此陛下家事」。余謂如能避去「相斫書」「斷

爛朝報」及「陛下家事」之類。凡關於國人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之進步者皆在文化史範圍以內。

文化史之年代。吾國古稱「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命春書元昔人

多以為妄。然習地質學人種學者。皆知此數並不為大。實則至自有地球以來。至少已一萬萬年。據美人奧士彭

「生命之來源及進化」自有人類已來。至少已一百萬年。據英人齊斯而在此長久時間之內。自茹毛飲血。穴居野處。

以至坐電車。乘飛艇。無一日非文化之進行。即無一日非文化史之材料。屈原有言。「遂古之初。誰傳道

之。」楚詞天問蓋當時雖有多年之史事。惜無文字之紀載。故埋沒不彰。放失不傳。美人魯賓孫 Robinson

曰。「人類已過之史。假如分訂十冊。每冊千頁。吾人所知者。尚不足最末一頁之所記。」西歐發展史第二章此言

極是。蓋世界文字之發現。最早者距今亦不過五六千年。而文字所紀載。又往往萬不得一千。不得一法

人塞諾波作文化史。分有史以前為一期。有史以後為一期。古代史吾人須知。有史以後。雖有紀載。而時

間極短。有史以前。則時間甚長。惜無書可查。然則吾人對於歷史之智識。固已為數無幾。西國考古學家。

由發掘 Excavation 之結果。已知現時知識之有限。如十年前。塞諾波謂巴比倫文化在四千年前。古代文化

而近時美國費拉德非亞大學在巴比倫已發現六千年前之古廟及石刻石畫。見一九二四年二月十日 Christian Science

Monter塞諾波謂埃及文化在五千年前。古代史而近年英人又在埃及發現五千年前之古墓。內藏器

物。精緻異常。一九二三年倫敦太晤士報詳載其因由此又可推知其文化去今必不止五六千年。英人齊恩 Meane 曰。「自

考古學進步以來。埃及文化愈推愈遠。」人類學第四章推之他國。推之吾國。何獨不然。近人謂「堯舜至多不

過爲半開化部落之一酋長。疑古未免太過。蓋近人誤以敢於疑古爲科學方法而不知真科學方法在疎通證明也。

時期之分配。西人分有史以前爲三時期。(一)石器時代 Stone age 此時代又分爲天然石(二)銅器時代 Bronze age (三)鐵器時代 Iron age 始定此分期者爲丹麥國王家博物院。此事實在西歷一八六

〇年以後。見英人哈頓「人類學史」而吾國周末早有以石爲兵此即天然石器時代以玉爲兵此即人工石器時代以銅爲兵此即銅器時代以

鐵爲兵此即鐵器時代之語。越絕書外傳此可謂最古之科學的分期法。惜後人多以此說爲僞而不之信。越絕書外傳

事而實爲東漢人作故唐宋人有時發現石斧。竟不知其爲上古兵器。而以爲雷公神斧。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二。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均言此事。

國人不學。其陋如此。十年前。日本人鳥居龍藏得石斧於朝陽鐵嶺。得石刀石鏃石鑽於遼河下流。見南

滿洲考古人種考然此數處在古代皆非漢族舊居。則其物亦非華人舊物。余於民國七八年間。在濟南鄒縣彰德

等處。曾得石鑿石刀石斧數十具。此乃眞爲上古華人之遺物。西人多謂中國未經過石器時代。其說大誤。詳見余所著「中國上古石器圖說」見清華學報第一

一卷第一期。其後民國十一年。瑞典人安特生 Andersson 得石器於河南澠池縣。民國十三年。美人畢士博

Bishop 得石器於河南信陽州。於是石器始爲人所注意。至於銅鐵器品。吾國出土者甚多。不必細述。余

又謂石器時代之內。同時亦用木類骨類。惟木器易腐。今不可見。近年河南發現骨器頗多。余曾得骨刀

一具。極爲難得。李泰莖「中國史綱」特立木器時代陶器時代二類。而不知西人所謂石器時代者。已包括木器陶器而詳見美人奧士彭「舊石器時代人民考」時期之分配。其事甚難。

大抵黃帝以前爲石器時代。周末以前爲銅器時代。秦漢以來爲鐵器時代。詳見下章

史料之搜集。西人多以石器銅器時代爲歷史前之時代。鐵器時代爲歷史後之時代。按之吾國亦莫

不然。如虞夏之書。皆政典誓誥。非正式史記。夏商雖已有史職。夏有太史。見呂覽先識篇。殷墟甲骨文亦有史字。然所任蓋爲卜祝

之事。三墳五典雖見左傳。然未必爲史書。周禮及偽孔書序始言三皇五帝之書。然不足信。自周以來始入鐵器時代。於是始有史官。史官之名始見周書

册祝及收始有史記。周時各國有史。如孟子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是。秦滅六國。盡燔諸國史書。獨存秦記。見史記六國表序今秦記

亦亡。而國語國策又非有統系之史。且今本亦非原書。於是周代史書只存春秋。孟子稱爲孔子所作左傳。史記稱爲左丘

明作。今本是否爲左氏原書。已難證明。然必爲周末遺著。竹書紀年。晉書稱汲冢所得。今本已非原書。三種。而虞夏商周之書亦僅存二十八篇。書

稱原有三千篇。孔子刪爲百篇。恐不可信。夫有史以前既無史書。而有史以後又多亡失。欲考文化之起原。發展之遺跡。其事甚

難。近時西人研究古史。必賴考古學之資助。卽以發掘之古物證古代之文化。如英人之於埃及。美人之

於巴比倫。成績皆已卓著。漢人許慎曰：「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古文。」說文可見古人

已知注意及此。近因修造鐵路。地下掘出古物不少。又如敦煌之發現古籍。內有漢代木札甚多。悉爲法人得去。北京圖書館僅得六朝隋

唐人寫經八千卷安陽之發現甲骨。皆商代文字。聞河南教士某西人曾得五萬斤。鉅鹿之發現宋城。此城宋大觀年間。爲黃河所沒。灑

池之發現石器。見瑞典人安特生「中國遠古之文化」鄭州之發現銅器。共百餘件。皆周器。現存開封孔廟。惜無文字。皆有資於考證。如前十年西人

謂中國人上古未經過石器時代。美人勞夫爾中國古玉考而不知石器已發現於河南灑池。又如近時華人謂商朝

尙在石器時代。顧頡剛引胡適說。見十二年七月一日努力週報。而不知商代甲骨文爲銅器所刻。古物與古史之關係。觀此可見。然欲改造古史。非有大規模之發掘不可。

史料之鑒別。前言史料之搜集。(一)爲古物。(二)爲古籍。然古代器物多無文字。卽有文字。亦甚簡畧。

非好古敏求不能審定。周以前之書籍存者無幾。周以後之著述。真僞雜出。非博學慎思不能鑒別。如明

人信韓愈之說。以峒嶼碑爲禹碑。爲作釋文。楊慎作禹碑釋文。而不知其字奇而不合法。韻奇而不合古。必爲僞

作。韓愈文記。宋人信李朝儒之說。謂銅盤銘得之鳳翔府比平墓。張邦基墨莊漫錄。而不知此盤實在唐時偃

師縣出土。並非比干墓物。據薛尚功錄。又如西人信僞古文尙書。研究胤征篇日蝕之日期。費數人之力。

成書一冊。一八八九年荷蘭京城學士院出版。書題之日蝕。而不知此篇爲後人僞作。並非原書。西人又信拾遺記周初泥離國來

朝。謂泥離來自埃及之尼羅河。見法德人包德爾古代中國考。而不知拾遺記爲晉人小說。原非實錄。近時吾國學者。又發

生反動。處處勇於疑古。如近人謂三代以前無金屬貨幣。而堯典有「金作贖刑」。夏字爲大禹有天下

之號。而堯典有「蠻夷猾夏」。遂謂堯以爲後人僞作。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然以金屬作成錢幣。是否真始於三

代。以夏字代表中國。是否真始於大禹。此爲考古學尙未解決之問題。且古人謂銅爲金。其計則以斤以

兩。王先謙尙書孔傳。參正已主此說。是金字並非確指錢幣。古字多假借。傳寫易誤。前人已謂猾夏本作搢擾。同上。是夏字並

非確指中夏。舉此一端。卽可見鑒別書古之不易。若論及發掘古物。考證時代。此又在考古學範圍以內。

未涉此學者更無所容其討論矣。

第二章 開闢概畧

開闢之想象。世人言及本國開闢故事。大抵皆爲荒誕未經之神話。楊朱曰：「上古之事滅矣。孰志之哉。」列子書蓋當時既無文字之紀載。不過憑人民之想象。既有想象。則父傳之子。子傳之孫。遂變爲民族之故事。吾國古代人民視本國爲天下。且視本國爲世界。故其本國開闢論與宇宙開闢論混而不分。雖其說多涉玄想。然亦可見最初人民之心理。淮南子述宇宙開闢之說曰：道始於虛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文淮南多存古說。此段必爲古道家相傳之舊說。列子所載之宇宙論亦與此相似。乾鑿度白虎通並襲其說。而道家爲古代最大之學派。自能代表多數學者之思想。其謂「道始於虛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至今吾人亦無以易之。然其說純從陰陽二氣推衍而出。不雜上帝製造。天神變化諸事。在古代已爲近於科學的宇宙論。然此派理想僅足以代表當時之智識階級。而未必能代表當時之普通民衆。關於普通民衆之思想。則又有盤古之神話。茲述於下。

盤古之傳聞。吾國人民上溯世界之初。必言盤古。此說在中國各省流行甚廣。人人甚深。或爲自古相

傳之舊說。然其事不見於古籍。自六朝人始筆之書。其說曰：「盤古氏者，天地萬物之祖也。其死，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氣爲風，聲爲雷。」記述異此以盤古爲萬物之祖，不但爲人類之祖，蓋古代以爲人類萬物必有共同之起源，卽謂之爲盤古，不過爲假定之名詞，並非真有此人，亦非真有此事。後人不達此義，遂信爲實有。又因南海桂林間有大墓，相傳爲盤古氏墓。述異記稱後人追葬其魂遂信實有此人，不知此墓乃盤瓠之墓，而盤瓠爲南蠻之祖。見後漢書南蠻傳非內地所稱之盤古。其他書傳所紀，雖雜神話，亦可以有以學理爲之證明者。如古稱「十日並出，草木皆死」。淮南子此古代日光極熱之遺說。如稱「天皇時遭劫火」。賦真源此卽古代火山噴火之遺說。如稱「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經神異此卽古代冰川南下之遺說。如稱「海中行復揚塵」。傳神仙此卽古代海陸變遷之遺說。如稱「天柱折，地維絕」。博物志此卽古代地殼傾陷之遺說。凡此諸說，皆古代存留之印象。古之遺民，或得之親見，或得之傳聞，印象既深，故久而不忘。

亞洲之地勢。吾國立國於亞洲，然今之亞洲，絕非數十萬年前之情狀。舊說稱神人麻姑自謂「三見

東海變爲桑田，三見桑田變爲東海」。傳神仙以地質學之理論之，則自有地球以來，至少在一萬萬年以

上。據美人奧士彭生之命之來源及進化而此一萬萬年內，水陸陵谷之變，豈止三次。其實水陸陵谷皆不過地面升降之關係。

昔年，余在檀香山，曾乘玻璃船下視海底，見其石勢起伏，與山頂無異。此地距城四十英里，爲專備遊客觀海底之娛樂場。然則山頂

海底原無分別。不過地面升起若干里，則為山，地面降下若干里，則為海。美人奧士彭 Osborn 稱亞洲為各洲之母。Mother of Continents 其為世界最老之大陸。不言可知。然此大陸自古至今時有變遷。以地質學說言之。在古生世期 Paleozoic 內。距今至少約一千萬年以上 亞洲全部皆為冰川所沒。其後冰川退出。亞洲北部變成高原。中部南部則為大海。此時尚無喜馬拉雅山。故此大海北至西伯利亞。南至印度。東至澳洲。此一帶海水均有三葉蟲發生 亞洲西部則與歐洲東部相連。北部則與美洲北部相連。其後全球地殼忽生大變。有一期。天氣炎熱。植物繁盛。而因地面升降數次之關係。亞洲煤礦遂以養成。又其後有一期。火山暴發。亞洲中部發生大變。中國西藏均有數處高出海面。而歐洲地中海忽由小亞西亞侵入亞洲。並將亞洲分而為二。大約橫過蒙古與印度之間。地質學家稱為古地中海 至中生世期 Mesozoic 內。距今至少約五百萬年以上 亞洲中部又逐漸高起。喜馬拉雅山脈亦逐漸發現。中國北方與西伯利亞連合。中國南方與印度連合。中間仍為地中海所隔斷。但內有島嶼甚多。至新生世期 Cenozoic 內。距今至少約三十萬年以上 全球地殼忽又大變。歐洲發生阿爾伯斯山。以隔斷亞歐二洲。亞洲發生喜馬拉雅山。以隔斷中印二國。地中海由此退出亞洲。而黃河揚子江。遂橫斷亞洲中部。其後又經過火山時代。冰川時代。而因火山暴發。冰川冲刷之關係。地面改變又為不少。最末即為亞洲今日之現狀。

中國之地勢。前言在古生世期內亞洲北部已有高原。中部則為大海。然考山東滿洲山西直隸各處。

均發現玄古 Archæon 巖石。地質學家謂此爲古石是知此數處曾爲海島。又考泰山在東省五臺在山南口在

北諸山之石。多爲泥沙變形。則知此數處曾爲海底。泰山附近汝河內發現三葉蟲化石甚多。此即大海中最初之生物。在冰川南下之時。中

國全部盡被淹沒。西曆一九〇三年。美國卡羅奇學院報。及冰川退出之後。全部又成大海。惟秦嶺一帶在陝

南之變爲大陸。其後中國北部中部又逐漸高起。此時天氣炎熱。植物繁多。再後地面下陷。遂成煤礦。再

後遭兩次火山暴發。四川西藏又高出水面。變爲海島。而中國東部南部之地面。亦時有升降。變成海灣

海港。在中生世期內。大海逐漸退出。陸地逐漸發現。惟中國南部仍多在海中。又因海水既退。高地變爲

平陸。低地變爲湖沼。此類湖沼停積植物甚多。其後皆成煤田。此時中國北部與西伯利亞連合。南部與

印度土股銜接。在新生世期內。中國中部南部各陸地。大抵地位確定。所謂古地中海者。已見前節完全退回

歐洲。而黃河揚子江兩流域亦大都穩固。其後又遭火山暴發。地面復有升降。中國北部如蒙古滿洲一

帶。盡成烈士。再後又遭冰川南下。中國北部以至揚子江流域。盡成冰窟。再後冰川既退。積水漸渴。戈壁

沙漠。蒙古人謂沙漠爲戈壁。約成於此時。地勢變遷。小史之說。中國地盤。至少已經七千萬年。以

上。此因發現玄古巖石之故。其間或由海底升爲陸地。或由陸地降爲海底。又不知共有若干次數。宋人沈括夢溪筆談

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互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總按此見宋人已知地質之學。日本台灣必有數次與中國接聯。山東山西必有數次爲

海水環繞。在蒙古海。即戈壁未發生以前。中國北部可以直達北美。此時美洲北部與亞洲北部接連在地中海未退出

以前中國中部可以直達西歐。其中有數期。冰天雪地。生物盡死。又有數期。火山遍野。沙石皆焦。此僅就近時所略知者言之。欲知其詳。尙需十數年之查考也。

開國之年代。春秋元命苞稱「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一曰

九頭紀。印人二曰五龍紀。共五三曰攝提紀。共五四曰合雒紀。共四五曰連通紀。共六七曰循蜚紀。共

十二八曰因提紀。共十九曰禪通紀。共十十曰疏仡紀。自黃帝「余謂此說不見於周秦古書。蓋世人相

傳之俗說。漢人始筆之於書。其所謂十紀者。雖不可盡信。而所謂二百萬年者。則未可盡非。自有人類以

來。歐洲學者已定爲一百萬年。據英人齊斯而在亞洲。恐尙不止此數。最近法人李桑 *Emile Licent* 在

甘肅北部發現人骨化石。定爲一百萬年至四十萬年之久。見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可見中國人種至少已

有數十萬年。或百萬年之生活。然則元命苞所謂二百萬年者。並不爲過。吾人如知地球之生命至少爲

一萬萬年。據英人與士彭生「蠕行動物之生命至少爲三千萬年。脊椎動物之生命至少爲二千萬年。哺

乳動物之生命至少爲四百萬年。據英人韋爾則區區二百萬年之估計。又何足異。

人種西來之不確。吾國民族既由來已久。然究由本國發生。抑由外國遷來。又爲未能解決之問題。西

人有舊說。或謂中國人種來自馬來半島。或謂來自中亞細亞。或謂來自美索波達米亞。迦勒底巴比倫

余謂亞洲地勢北冷南熱。最初民族未必由南遷北。則來自馬來半島之說不確。中亞細亞之開化與黃

河流域之開化孰爲早晚。至今尙未證明。則黃河流域之人來自中亞細亞之說亦不能確定。其謂吾國人種來自迦勒底巴比倫者爲說較有價值。在吾國亦較有勢力。因二國開化極早。而其文字習慣形色思想又多與吾國相似。故華人多信其說。如劉光復之華夏篇。章炳麟之種姓篇。皆信華種西來之說。余謂當二國開化之時。吾國亦在開化之期。尙未能定其孰爲先進。孰爲後進。且迦勒底有舊說謂最初有民族形色如中國人。自東北徙居其地。據法人塞諾波。古代文化史。巴比倫亦有舊說謂古代有民族狀如蒙古人。自東北來。傍海築城。爲此處文化之始。據美人馬克卜。文化進化論。據此言之。彼處方稱東方民族。徙入彼土。何能謂吾國人民來自彼處。祇因華人知東方民族。徙入彼土之事者甚少。故多盲從舊說。美人勞夫爾又因中國發現之石器多爲在華之異族遺物。遂謂漢族入主中國。必在石器時代之後。中國古玉考。近人又大信其說。以此爲漢族外來之證據。如章鴻釗石雅。李泰棻中國史綱。均信其說。不知其誤。不知近年山東河南均發現石器。詳見余所著中國上古石器圖說。在清華學報第一一年第一期。則勞氏之說實不能成立。瑞典人安特生已駁斥其說。見安氏所著中國遠古之文化。其餘有謂吾國人種來自埃及者。有謂吾國人種來自于闐者。在今新疆。均無確實證據。蓋本國人尙無科學的研究。科學的發掘。則對於外人一知半解之說。未可輕信也。參閱本誌第三十七期繆鳳林「中國民族西來辨」編者附註。

人種北來之假定。最近英人韋爾斯作世界史綱。對於中國人種來源。尙取存疑之態度。蓋西國之東方學者。其知識僅限於埃及巴比倫。而研究中國古事尙淺。美國亞洲探險隊安得思 Andrews 頗主張

華人由蒙古南下之說。蓋彼已證明凡世界大動物皆發現於蒙古一帶。動物既發源於此。則最初依動

物爲生之人類。當亦發源於此。詳見一九二一年五月號亞細亞雜誌此說發表後。美國紐約博物院長奧士彭 Osborn 來

蒙古調查一次。並在北京發表論文一篇。名曰蒙古或爲原始人類之家。詳見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北京英文導報此可謂最

近之新說。余謂此說頗有理由。蓋最初蒙古之戈壁沙漠。是一大海。漢時華人均稱此爲瀚海見史記氣候溫暖。草木暢

茂。故高等動物發源於此。及因地軸改變之關係。氣候逐漸變冷。動物由北南下。然則中國人種發生於

蒙古之說。亦爲一種有力之理由。美人馬克卜曰。近時美國人類學家。多謂三百萬年前。北極一帶。氣

候甚暖。哺乳動物均生於此。其後地勢漸冷。動物南下。惟此時已有猿類。大概棲於樹上。又因亞洲地形

大變。希馬拉雅山高起。平原由熱變冷。林木逐漸枯槁。於是猿類又由樹上生活。改爲地上生活。其地當

在中亞細亞。卽爲人類發源之地。文化進化論此雖主張人類發源於中亞細亞。而動物既由北南下。則或

先至蒙古。亦近情理。故余姑存吾國人種來自蒙古之說。以爲現在之假定。其詳尙待考查。

種族之分佈。由前節之假定。則謂中國人爲蒙古種。亦無不可。而此種內又分爲若干民族。其入主黃

河流域之民族。則自稱曰夏。按夏古作夔。說文曰。夔中國之人也。百象首。白象兩手。夕象足。蓋言肢

體完備。此爲自誇之名詞。夏字始見堯典。然堯以前必早已通用。此外則呼「東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蠻。北方曰狄。」禮記

王制其原意則「夷者觝也。戎者兕也。蠻者慢也。狄者僻也。」風俗通皆非良善之名詞。此爲古代賤人貴己

之心理。然古代人民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故夏族與夷狄戎蠻。往往錯雜而居。一有衝突。則戰爭發生。蘇秦述歷代之戰爭。始於「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策戰國此即夏族與他種民族大衝突之始。其後九黎蠻夷三苗。夏均見虞夏書萊夷淮夷。見禹貢鬼方荆楚。見商頌玁狁昆夷。見周頌諸族均為古代極有勢力之外族。其始夏族人口不多。地方不大。然夏族自古同化力極強。他族與之接觸。不久即為所化。故異族部落日消。夏族範圍日廣。於是夏族所包又不止一族。故又稱曰諸夏。諸夏二字始見左傳。然周以前必早已通用。茲將古代各族分佈之區域條列如下。

諸夏組。漢即所謂漢族據河南山東大部及山西直隸陝西之小部。

東夷組。萊夷淮夷徐夷島夷觸夷等據山東海邊及淮水流域。

荆吳組。舒附羣據湖北江蘇安徽之一部。

苗蠻組。濮附羣據貴州雲南並出沒湖南江西廣西等處。

北狄組。獯附鬼方據山西直隸之一部。其後為匈奴。

氐羌組。附巴庸據四川甘肅及陝西之一部。

羣貊組。北如山戎等據遼東及直隸北部。其後為胡。

文化之分佈。夏族及其他民族分佈之區。已如上所言。而論及文化之起源。則不能不以夏族為中心。

其他各族雖不無若干補助。然至今皆不可考。洪水以前。吾國文化程度。必已甚高。洪水既降。古代文化多被埋沒。幸洪水以後。人民安居樂業。文化進步甚速。而其發達之地。均在黃河流域。如伏羲都陳。世帝王紀即今河南省陳縣。然伏羲以前。則不可考。神農由陳徙於魯。世帝王紀即今山東省曲阜縣。黃帝雖遷徙無常。而邑於涿鹿。記史即今直隸省涿鹿縣。少昊都曲阜。世帝王紀即今山東省曲阜縣。顓頊都帝丘。世帝王紀即今直隸省濮陽縣。帝嚳都亳。世帝王紀即今河南省偃師縣。帝堯都平陽。記史即今山西省臨汾縣。帝舜都蒲坂。記史即今山西省蒲縣。禹都安邑。記史即今山西安邑縣。堯舜大禹所以移入山西高原者。實為避洪水之故。湯都亳。記史即今河南偃師縣。文王武王都豐鎬。記史即今陝西長安縣。當時。帝都所在。即文化之中心。茲列表如左。以見各區域發達之順序。

(一) 河南陳縣 伏羲神農所都

(二) 山東曲阜縣 神農少昊所都

(三) 直隸涿鹿縣 黃帝所都

(四) 直隸濮陽縣 顓頊所都

(五) 河南偃師縣 帝嚳商湯所都

(六) 山西臨汾縣 帝堯所都

(七) 山西蒲縣 帝舜所都

(八) 山西安邑縣 大禹所都

(九) 陝西長安縣 文王武王所都

石器時代之狀況。石器時代分爲二期。(一)爲天然石器時代。(二)爲人工石器時代。最古人民不知琢磨石器。只用天然石器。如拾石片。即用以爲刀。拾石條。即用以爲椎。其人民「穴居而野處」。易係一

冬則居營窟。夏則居增巢。禮「近山則食禽獸。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鼈螺蛤。未有火化。」古史此時代內大抵爲漁獵生活。此爲天然石器時代。越絕書所謂「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卽指此時。然其始必遠在神農赫胥之前。其後智識漸進。經驗漸多。見石塊而知選擇。拾石塊而知琢磨。或知鑽孔以便佩帶。或知磨痕以便束縛。其石鑽甚銳。其石刀甚利。其人民已能爲遊牧生活。不但畋獵。且能牧畜。不但殺牲食肉。以應目前。且知畜養生殖。以備未來。此時或已知鑽木取火。爲熟食之始。已知搏土作物。爲陶器之始。因器械便利之關係。而得生活安寧之結果。因畜養牛羊之關係。而得生活從容之結果。或竟能用極粗之符號。以爲記識。或竟能用極粗之器具。以爲音樂。此時雖亦逐水草而居。而比昔日較有定處。雖無錢幣。而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爲人工石器時代。越絕書所謂「黃帝之時。以玉爲兵。」玉卽指石。之磨治者。卽指此時。然其始必遠在黃帝以前。英齊恩 Koenig 考歐洲後期石器之始。謂不能少於六萬年以前。人種五亞洲石器時代之久遠。亦可由此推知。在此時期之內。同時亦用木材獸骨爲器。故易稱「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係呂覽稱「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兵木器易腐。今不可見。今河南發現骨製箭鏃甚多。余在河南會得骨刀一柄。極少見。是古代用骨器之證。

銅器時代之狀況。銅器時代亦分爲二期。(一)爲赤銅時代。(二)爲青銅時代。最初發現之銅。卽爲赤銅。此爲純銅。古稱「黃帝採首山之銅以造兵。」洞冥此說雖不見於周秦古書。然蚩尤造五兵。已見呂

氏春秋蚩尤與黃帝同時。是黃帝時已入銅器時代。西史言埃及巴比倫五千年前已用銅具其後漸知化合之法。以錫入銅則爲青銅。此爲雜銅。周禮記化合之法曰：金有六齊。即古六分其金。古人爲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考工此蓋古人相傳之舊法。此時代內其人氏已知范銅作物。以代石器。其于採銅之法。冶銅之法。先鑄銅之法。已知研究。其民有定居。其居有宮室。其食有五穀。其衣有麻絲。其交易有貨幣。此由游牧生活。進爲農田生活。又因刀兵堅利之結果。而居處平安。因文字發生之結果。而作事便利。其後有社會之組織。政府之建設。音樂之改良。文學之進步。此爲銅器時代。越絕書所謂「禹穴之時。以銅爲兵。」即指此時。然其時必甚久。約自黃帝以後。至秦漢之初。用銅之初。僅用以造刀兵。其後用以造鼎彝。後世發現古代銅器。如虞舜七首。漢書王莽傳漢時尙存夏禹銅鍾。薛尚功鍾鼎彝器款識卷一引張瓌書錄宋時尙存。今夏器已不可見。然商代銅器出土者尙多。余家藏商文刀夏以前之銅器。現今久未發現。非從事掘地。不足以資考證。胡適謂商代尙在石器時代。此實大謬。蓋彼未見商代古器。且不知甲骨文用銅刀所刻。又按楚子賜鄭伯金。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左傳僖公十八年趙襄子困於晉陽曰：「吾矢已足矣。奈無金何。」韓非子秦收天下之兵。鑄爲金人十二。賈誼過秦論此金字。即指銅而言。可見至周末秦初。尙以銅造兵。梁人江淹銅劍贊序言之頗詳鐵器時代之狀況。鐵器時代爲有史以前最末之期。亦爲有史以後最初之期。余考吾國用鐵甚早。鐵

字已見禹貢。近人謂禹時無鐵。胡適有此說。見勞因疑禹貢爲僞書。不知銅器時代內並非無鐵。不過因銅

易治治而鐵不易治。故用銅而不用鐵。英人巴勒 Parkyn 言埃及三千年前古墓中已有鐵器。「歷史

美術」第十此卽銅器時代內已用鐵器之證。故余謂吾國用鐵之始。或竟在商代以前。至周末已漸通用。如

駟鐵見詩經。「風」鐵耕見孟子。「滕文公」鐵鉤見荀子。「勸學」鐵幕見戰國策。「韓非子」鐵室見韓非子。「內儲說」鐵甲鐵丈見

呂氏春秋。「開春論」此可爲鐵器漸行之證。然至今發現古物。惟鐵器甚少者。實因當時雖有鐵器。而貴重物

品仍用銅製。又因鐵質一觸養氣。卽易銷蝕。入土未久。卽難完整。故古代鐵器間有存者。亦必唐宋前後

之物。此時代在吾國卽代表自周代以後之文化。越絕書所謂「當此之時。「此指周末時代」以鐵爲兵」卽指此

時。然此時雖已用鐵。而仍多用銅。賈誼稱「秦收天下之兵。鑄爲金人十二」。「過秦論」此可爲證。又按應劭

曰「古者以銅爲兵」。「史記集解」卷六引劭爲東漢人。謂銅兵爲古。可見至東漢始不以銅造兵。「近時出土之東漢弩機。仍皆銅製。」

然自周末至今。日皆可謂在鐵器時代之內。其特異之點。卽爲兵器家具之精利。居處日用之美備。哲學

思想之發達。文字語言之統一。政治組織之改良。圖畫美術之進步。此時代又可分爲二期。(一)前鐵器

時代。卽鍊鋼術未發明以前。(二)後鐵器時代。卽鍊鋼術既發明以後。前期爲農業時代。手工時代。後期

爲由農業進爲工業之時代。由手工進爲機械之時代。此卽最近之世紀也。
(第二章完 全書續登)

中國與中道

張其昀

【吾國民族開化之早與印度埃及巴比倫諸國相先後而吾國拓地獨廣立國獨久試就古史推其因果】

今欲明中華、印度、埃及、巴比倫四國開化之先後。當先列年表以資比較。

西曆紀元前	中 華	印 度	埃 及	巴 比 倫
4721	中華始有曆			
4241			埃及始有曆	
3400			埃及始有曆及米尼斯統一埃及古王國時代之始(即三角塔建築期)	巴國時代之始(蘇末族之開化)
3000	黃帝建國 唐堯定曆法 夏禹平大洪水	吠陀時代之始(雅利安人自西北徙入印度)		莎公帝國(前2750年)
2697				
2300				
2271—2273				
2100				
1766	伊尹佐湯革命		封建時代	古巴比倫帝國(即漢摩拉比帝國)
1766			海克薩人侵略埃及 帝國時代之始	
1650				
1479				
1400				
1110	周公制禮作樂	史詩時代之始(印度民族東至恆河建國)		
1000		教學勃興時代或(摩鞞陀國最盛時)		
830—827	共和行政		亞述侵埃及	亞述帝國之始
740				新巴比倫王國代亞述而興
662				
604	孔子生	釋迦生(後孔子生六年)		波斯滅巴比倫
557				
539				
525				
331	前後		波斯滅埃及 亞歷山大入埃及	亞歷山大入巴比倫
246	秦統一中國	亞歷山大入印度		

茲復略述古史以明概況。

埃及賴尼羅河之賜。文化早興。造象形文字書於蘆紙之上。西元前三四〇〇年。米尼斯 Menes 統一埃及。及是爲第一朝。古王國時代。大建陵寢。竭全國之精華。歷三朝之經營。始成巍巍之三角塔 即金字塔 Pyramids 三

座。五百年後。諸侯爭長。王室土崩。是謂封建時代。於是海克薩 Hyksos 之游牧王。自亞洲西侵。定都微貢。垂六十載。至元前十五世紀。前朝王裔復國中興。武力振耀一時。是謂帝國時代。其版域東臨波斯灣。

南盡尼羅河之第一灘。此後埃及國都已自孟非司 Memphis 國力既盛。大興土木。埃及諸王類多酷役其民。國

本久傷。元前一五〇年後。一敗於亞述。繼辱於波斯。割地喪師。一蹶不振。自開化以來四千年間。經過三十一朝。至是斬矣。埃及自元前第四世紀以後。迭爲亞歷山大之外府。羅馬之穀倉。藩屬於土。寄治於

英。埃及上著優游田野。大夢未醒。歐戰後始聞埃及自決之聲。一九二三年三月埃及獨立。特此乃回教之復興。初非古埃及之再生也。按埃及土著考伯特人 Copts 華佔人口之多數。然在國中殊無勢力。近年國民黨之獨立運動。皆回教徒爲之領袖。見美國地學家鮑曼著戰後歐洲各國新形勢論

Howman: New World 五九頁 尼羅河兩岸。巨宮高塔。輝煌無恙。徒供考古之士憑弔唏噓而已。

吾人試離埃及。越西奈 Sinai 半島東北行。觀乎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水草之盛。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斯二河並流入海。北訪尼尼微。南登巴比倫。金湯古城。頽爲荒邱。時有考古積學之士。收拾殘磚。藏諸石室。著之陳篇。不禁喟然長歎曰。嗚呼。何此葱葩之花。一歛不放。若是其長寂寂也。吾考巴比倫之文明。起於

新月形之腴壤。北負崇山。南抱大漠。冬令雨後。水草勃興。山夫漢民。努力爭牧。推擠激盪。亘二千年。於是構成燦爛偉觀之歷史三章。元前三千年。北方山岳之蘇末族 *Sumerians* 已南下耕牧於兩河之口。其民族自來。古史無稽。大約與印度土著同源 惟知其已有楔形文字。建邑開化。史家稱之爲邑國時代。The age of City States 小邦紛爭。終以罷敝。其時南方阿拉伯沙漠之塞米族 *Semites* 乘勢北徙。侵據其地而混和其民。由游牧行國一進而爲居國。其酋長莎公 *Sargon* 與漢摩拉比 *Hammurab* 相繼立國於巴比倫。收服諸族。東訖波斯灣。西抵地中海東岸。編訂法規。即漢摩拉比法典 垂爲後範。所謂古巴比倫帝國是也。至西元前七四〇年。北方亞述 *Assyria* 屬塞米族亦崛起。以強悍之族。雄鷲之性。英猛之君。開弘土宇。包舉山漠。西臨地中海。南窺尼羅河。東收巴比倫而有之。建設大帝國。京都尼尼微 *Nineveh* 之壯麗。稱極盛焉。願急圖武功。罔恤民事。民怨沸騰。南方迦勒底 *Chaldea* 屬塞米族亦國王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與米底亞 *Media* 波斯兩國合力覆之。是爲新巴比倫王國。庸主相繼。至元前五三九年。波斯之大風西掃。鬱哉佳氣。至是消滅。而希臘羅馬阿拉伯土耳其英吉利。遂相繼領有此美索不達米亞之平原焉。

既悽然離波斯灣。鼓棹印度洋。繞錫蘭。入加爾各達。溯恆河而上。仙佛帝王之遺蹟。繁華盛大之歐都。分布於炎天赤日烈風暑氣之下。吾人蒞文明古國。此爲第四。考印度與歐人爲同種。元前三千年頃。雅利安人由中亞南遷至印度河。漸次征服土人。即達羅維荼族 *Draavidians* 進拓恆河。建邑開化。雅利安人之境域。雖已開

展。乃各據形勢。地盡小邦。分築堡砦。互相猜忌。後雖有權力較大之王朝。亦不能盡滅各國。組織而成一統國家。印度者。地名而非國名也。自元前一千年後。文教日盛。外患亦深。希臘月氏爭於前。突厥蒙古奪於後。葡法互嫉。英荷相忌。投骨於地。羣犬獄然而爭之。追憶阿輸迦王之盛。秦時跨中西北三印度。擁雄兵六十萬。十世而絕。戒日大王。唐初年之之盛。征服四印度。政教燦然。號稱黃金時代。亦不六十年而亡。舍此而外。邦國林立。風教互殊焉。唐代聲威遠暨。五印度曾朝貢於我。北宋初年。阿富汗之回教徒。乘印度小邦紛爭之敝。毀其文物。夷其制度。印度歷史遂入黑暗時代。爾後郭爾朝奴隸朝興廢相尋。威力陵夷。明之中葉。帖木兒子孫蒙兀兒大帝。始調和政教。統一印度。然亦不百五十年而蹙。歐人東至。肆觀覲之心。英人遂以一公司之業。遂鯨吞之志。時一八五七年也。今印度人口三萬二千五百萬。歸英政府統治者四分之三。土司服屬於英者七百餘。英政府田賦之重累。司法之黑暗。與毒蛇猛獸稱三害焉。近年世變日新。愛國之士常懷反正。而甘地氏之不合作主義。至使英人窮於應付。然英人猶極力裁制之。成敗利鈍。未可逆覩。鮑曼氏謂印度人所以反抗不列顛。深。勢非大亂不止。余按甘地主義之目的。在謀印度憲道維之復活。使印度人視同一家。無復畛域之分。亦可謂情見乎辭矣。鮑曼之言見世界新形勢論四六頁。

倦游而歸。意氣激昂。嗚呼。五千年前文化初興。濟河之區。直趨尼羅。自東北向西南。大率在北緯三十度。西至三十五度。而曙光一線。含苞吐蕊。欣欣向榮。曾幾何時。埃及亡矣。巴比倫凋矣。印度竭蹶矣。惟我中華。廣土衆民。歸然獨

存我中華自黃帝經營中原。東至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逐鞏粥。大會諸侯於釜山。於是蠻野分州。設官分職。帝國規模。權輿於此。虞夏之際。治水告成。民力愈舒。成周文化。蒸蒸日上。漢唐威力。遠耀四五千年。悠久光榮之歷史。未嘗稍斷。數世界上最能耐久之民族。文化。舍我其誰。今日領土凡四十三萬方英里。位於世界第四。若就形勢位置言。則可居世界第一。人口四萬萬有奇。位於世界第一。欲求所吸聚者如此。其繁複而普被。所醇化者如此。其渾而無間。泯而不顯。則橫覽全球。竟無其匹。以言富源。則世界莫大之寶藏也。夫同為文明古國。彼皆一榮久瘁。黯然終古。我則拓地獨廣。傳世獨久。儼然為東方大宗。後果如此。前因安在。此其故可長深思也。

我中國所以能統制大宇。混合殊族者。其道在中。

此說丹徒柳詒徵先生始昌言之。近來和者漸衆。

我先民觀察宇宙。積累經驗。深

覺人類偏激之失。務以中道詔人。御物以為非此不足以立國。故制為國名。

始見於禹貢中邦錫土姓。孫星衍謂當從史記作國。

歷聖

相傳無不兢兢焉。以中道相戒勉。孔子集古代思想之大成。足為我民族意識之代表。曰「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六藝之為經。即孔子示人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已試之效。雖以墨道法家之顯學。師弟徧於中國。徒以偏趨極端。不能博得民族大多數之同情。要非無故。二千年來孔子之教。雖能未盡行於中國。而持中調和容讓平衡諸觀念。固已蒔其種於後代國民之心識中。積久而成為民族精神。我民族所以能繼繼繩繩葆世滋大與天地長久賴

有此也。源長則難竭。根深則難朽。豈不信哉。予今採摭古史。欲明我中華立國本原所在。並證其與印度埃及巴比倫有絕異者。論列於次。

(甲)地理之環境○中和

埃及位於北非洲無雨沙漠之中。賴尼羅河之洪水泛濫。乃成一蜿蜒長綠之沖積平原。土壤膏腴。農事早興。但其谿谷之廣。僅十哩許。總計自河口至上流之農田。不足一萬方哩。以與中國相較。不過蘇省江南之半耳。埃及北面大海。左右則高岡爲限。不與外通。防護周密。故得從容發展其文化。然以數千年來依賴自然之惰性。人民已失抵抗外敵之能力。且以地勢狹長。不相團結。三角洲上之言語。第一灘人不能曉。一。角洲在北緯三十一度。第一灘在北緯二十四度。相去約五百哩。使無尼羅爲媒介。其隔閼當何如耶。

巴比倫平原在底格里斯幼發拉底兩河流域。乃一新月形之腴壤。幅四十哩。可耕之地不足八千方哩。雨量極稀。民勤溝洫。故宜於農。兩河附近爲濕地。濕地外爲草地。草地以外。北爲山脈。南爲沙漠。居民以濕地之間隔。頗能於小部落中創造文化。蓋自莎公統一以還。實際上僅具聯邦之形式。其後文化稍進。濕地以不足爲交通之阻。於是僅此新月形之水草地。山民漠民共逐之。入主出奴。得之維艱。天之所賦薄矣。

印度爲三角形之半島。長千八百哩之喜馬拉雅山屏障於北。地理氣候自成系統。其內部地勢多趨

極端有窮荒之流沙。有肥沃之冲積層。恒河平原。不見一石。有險隘荒落之山嶺。有森林葱鬱之低原。沿海

既乏良港而文德亞山 Vinchya 隔絕南北。尤足爲交通之阻。印度地勢複雜異常。故其地自古以來

諸部錯立。不相統屬。至英領印度。而土邦之存在者。數不下八百。互相仇視。互相爭殺。如吾國秦漢之成一統國家。迥非印度人所能想

像。今印度人口共三萬二千萬。有四十五種不同之人種。操一百七十種不同之言語。分爲二千四百

族。土著之遺裔。六千萬人。居南部德干高原。大部操卑賤之職業。與印度人感情極惡。欲其同心一德。共圖國是。難矣哉。且印度熱地。產物過豐。不勞

力而衣食完具。不汲汲於進取。故淫佚而懶惰。炎濕交蒸。疾厲尤甚。雨量爲世界第一。惜分布不均。逐

年之變率甚大。每三十年必遭四大旱災。餓莩狼藉。世稱印度農業爲「雨之賭博」。非虛語也。

惟我中華。據完整之大陸。江淮河濟。朝宗於海。平原彌望。規模宏遠。夏季者雨季也。大河下流。土壤本

沃。日暄雨潤。五穀豐登。「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帝舜

之歌。至足樂也。而大禹之平治水土。尤大有造於中國。治水之功。除水患一也。利農業二也。便交通三

也。九州之路。無不達於河。以政治言。則天子與諸侯。號令普及。居中馭外。同化自易。以經濟言。則九州

之物產。轉輸交易。家給人足。禮義乃興。中古以隆。如秦修馳道。隋開運河。恆使巖谷原隰。爲人工所轉

移。益以促成調劑介紹之力。中國文明。產生於大平原。其民族器度。偉大有廣。納衆流之概。溫度雨量。

俱不過分。張弛往復。若有韻然。故其民情風俗。安雅優美。不激不偏。先民之勞苦經營。外拓國家之藩

籬內興僻壤之寶藏。山河浩蕩。氣象萬千。而歷代新舊雜居。諸族混融。一視同仁。莫由界畫其畛域也。至近世人口滋生。又有殖民之舉。華人之華路藍縷。以開塞外草原與南洋羣島者。尤其偉大之勢力。堅卓之特性。則此民族之發展。益非環境所能限制者矣。

(乙) 心理的勢力 ○ 中庸

(一) 政治方面 ○ 折衷於文武之間

印度古亦武勇之民族。史稱史詩時代恆河流域諸部落與兵而為兩黨其戰悲慘之狀為從古所未有。顧自元前千年以來。文教日盛。而武力常

不足以自保。摩揭陀國難陀王朝之末。印度西部嘗為亞歷山大部將所蹂躪。幸未至東部而返。又如

羯若鞠闍國之格普塔朝。西曆四世紀時最稱盛世。亦因匈奴侵入而滅亡。自元後千年而降。印度歷史久入

黑暗時代。輾轉顛仆於暴力之下。最近印度之愛國運動。有自治之觀念。而無自衛之方法。豈不大難。

大戰以來。印度之暴動足為英人之危害者。類皆回教徒。其人數約六千六百萬。與埃及有同感焉。

埃及外負高岡。足以禦侮。居民愛尚和平。不修武備。雖當海克薩族侵入之際。民氣激昂。一變素習。開拓土宇。稱盛一時。及至帝國時代第二期。意諾東王 *Thimoton* 究心神教。不問政治。重武餘風。蕩然無存。募兵之隊。罕羸士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埃及人又自大排外。無補倒戈之勢。終成糜爛之局。巴比倫二河流域。壤土四達。異族爭牧。亞述之尚武。為古代最。近代史家稱亞述對於世界歷史之貢獻。即為最初實現帝國主義之理想。其王

好大喜功。殘民以逞。念念無非殺戮之事。尼尼微宮牆戰蹟之畫。泥磚紀功之楔形文字。皆爲血史所渲染。王曰：「予在位五十年。征服四十二國。予之攻敵。如風掃落葉。積屍遍谷。滿及山巔。」王曰：「諸侯乎。上帝震怒。降罰吾仇。無可逃免。胥斃於吾儕之手。逆朕抗帝。朕已拔其舌。覆其社。苟有子遺。陳朕祖。建石牛之前。斷其四體。投於污溝。以畀犬鳥豺虎。天獸與流水。」按此乃「Treaty Pilear」一詞。與周成王同時。邦之殄矣。其何能久。

印埃之文弱。亞述之黷武。各趨極端。不知執兩用中之道。同歸於盡。傷哉。我先民觀乎太古。遞興遞廢之實。勝者用事。無德者易以亡。文武交相。用但言「足兵」。不言窮兵。黃帝御宇。武功震鑠。文治明備。書稱「克明俊德。協和萬邦。惇德允元。蠻夷率服」。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此之謂也。墨子亦稱堯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東教乎九夷。廢力尙德。所從來久矣。伊尹周公弔民伐罪。頗尙武功。及既定於一。則以偃武修文爲大政。方針務以文化戡天下人之野心。自來歷史相傳。不以遠略而以異族向化爲美。華化漸被。遍於亞洲。同化他族。文字之功用尤偉。要以文化孕育四鄰。初無利其土地之心。而海陸奔轆。競來師法。純任自然。遂爲各國宗主。論國際歷史。當以吾華之對鄰國爲最高尙。最純潔。施不責報。厥績爛焉。

封建之制。實爲吾國雄長東亞。成爲大一統國家之基礎。太古之世。各部落不相統一。雖黃帝大禹亦

不能取諸部而一一平之。故。捷。伐。與。羈。縻。之。策。並。行。凡。舉。部。落。以。從。號。令。者。則。因。其。故。土。而。封。之。使。世。襲。爲。侯。國。此。封。建。之。制。所。由。起。也。三。代。之。世。文。化。集。中。於。帝。都。至。於。周。室。因。封。建。之。結。果。將。諸。夏。主。要。人。物。分。散。四。國。而。變。爲。多。元。平。均。之。發。展。梁任公謂封建之最大作用有三。一曰分化。分化者將同一之精神與組織。分布於各地。使各因其環境以儘量自由發展。二曰同化。同化者將許多異質。低度文化。醇化於一。高度文化。總體中。以形成大民族意識。蓋。華。夏。文。化。冠。絕。東。方。且。夙。具。吸。收。異。族。教。導。異。族。之。力。如。春。秋。戰。國。時。所。謂。蠻。夷。戎。狄。之。地。後。皆。化。於。華。夏。武。力。雖。或。不。逮。而。文。教。足。以。心。折。民。族。範。圍。實。行。擴。大。是。亦。吾。國。歷。史。特。著。之。現。象。也。

中國之名。初非土地之總稱。亦無境界之限制。中國人自有文化以來。始終未嘗認國家爲人類最高團體。其政治論常以全人類爲其對象。大學條目。終於「平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以國家文化之差。爲夷狄與諸夏之別。是實吾先民高尚廣遠之特徵。此種世界主義或超國家主義之政治論。深入人心。以二千年歷史校之。有一時之失敗。有千秋之成功。漢晉以降。諸族入布中夏。雖屢演血史。而蹂躪我者。卒皆同化於中國之文教。故其最後之結果。常增加中國人之組織分子。且莫由分析其系統也。要之中國乃文明國之義。使天下人皆勉於正義人道。雖舉天下而中國之可也。孟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與彼專持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武力主義者。不幾霄壤乎。英唐國威之隆。初非專恃強大。顯武開邊。其於推設夷藩。懷柔遠人。實有一視同仁之概焉。

(二) 宗教方面 ○ 折衷於天人之間。

埃及奉太陽教。Ra 爲日神。Osiris 爲農業神。Set 爲地獄神。有冥鞠之說。來世禍福。視今世行修爲準。然觀喪經。Book of the Dead 一書。多載呪語。知其時宗教思想甚卑。至於禽獸崇拜。更不足論。

王侵埃及。以埃及人所最崇拜之獸列陣前。埃及人寧退。不肯稍傷神獸。元前一世紀時。埃及已亡。羅馬公
民在尼羅河口亞歷山大城。屠殺一貓。羣情騷然。執而殺之。(見 Deignobos: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二八頁) 西元前

十四世紀傑出之意。諸東王。倡高尙之一神教。謂埃及神不局於埃及一隅。乃爲世界之公神。嘗曰。復歸自然。萬物一體。凡自然者。方爲真實。符呪之類。一切都捐。然教義深賾。難以語衆。又爲教士所不喜。王歿教廢。爲時甚暫。

巴比倫之城邑。各奉守土之神。神權消長。繫乎政治隆替。蓋地方之神。而非統一之神也。自莎公以來。國君僭稱上帝。教士躬典刑法。至宗教訓條。但求福利。迷信星占。怠棄德行。近代史家。稱其以寺院而兼營地主與銀行之職。工商業皆藉矢誓於神。以爲質信。蓋古巴比倫之文化史。宗教色彩極爲濃厚。印度歐羅巴人種。印雅利人種能創造民族大宗教。如婆羅門教與世界大宗教。如佛惟印度一地而已。此外無非信仰外族之神者。「精神」二字爲印度文化之特徵。印度人之宗教思想最摯。風發雲湧。此起彼興。如衆星之麗天。各有一世界。「遠自吠陀以來。宗派流別。不可悉數。上妙若佛法。下愚若牛狗外道。一是以出世爲宗。視世間爲迷謬。等人生於夢幻。殆百家一致之說。比於他土。雖間有超世之想。未能

若是決絕。印度人不重現世生活。故為無歷史之民族。其地自古不產史家。與中國絕相反。法林歐三言云。印度人之

於文法學。明晰精緻已極。獨不能分析歷史與史詩之異。自元後十一世紀以還。始有半傳記性質之歷史。如克什米爾諸王傳之類。猶文存於質焉。見氏著歷史哲學四八頁。印度民族可謂蔽於天

而不知人矣。近人歐陽無倫佛法非宗教。要點有四。(一)凡宗教皆崇拜一神或多神。及其開創彼教之教。不許

討論。(三)凡一宗教必有其必守之信條。與必守之戒約。佛法以度盡眾生共登正覺為惟一目的。而無他種方便之門。(四)宗教家類必有宗教式之信仰。即為純粹感情服從。而不容一毫理法之批評者也。佛法異此。無上理智。要從

自證得來。是故依自力而不純仗他力。○唐代印度外道(婆羅門教)與佛數激烈競爭。佛教失勢。故自九世紀以前早已正法消亡。靈山寂滅矣。

其惟中華。唐虞之世。已由人格之神靈。演進而為抽象之觀念。揭其博大自然之公理。以為人類行為

之標準。綜觀詩書之文。雖含宗教之意。而以天為勉勵道德。非以天為惑世愚民之用。究與宗教有別

故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

明威。陶書文舉「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辭文彙天人交感。民意所向。即天理所在。「民神異業。

不相侵瀆。」國語聰明正直。皆可為神。先民有言。「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

禮六年季康左傳中未嘗不言天道。而必足以參天之義。如云。「國之存亡。天也。」而又謂

「善人為天地之紀。」左傳成公十五年皆可見時人之理想。恆以人力可等於天地。而不必為天地所宰制。

是即吾國人不蔽於神天宗教之故也。

中國學術以研究現世生活之理法為中心。孟子曰。「夏曰序。商曰庠。周曰校。皆所以明人倫也。」中

國文明之特色。即爲倫理而非宗教。東漢以後。佛教東漸。然亦聽人民自由信仰。且學務閎通。儒釋雖乖。彌不相害。遂使順世出世。歷千餘年。始終未成問題。斯亦奇觀已。

又有一義。孔子稱「禹吾無間然。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此指三代世室廟祭之法。祭享之禮。其事近於迷信。然尊祖報宗。實爲人類之正務。殷商祭器。雖涉宗教。然所祭爲人鬼。所刻銘詞。多以祖考之功德。勉勵子孫。記有之曰。「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又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記中原古族。以姓氏譜牒系統秩然之故。追溯百世。胤合血統。無不信而有徵。今雖僑民散處他邦。語言衣服。胥已變異。而語及祖宗之國。父母之邦。廟祧墳墓之重。則淵然動情。搏結維繫。惟恐或後。由此觀之。往者孝親尊祖之道。殊有造於諸夏之一統也。

(三) 經濟方面 ○ 折衷於汰滅之間

昔我哲王之教。忠於民也。以實用爲主。不以浮侈爲利。外以塞浮耗之源。內以節嗜慾之過。於是薄於爲己者。乃相率勇於爲人。畢生爲吾民族鞠躬盡瘁。墨子者。祖述夏道者也。其言曰。「有餘力以相勞。有餘財以相分。」尙同利用厚生之念。固未嘗一日忘懷。特「諸加費而不加利於民者。」先王不爲也。國語曰。「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嚮以文修之。故能保世以滋大。」蓋以精神爲縮鍵。而鎔物質於精神。所謂靈肉一致。於此可見。若夫印度人則馳心物

外排斥物質享樂。埃及巴比倫諸王則沉溺於物質享樂。一趨於汰奢。一趨於斷滅。昧於執兩用中之道。嗚呼。此我中國國基所以確乎不可拔歟。

埃及人好名。信死後生活。立華表。建陵寢。幾石 *Qes* 之奇奧普 *Chops* 金字塔。國王古甫 *Khufu* 所建。

基十三畝。高五百呎。二噸半之石塊爲數二百三十萬。役十萬人。歷二十年而後成。底布士 *Thebes* 之

宮殿。閎麗無比。有歷七代而後成者。有歷五百年而後成者。約在元前十六世紀 酷役其民。視如牛馬。怨謗沸騰。

苟得脫離國君之苛暴。以休息餘生。則不復澤主。樂寄於異族之下。虐民以不急之工。苛政猛於虎。埃

及諸王之葬也。浸以香油。縛以麻縷。蓋於殯宮。藏諸石陵。不惜病勞天下。以遂予一己之大欲。我先王

則不然。堯曰。一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一故衣三領。足以覆惡。棺三寸。足以朽體。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一九二二年英人嘉德 Howard Carter 於埃及古都底布士王陵谷內。發現三千三百年前埃及王部丹略

門之墓。Turankhamen 即意諾東王之塔。隸十八朝。稱爲考古學上空前大發現。計發獲寶器一百萬件。窮

者。極修。凡生人享樂之具。靡不有之。而臥榻。車箱。箱籠。椅。壺。像。兵器。之屬。皆以黃金包裹。寶石雕飾。色澤鮮麗。尤爲工

巧。一切寶器。現分別保存於開羅及倫敦博物院中。最近史家如白來斯。德。皆謂十九世紀以前。物質文明之成

蹟。以古埃及人爲最。然者矣。○上美國史

更請與巴比倫比較之。幼發拉底斯河畔之巴比倫城。鐵門一百。城壁上可列車六輛。翼壁有銅塔二

十五座。河岸兩壁相對。中架一橋。廣三十尺。橋之前後有園庭。以宏大屋宇爲基。開園亭於其上。大石

巨木。及各種花草。無一不備。巍然跨河。景象豔絕。殆如空際飛舞。號稱飛園。飛園與金字塔同爲希臘人所稱。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此爲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所建。後之讀史者。無不驚爲神奇。致其嚮慕。抑知王起飛園。徒欲取悅後宮。其在中國。乃桀紂周幽之儔耳。

觀諸子所言公輸班墨翟之事。則戰國時機械工藝異常發達。然墨子雖精製造。仍以適用於人爲貴。呂覽月令。屢以淫巧爲戒。故秦時雖猶

有能爲機械者而學者弗道其法也。所以曷念我大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自執耒耜。以爲民先。沐雨櫛風。勞心焦思。

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卒也。九川滌源。四海會同。六府孔修。萬民咸寧。其性余嘗推茲。廣土衆民。博物永年之故。以爲先民大有造於華夏者。大禹功爲第一。嗚呼。今日雲夢之陂。三江之隰。良疇千頃。民到於今。食其賜。飛園終爲飛蓬。三角塔前。惟見阿拉伯之牧童。坐對斜陽。荒草而已。

印度土沃氣暖。穀米易熟。其民不必勞於治生。古代印度人所以能擲無量數之光陰精神。以探索宇宙人生之奧妙問題者。其經濟狀況之安易。不失爲一重大原因。吠陀經以生財爲罪惡。輒乃遊心於遠。印度哲人以隱居靜寂爲神聖環境。「懼冥運之罪。輕生前之業。」一食粟飲水。幕天席地。此生活之一極端也。雖然。印度之修道者。主於禁欲。而制器者。主於窮欲。印度人之工業天才。爲世界之傑出者。卽如與秦始皇同時之阿輸迦王。嘗於三年之內。造四萬八千塔。又造無數石柱。大者高五十呎。重五十噸。雅典最佳之建築。不能過也。據斯密斯印度上古史一六五頁 Vincent 建築而外。印度織物之精。亦號世界無雙。純絲爲質。金銀爲文。輕若蟬翼。燦若明星。世之出奇技淫巧。以爲婦人之服飾者。則巴黎以外。富推此矣。要之。印度之精神。非求其澈底不止也。至其所失。則在重文而輕實。鶩遠而忽近。中庸之

道概乎未之聞也。

許丹君自印度致友人書云。成學之士。以文學及純科學者稱者甚衆。而於應用之工業工學。則寂然無聞焉。夫印度人之靈奇穎特。實爲他國所僅見。但以不好工作。忽視近國。遂至順連困悴。無以存活。印度今雖盛言復國。然復國之事。或尙易見。惟如社會人民。仍如昔日之重文輕實。驚遠忽近。而不知改途易轍。則國雖復。竊恐其無以立也。

(四) 社會階級方面 ○ 折衷於嚴蕩之間 (秩序)

古埃及分三族。一曰平民。農工商賈是也。二曰武士。約五十萬人。三曰僧族。指教士。太卜 Prophets 太

史 Scribes 雕工石工保屍者 embalmers 而言。教士世襲。最稱專橫。拉米斯王 Ramesses 之世。一七前一

寺院蓄奴百七十萬。占全國人口五分之一。土地七百餘萬畝。占全國土地七分之一。屬城六十九

寺。產山積而不納稅。大爲國蠹。古巴比倫社會分貴族平民奴隸三級。參稽漢摩拉比法典。得其身價

如下。貴族之一臂。當平民一男。又當平民二女。又當三奴婢。然猶不如印度族制之嚴也。

世界分業之原理。印度人知之最早。惜趨於極端。造成族姓制度。歷千載而莫改。苛嚴繁瑣。有如機器。

大唐西域記云。「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二曰刹帝利。帝王種也。三曰吠舍。商賈也。四

曰戌陀羅。農人也。凡茲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此四大階級。又分爲二十小階級。此外

又有五千萬人階級以外賤民。與奴隸無異。婆羅門最尊貴。自以爲僧權萬能。不容褻瀆。憲令著於官

府。賞罰必於民心。釋迦牟尼所倡之佛教。一切平等。無種姓差別。實爲印度社會大革命家。然在西元

後九世紀以前。佛教卒爲婆羅門排擠而去。他族之不獲見天日。依然如故。婆羅門在印度之功績。固

自不朽。古來印度大思想家、大著作家、大立法家，多出其門。但其所定四姓制度，流毒至於無窮。蓋異

族不通婚。中國同姓不婚不共事，不聚餐，不交遊。苟有違者，衆以為殃，終身不齒。無復人理矣。情性既

成，莫由自拔。特力獨行，久鮮其人。個性併吞於羣性之中，意志自由，斲喪盡矣。階級觀念，幾成印度人

第二天性。同室操戈，而使外人坐收漁人之利。烏知所謂衆志成城，戮力國難者哉。論者謂滅印度者，

非回人，非英人，乃婆羅門也。此真可為痛哭流涕者也。鮑曼氏云：婆羅門族在印度人中僅佔百分之五。從

及政府改革案通過後，其勢力益擴大。甘地宣言打破階級觀念，未能底於成功，洵不愧釋迦以後第一人矣。自由與平等為近世歐洲政論極有價值之兩大產

品。歐美貴族平民奴隸等階級制度，直至近百年來始次第撲滅。其餘燼之一部，迄今猶在我國。則此

種稅制，已成二年前礪石。就大體言之，自漢以來，國民之公私權，乃至生計之機會，皆可謂一切絕對

平等。梁任公曰：先民之政治思想，無一不帶社會主義色彩。漢唐以降之實際政治，其為人所稱道者，又大抵皆含

民生計之發展。世界古今我國歷史上，未嘗有慘酷之階級鬭爭。所以然者，則以人類平等觀念久已成。為

公共信條。雖有強者，莫之能犯也。

授田之制，為吾國古代良法美意之一。王鳴盛云：「井田溝洫之制，創於禹，三代相因不變。」語見尚書後案

凡家夫授田百畝，餘夫授田二十五畝。家夫指三十歲左右有妻男子。餘夫指丁年以上未婚男子。但使勤勞稼穡，皆可家給人足。年

征田賦十分之一二，為人民對於國家最重之義務。凡田不耕者，出夫家之征，防惰農也。凡田不許私

有防兼并之弊。貧富懸隔而社會不安也。此實暗合今世言共產者之理想。近人稱授田之制。為經濟上之中正平均主義。見田時仁義支那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四七九頁。旨哉斯言。

中國無四大階級。近人以書有黎民百姓之語。遂謂區分民與百姓為二階級。百姓者王公之子孫。民者其也。言未見人道。故民專為九黎有苗而設。不知史記稱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皆餘十四人。皆未

黎苗乎。孔子稱高辛時事。數數言民。皆以民為邦本之義。賤族之調。毫無根據。而有五倫之教。尙書堯典稱契為司徒。敬敷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秩序之觀念。為吾國倫常之基礎。道德之本原。其大小相維。惟一之作用。曰中。惟因其關係之不同。別著其德之名耳。聖人既以倫理定天下之分。其行之。又有絜矩之道焉。大學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於前無以先後。所惡於後無以從前。所惡

於左無以交於右。所惡於右無以交於左。」總使兩方調和而相劑。並非專苦一方。均齊方正。平之至

也。蓋所謂平者。平於其心。而非平於其迹。平於其義。而非平於其分。迹之異。由於時地際遇之殊。分之差。生於天理自然之序。非人力所能強也。是故身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心之平也。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遂人。心之平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心之平也。夫得人心之大同。天下焉有不平者哉。孔子推恕為終身可行之道。使舉世行之。夫以責人之心責己。則舉世之奮鬪猜疑欺詐種種不德。

皆可蠲除。而人類全體咸可相安而遂其生矣。○詳見辜鴻銘春秋大義。

歐洲人言愛而不言敬。知有仁而不知有恕。報復循環。破壞不絕。又提倡物競天擇之說。對抗爭持。寢釀大亂。吾國古聖則夙主讓字睦字。其氣象大有不同。尙書贊堯之德曰：「允恭克讓。」大學稱一家讓一國興讓。儒家倫理政治。以各人分內的互讓與協作。使同情於可能之範圍內。盡量發展。求相對

自由與相對平等之實現與調和。近人謂中國淳厚禮讓之態度實為優長之勝利。梁君濼漢曰：中國人

度。絕無西洋對待抗爭態度。為人可以不計自己。屈己從人。處處能得一種情趣。不是冷漠敵對算賬。於人生活氣。不少培養。不能不算一種優長勝利。

「夫以禮讓為國者。若江河流。彌

久不竭。其本美也。」語本鹽

(五)人倫行為方面。○折衷於過與不及之間。(中行)

堯之禪舜。戒之曰「允執厥中。」蓋自上古以來。積種種經驗。歸納而得之者。實為人類道德之一大發明。舜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其命夔教胄子也。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教禹以九德之目。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蓋唐虞之教育。專就人類毗剛毗柔之氣質。矯正而調劑之。使適於中道也。

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孔子生前數千年之道德經驗。悉集成於孔子。而後來數千年之文化。皆

賴孔子而開。「孔子講易以明人倫之道者。則有二義焉。曰中。曰時。孔子作象。見中者百餘。見時者四十餘。中以方位言。時

以後先言。必合此兩者。其義乃全。其實中之一字。已足賅括一切。且其幾至微。稍過不及。即非所謂中人

心之執着膠滯。皆為未喻此義也。中之一語。至平常而又至難。原其初。須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推

其極。則可以參天地。育萬民。故孔子繫之曰「庸而極。言其不可能。賢知則過。愚不肖則不及。強為貌似

則又成。鄉愿三者皆病。乃取其微偏而救正焉。」柳詒徵先史孔子又著其調濟適中之道。是曰禮樂

故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我中國中和之國民性。卽由禮樂陶養而成。唐虞之際。臯陶典禮。夔典樂。卽以尙中之德。啟迪少年。周公制禮作樂。燦然大備。以禮樂惇德興民。斯真中國古代之特色。彼印度埃及巴比倫俱莫能曉其旨趣焉。禮也者。質言之。卽生活之藝林。英人斯諦耳博士儀禮序有云。「禮節初非僅僅一套儀式。空虛無用。如後世所沿襲者。是乃用以養成自制與整飭的動作之習慣。惟有能領解萬物。感受一切之心之人。始有此種安詳的容止。」Dr. John Steel

The I In or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1917

故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記坊「禮之用和爲貴。恭

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記論「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末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記禮而樂之功用尤大。「故樂行而志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故樂者所以道樂也。樂行而民鄉方矣。」荀子樂論

二千年來。以全人類四分之一。於道德社會政治諸生活。相率涵咏於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由今觀之。中國人可謂極富彈性。其處世接物。守中而不趨極。有節而不過度。不得謂之尙武。亦不得謂之文弱。不得謂之易治。亦不得謂之頑固。而諸多似不相容之理論及制度。皆能巧於運用。調和焉以治於一。爐雖以國土之遼闊。種族之複雜。終能成一「完全發展之民族。」語本英人內恩施君先哲不云乎。「兼井

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王者之事畢矣。」見荀子堅凝二字。可謂民族精神之確詰。我中國在二千年前之秦漢時代。已成同文

同軌之治。即於兼併作用之上。再加一層堅凝作用。二千年來。綿延不絕。嗚呼。豈偶然哉。美蘭白壁九

世紀之大可悲者。即其未能造成一完美之國際主義。科學固可為國際的。然誤用於國勢之擴張。近之人道主義。博愛主義。亦終為夢幻。然則若何能成一人文的君子的國際主義乎。初不必假宗教之尊嚴。但求以中和禮讓之道。聯世界為一體。吾所希望者。此運動若能發軔於西方。則中國必有一新孔教之運動。(見本誌第三期中西人文教育談)

復次。中國者。倫理之社會也。自元首至於庶民。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故以目的言。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法律但為輔治之具。雖不可偏廢。而其根本精神。絕對以德禮齊導者也。就本體言之。禮為應行之一部分。法為不應用有彈性的一部分。就作用言之。禮乃利用有彈性的社會矯正。故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未然之先。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記禮夫法令械數者。治之流也。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荀子有言。「官人守數。君子養原。」我中國古代政治。即君子政治也。春秋之時。理想執政者

有君子。其能國乎。(左傳文十二年)

春秋以降。始有成文法之公布。韓非商鞅之流。始棄禮而專任法。苟以取強而已矣。王國維先生中載法

洲學術雜誌)者云。統觀中國之治道。第一義絕對以禮為本。有史以來。專尚禮治。禮者為政之總名也。第二義立法以強教輔化為主。歷代刑法。悉本禮以正名立義。故刑曰祥刑。第三義則立法之義。既與禮相表裏。而司法方面。仍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仍法尚於仁。而主於教。猶以禮之精神。遠相一貫也。反是則有單純法治。申不害韓非商鞅之法家。其大旨。輕仁薄禮。任法尚威。以禮教為淫佚之德。以近悅遠來為亡國之旨。則與上述第一義相悖。無庸

以簡之文以爲法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則與上述第三義相悖。凡歷代偶有尙法之治。其效果未有不亂。其亂未有不慘者。」中世以降。禮樂崩壞。中國文化。僅能保守。特國民性。既已養成。之後根深葉茂。君子依乎中庸而行。雖朝代屢更。而社會之潛勢力。仍固定而不爲動搖。近人謂中國君子之道。曾經二千五百年之經驗。無教士兵警。而能維持治安。中國惟至愚之人。始需神道以畏之。惟最壞之人。始需兵警以懼之。是道也。豈惟歐人求之而不得乎。辜鴻銘氏謂歐人所以維持治安者二。一曰宗教。二曰法律與兵警。往者歐洲三十年之戰爭。乃予以爲此道。歐人可於中國求得之。中國有君子之道云云。印度埃及巴比倫之文化。豈非因其不知禮治而卒就廢絕者耶。

古代印度埃及巴比倫皆有燦然明備之法典。其成文法之公布。較之韓非主張「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之時。韓非元前二三年卒。或早千八百餘年。巴比倫。或早五百餘年。印度。或早四百餘年。埃及。試粗述之。

(1) 巴比倫漢摩拉比法典。西元二一〇〇年夏仲庚之世。漢摩拉比王以三十年之經營。征服諸國。集古代風俗

習慣。整齊條理。編纂法典。鑄之廟碑。以作民範。爲歷史上最古之法典。自巴比倫文化息滅以來。此碑久埋土中。清光緒二十七年法

國遠征隊在蘇撒(Susa)地方。掘出。西方學者撫摩而讀之。全律計二百八十四條。爲日一十有五。近代法律之基本概念。此最古法

典。有已確立者。其後國土雖墟。其法律則藉亞述波斯菲尼基人傳播益遠。

(2) 印度摩奴法典。當元前九世紀頃。摩奴乃一英敏之政治家。考傳統之理法。驗並世之風俗。制定印度

之法典。整理社會之秩序。佛教時代。印人又改訂摩奴法典。以期適合當時習慣。其文凡十八節。二

千六百八十五句。自宗教之儀式。及各階級之權利義務。民法。刑法等類。皆包蘊無遺。如四大階級即規定於此

(3) 埃及薄訶利法典。當元前八世紀頃。周幽王平王之際。薄訶利王 Bocchoris 隸第二十四朝。改訂法律。如訴訟法

亦悉著之篇籍。惜古代埃及之法律典籍罕存。

去四千年前。古巴比倫已有此周密詳備之法典。樹立正義。摧抑強暴。以爲人民之範。不可謂非至有

價值之事。印度之法律。雖未影響歐西法律。而卓然爲雅利安族極美之法典。至今猶通行於印度全

部。美國 John Hopkins 大學教授李氏 Lee 著歷史之法制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一書。有云。印度人最能守法。英人統治印度。許其仍用本國之法律。(見原書一五八頁)。然法令之效。足以禁姦。使

民有消極之限制而已。至於制禮作樂。提高人格。予讀西方諸國之古史。未之前聞。史家之遺漏歟。古

史之荒落歟。但予觀埃及諸王之自私。亞述諸王之殘忍。印度諸王之卑鄙。印度治國不講道德。陰謀是競。權力是崇。宮庭之內。用娼

妓爲間諜。互相猜忌。爭亂無已時。詳見斯密士印度上古史一三九頁以下。欲其以德化民。蓋已難矣。吾國賢士大夫。成己成人之懷。絕惡未萌

之說。在彼土幾成絕響。昔者子產鑄刑書。孔子傷之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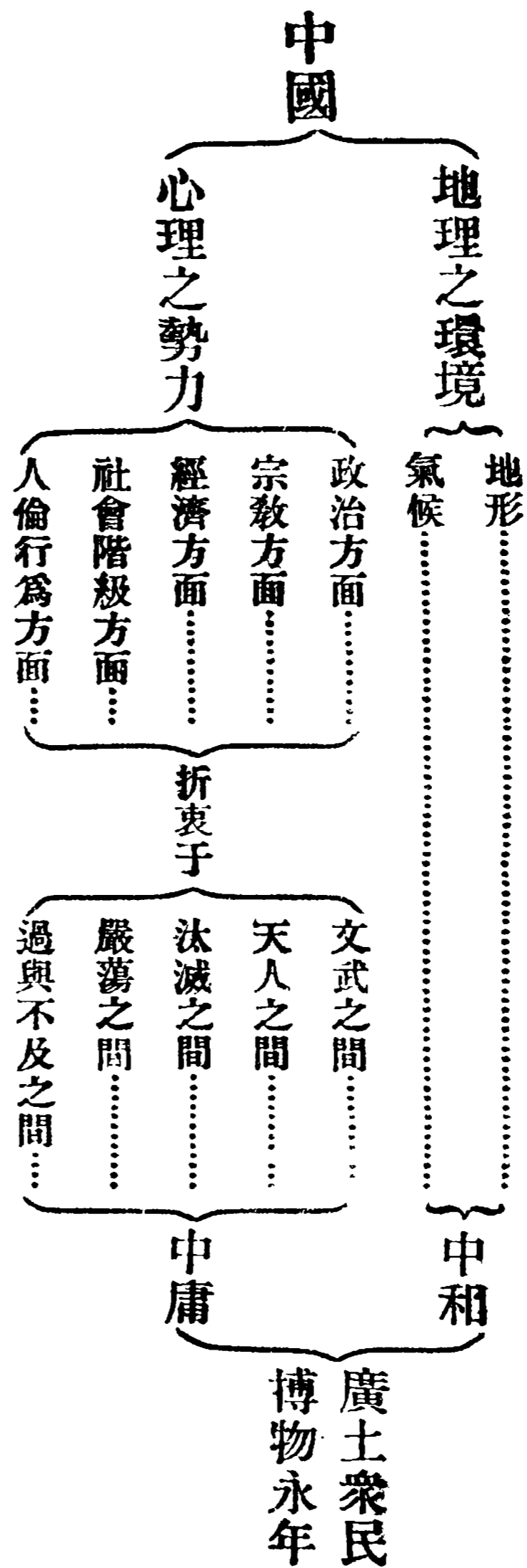
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此雖孔子之私言。實足以

代表中國古代政治家之氣概。古人所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也。嗚呼。「中庸之爲德也。

其至矣乎。」我中國之民族精神。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韓文公曰。

「補苴罅漏。張皇幽渺。」此非後死者之責歟。

今試綜括前言。列為下表。



於此有未盡之義焉。(一)吾國自中世以降。中道文明浸衰浸變之跡若何。(二)已經變化之中道文明。與近世歐洲勢力接觸之後。其間異同消長之故安在。(三)中國之古文明。所能影響於世界未來之文明者何若。以上三者。吾今茲未能言。極願深慮知化之士。共起而商榷之也。

但丁神曲通論

美國葛蘭堅教授撰
吳宓譯

按美國葛蘭堅先生 Charles Hall Grandgent 爲今世但丁學名家（詳見本誌第六期「葛蘭堅論新」篇）其所校刻之但丁神曲一書 Dante's Divina Commedia (Heath Modern Language Series) 係美國 D. C. Heath & Co. 書局出版。學者稱便。其中有總序一篇 (Introduction) 述但丁生平事蹟及神曲之內容體製種種。係蒼萃羣書而成。簡明精當。愛取譯之。本誌近頃頗有關於但丁之作。如第三十九期錢稻孫「但丁神曲雜劇」等。讀者如先讀此篇。藉知大概。則可逐處了解欣賞。而不致味同嚼蠟矣。其書中每部地獄。淨罪界。天國。各爲一部。每部三十三曲。地獄一部。詳後。之前。各有分序。每曲又有叙略。Argument 當以次分譯云。譯者識。

但丁者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意大利之斐稜州 Firenze (Florence) 通譯作佛羅倫斯。今從錢譯。以下譯名皆同。人也。當其生時。斐稜州實爲一獨立之市府。政權由各行商會操之。市民愛鄉心切。多才多藝。百事振興。且熱心政治而黨爭亦烈。故有生氣蓬勃之象。是時斐稜城方蔚起而爲歐洲名城之一。工商業均甲各地。財源茂盛。而風俗華美。故人多喜居之。且凡此種種。若自治。若商業。若奢侈之生活。在其時均屬創舉。故尤足動人。外此若繪畫之術。則有喬陀 Giotto 參閱本誌第三十期插畫第一幅。繼齊馬布 Cimabue 而起。別創新法。若雕刻及建築亦然。若文學。則有通俗之意大利文學。方於但丁生前傳至斯土。然此數者。均非偶然而

來。自然生成。實由斐稜州爲甚古之都邑。具歷世相傳之舊文明。禮教規程。浸潤漸漬。有以厚其本而活其源也。惟然。故斐稜城人創造之事業。無論其爲物質或精神。皆具美術之形性。既細緻明晰。而又具和諧之意。斐稜城既非甚小。諸事俱備。需用種種智能才藝。而又非甚大。人民比戶居處。彼此熟悉。出衆之才。易於表見。故爲最適於產生人才之地。其設官命職。名目繁多。而在職之年限則甚短。故市民皆得輪流從政。直接處理國務。然其時黨爭至烈。爲患實深。富有資產及能力之中等社會。爲舊日之軍閥貴族所嫉惡。此等軍閥。其先多係日耳曼族。盤踞城內城外之堡寨中。厚置兵衛。常思藉端起釁。而中等社會之市民。則欲削去軍閥貴族之政權而後快。斐稜城中。舊有教皇黨與帝黨。擁戴神聖羅馬皇帝而與教皇抗爭者之爭。一六六六年。戰於倍那文德 *Benevento* 地方。帝黨大敗。其爭遂息。然復有白黨與黑黨者。代之而起。常爲內戰。怨毒釁隙。不減昔時。白黨以 *Orsini* 族爲首領。代表工商界之新勢力。具有資財。黑黨以 *Doria* 族爲主幹。代表舊日之貴族。而中等社會之人多依附之。一三〇〇年。市政府將兩黨爲首倡亂之人。均放逐國外。而彼黑黨者。既不得逞志於本國。乃轉而求外援。適教皇彭尼法第八 *Boniface VIII* 以斐稜州一帶。依舊律當歸其統治。乃據爲口實。派彼覬覦王位之法國親王查理 *Charles of Valois* 提兵入斐城。聲言調和黨爭。維持和平。及斐城歸其掌握。乃舉而畀諸黑黨。於是白黨悉被放逐。飄流異邦。但丁亦在其列。竟終身不得返其故國。此一三〇二年事也。

但丁生於一二六五年。約爲五月下旬。其生平事蹟。罕爲後人所知。僅由其著述中窺見一二。而當時載籍可資考證者亦甚少。與但丁比鄰而居之韋蘭尼 Giovanni Villani 氏撰著史乘 *Chronicle* 略叙但丁

一生行事。但丁歿後。鮑卡雀 Boccaccio (1313—1375) 意大利文人。著十日談 Decamerone 極知名。 乃爲之作傳而稱道備至。

鮑卡雀曾爲教授。以教人讀但丁之著作。以爲但丁專集研究之始。亦斐梭州人。尊證但丁之始也。 越百年。布呂尼 Leonardo Bruni 又傳叙之焉。故後人之所

由得知但丁。惟賴此四者。一但丁之著作。二韋蘭尼史乘。三鮑卡雀所作傳。四布呂尼所作傳。 歷時既久。關於但丁之種種傳說。緣之而生。軼

聞奇事。語多不信。正史與野史雜糅。眞僞莫辨。而但丁之生平益難考定矣。按但丁生於名門。先世貴顯。

然非富家。在當時亦不爲人所重。但丁之姓。原爲 Alagherius 一作 Alaghieri (今訛爲 Alighieri) 但

下 (Dante) 之名。則 Durante 一字之簡寫耳。但丁幼即喪母。其父續娶。旋於一二八三年辭世。但丁有

弟名 Francesco。有妹名 Tana。皆繼母所生。但丁似尙有一妹。是否同胞。則亦無從得知。由神曲一書考之。

但丁幼時在家頗甚快樂。從師受學。並未怠荒。初從 Dominican 派僧侶發蒙。繼乃入 Franciscan 派僧

侶所設之聖十字學校。讀其著作。可知但丁不但久慣居城市。抑且熟悉田間風物。但丁多讀波羅罔斯

Provençal 即法國南部 及法蘭西 指法國北部 詩人之詩。想象力頓啟。且由是學得詩中聲韻格律之秘。未嘗

受他人指示也。但丁又研究其時人之美術。深受影響。又曾習爲繪畫。斐梭城中。時方重視詩與畫之二

事。獎勵提倡。不遺餘力。而但丁早年即以其詩知名。由是得交益友甚多。其「生平第一朋友」爲圭多。

Guido 亦詩人。生富家 (Calvacanti 之族) 年長於但丁。但丁所作悉就正焉。又有布呂乃多 Brunetto Latini 爲著名之拉丁學者。時任斐稜共和國樞密長官。亦爲但丁之友。多所箴規。外此常相往還者。則有書記官 Lapo Gianni 及年少之 Cino da Pistoia 均詩人。又有 Casella 則音樂家也。蓋若相交而不獲切磋之益者。則有 Forese Donati 其人爲黑黨首領 Corso 之弟。性情暴躁。聲名惡劣。嘗與但丁作詩若干首。互相攻訐云。但丁於其國中交際遊樂之事。固皆參與。而亦關心國事。投身政治。一二八九年。於役兵間。與某國戰。但丁從戎。此殆非初次也。約當一二八九年之頃。但丁嘗至波隆 Bologna 而其遊隆巴地 Lombardy 的。通譯作倫巴。今從錢譯。 必在一三〇〇年以前。一二九三至一三〇〇年之間。但丁負債纍纍。一二九七年或稍前。但丁娶 Donati 族之女。名 Gemma 寶石云 者爲妻。女爲黑黨首領 Corso 及無行詩人 Forese 二人均見上文 之遠族。但丁與之訂婚。當在兒時。娶後。生二子。一名彼得。一名雅各。又生二女。名未詳。其後但丁被放。流亡於外。家室並未相從。但兒女三人。則謁父於拉韋納 Ravenna 地方。但丁之妻獨留本國。至一三三二年 但丁死日 猶生存云。但丁於一二九五年始從政。越二三年。卽爲國中政界要人。但丁力求維持斐稜共和國之獨立。抵抗教皇吞併之陰謀。一三〇〇年夏。但丁奉使往見 Gian Gennignone 歸來。遂得爲斐稜國執政 名從 執政共六人。但丁在職僅二月。一三〇一年。復被任爲市政警辦。修治城中市街而增廣之。當法國親王查理 Charles of Valois 見上 提兵入斐稜城之時。但丁適奉使至羅馬。

乃教皇之都城。或不免於難。

（此層似確鑿可信）政變以後。乃料但丁以陰謀作亂之罪。罰金。且放逐於國外。

其後又加重罪名。改爲焚死之刑。一三一五年。或爲居間。納金得贖罪。而但丁不肯屈身事仇。遂終不得

返故國。當其初被放逐之時。尙與同黨之在外者。圖謀歸國復讎革命。事在一三〇二年。既而與若輩意

見不合。厭其卑污。且懼爲若輩所戕害。乃逃而去之。至是一孤行獨立。不更結黨。但丁自但丁飄流外

國多年。其行跡亦不可盡考。始則逃至韋洛那。Verona。依施克拉氏。Sella。以居。及一三〇四年。慷慨仁

厚之居停。Bartholomeo。辭世。但丁失所倚恃。乃遊於波隆。Bologna。觀光於其地之大學。是爲歐洲最古

或云。但丁且在該地人家作教師云。總之。但丁常往來於意大利北方及其他各地。遊踪極廣。一三〇六

年。但丁在 Lunigiana。依 Malaspina 氏。且爲該氏之使。與 Lun. 主教訂立和約。其年十月六日事也。由此

走之亞納 (Arno) 河上流之 Casentino 山中。且據韋拉尼及鮑卡雀二氏。均見所記。則一三〇七至一

三〇九年之間。但丁嘗身遊巴黎。一三〇八年。盧森堡公爵亨利。被選爲神聖羅馬皇帝。其人高貴而富

理想。爲衆望所歸。次年。卽皇帝位於 Aix 地方。稱亨利第七。一三一〇年。率兵入意大利。意在聯合政教

兩黨。解息紛爭。維持秩序。而討伐叛逆稱兵之諸小國。一時人心震動。而或迎或拒。或親或讎。對之亦不

一致。斐稜城則堅決抗命。帝不能屈。但丁夙謂斐稜國中及意大利全土之亂。（世界到處亦然）悉由無

皇帝足以統治之。必得英武賢明之皇帝。而天下定於一。則斯民始可得救。故於亨利第七之來。極致其

歡迎及仰望之誠。一三二〇至一三二一年間。但丁曾四次上書於亨利帝。推舉備至。勸帝以嚴飭教民之大業。一三二二年。但丁或且至比撒 Pisa 地方。圖謁帝。然而亨利第七兵鋒不利。所至挫阻。劫持於各黨之間。不能為主。昔者教皇實召帝來。今則教皇首與帝為敵。迨其後局勢略改。希望方生。而帝竟殂於 Siena 附近地方。功業志願。盡付東流。時一三二三年也。亨利第七既殂。但丁知境內和平及國中改革無望。己身亦終不得返。一三一四年。但丁走之韋洛納。依施克拉氏 della Scala 以居。其族之主人康格蘭 Can Grande 固嘗以兵力助亨利帝者也。讀神曲可知但丁嘗至 Lucca 地方。此舉當在亨利帝崩之後。約為一三一五年。其年或次年。但丁復歸韋洛納。其後但丁之詩及神曲各部先後為人傳誦。已負盛名。拉韋納 (Ravenna) 之圭多 (Guido Novello da Polenta) 招聘前往。但丁乃往依之。但究於何年至該地。則不可知。但丁自是居拉韋納。直至一三二一年九月十三或十四日。竟歿於該地。即葬於此。參觀本報

但丁之女斐雅德 (Beatrice) 在該城中為尼。但丁之子彼得亦在其地任牧師云。但丁辭世之前。曾奉使至威尼斯 Venice 一次。但丁晚年似甚寧靜和樂。其居拉韋納。甚為該地人士所敬重。賓主相處極洽。而從之受學者亦衆。康格蘭為帝黨同盟之領袖。但丁望其後來得成大事。故與之相交甚厚。又波隆之人聞但丁名。亦嘗招致前往。故但丁雖見棄於本國。而外邦之人反甚尊禮之。斯亦可以無憾也矣。以上叙但丁略傳。而獨未及其一生最重要之事。即與斐雅德 Beatrice 之愛情是也。先是法國南部之

詩人常歌詠英雄武士愛戀美人。每樂爲效奔走，舍身命而不惜。此類詩料。經後來所謂 *Troubadours*

波羅門斯之歌者

之手。又受第十三世紀中崇拜聖母馬利亞之風之影響。遂一變而爲藉描寫美人以寓其高

尙之理想。又引入宗教之觀念。以致其愛戀之忠誠。迨後者波隆及斐稜州之詩人起而效法。又復一變。

於是常人之感情。乃變爲超世俗之戀愛。於是宗教之神秘。人心中之欲望。與阿韋洛 *Averroes*

亞刺伯哲學家。

生長於西班牙。約於一一九八年歿。

個人被動之靈魂。與超乎其上之主動之靈魂之說。均混合爲一。有圭多 *Guido Guinizelli*

者。其生適當但丁以前。觀其詩中所寫。則女子身實爲神仙本性之顯於外者。上天之智慧寓於

女子。男子之所崇拜者此耳。惟高尚之胸懷始能有愛情。然非有適當之實物（即美麗之女身）以引

起潛伏人心中之愛情。則雖高尚之胸懷。亦不能自顯其所蘊蓄之宏富也。以上云云。均見圭多所作「

高尚之心必來愛情」一詩。但丁嘗引用之。但丁又直稱圭多爲其師。且爲凡作愛情豔體詩者之師也。

夫但丁本富理想而篤於宗教。其易深受此類學說之影響。自無足怪。然則裴雅德果實有之女子。

耶。抑僅寓理想而並無其人耶。此事從來論者紛紛。莫能斷定。鮑卡雀謂裴雅德實有其人。姓 *Portinari*。

其父名 *Folco Portinari*。斐稜城中人。富有資財。熱心公益。歿於一二八九年。父未歿時。裴雅德即已嫁

Simone dei Bardi 爲妻。其人身家清白。爲錢業中之富商云云。鮑卡雀之說。固無術以證明其非。是似

屬可據。雖然。彼生世之裴雅德。究爲何如人。此事實無足重輕。詩人但丁。睹此實有之裴雅德而興感。由

是遂描寫其理想中之美人。二者之間不容並論。刻舟求劍。適見其愚耳。由來富於想象之人。陷於愛情之中。皆莫不加倍描寫其意想中之美人。至與真者毫無類似之處。又何必於但丁獨爲深求。但丁詩中所描畫之裴雅德。似曾見其音容笑貌而長共居處者。然實皆但丁之所虛構。至若世中實有之裴雅德。但丁不過與此女偶爾相識。並無深交。但丁雖愛彼。彼曾知之否。知之而有以報但丁否。則均未能確斷也。但丁初識彼女（裴雅德）蓋當但丁八歲之年。彼時女方七歲。然就後來但丁所叙者觀之。卽此初次覲面。已若神仙之驟降。使但丁若不勝其震駭迷眩者。自是經過九年之久。但丁始與裴雅德邂逅而互相問訊。已而但丁復對另一少婦表示殷勤。裴雅德甚不謂然。於是竟不與但丁交談。但丁殊爲悔恨。越時未久。但丁於諸婦女中遇裴雅德。不能自制其感情。幾倒於裴雅德與諸婦女共笑之。但丁益痛苦難勝。繼而裴雅德喪其女友。又喪其父。但丁因裴雅德之悲哀而亦爲之傷痛。且念生死須臾。一若裴雅德不久亦將辭人世者。於是憂戚益難自遣。其後因婦女之笑謔。乃決不再作籲請乞求之詞。而專作詩以頌揚裴雅德之美德。但丁「新生篇」Vita Nuova 一書中所叙其與裴雅德生前之關係。僅此。及一二九〇年裴雅德歿後。但丁心目中所有裴雅德之影像。較生前愈益深切著明。然但丁雖不能忘情於裴雅德。而猶不免憂傷自殘。間或自甘暴棄。另求所歡。良心之責備。雖時致但丁不能自安。然尙能潛心書卷。或究討世務。聊以自慰。蓋當其幼時。但丁卽常用情於諸多婦女。其與卑污之 Forese Donati見上爲伍。當亦

在此時。及裴雅德死後。但丁自謂因見某少婦深憫己之遭遇。中心感激。頗爲所動。然但丁此時心營目注者厥惟哲學。即人生之道。故此少婦亦遂變爲哲學之化身。其後但丁寓 *Capri* 山中時。又眷愛另一少婦。作詩自道其情。其詩之美。爲古今豔體詩之冠。然此等豔體詩。但丁作之。確爲表情歎。抑藉以寓一己之理想。則依然未能割斷也。

今試問。但丁生平事蹟既多不傳於後。其生距今已六百年。思想又與今人大異。而今人猶愛讀其詩。低徊感動至於斯極。此何故耶。曰。此其故有二。一者。但丁善叙人類所同具之感情。而不雜入己身。在某時某地之特別經驗。二者。但丁之所感。極爲深切。彼之苦樂愛憎。得失恩怨。諸種感情。皆極切摯。彼時所發。歷世至今而猶弗衰。遂令今人讀其詩者。亦隨之而爲哭笑悲歡也。但丁之所以異於其他中世詩人而超乎其上者。惟在此一端。他人無如此切摯之感情。縱有之。亦無文才以自表達。而惟但丁能兼具此二者。但丁精通文字之秘奧。而善能運用之。其文才。非特中世之詩人不能望其項背。卽世界古今之大作家。可與之比肩者。亦不過三數人而已。但丁觀察各物極爲精細。目睹自然之變化及其森嚴之狀。中心甚樂。此皆其與今人極類似之處。而與彼同時之人相去甚遠也。但丁鑒別人性。其精細之處。不減於觀察自然。神曲一書。其原來命名並非有戲劇之意。然書中敘事極合戲劇之要理。善能以交談之數語而表明一人之性行。統觀尤里比亞以後。莎士比亞以前之戲劇作家。其才未有能及但丁者也。外此尙有

一事。非一時代所獨有。而爲萬世之藝術大家所同具者。但丁亦有之。卽以虛爲實之想象力是也。取人間習見之實物（如花木鳥獸雲霧山川）而描畫之。且取人所未見。而專憑想象力以構成之。巨大事物（如天國地獄等）而實寫之。更取虛空之義理觀念（如理智信仰哲學道德及諸種過失罪名等）而爲之賦形。叙入詩中。有聲有色。不特己身若親見親聞。且使讀者亦恍如身歷其境。目睹其形。但丁才能及此。亦云偉矣。外此。則但丁之思想見解。初無異於其時之人。如於哲理及科學。則恪遵前人之成說。而不敢非議。恭守耶教之信條。而不敢致疑。又如重真而輕美。且主功利而以美爲其附屬。又如視個人非完全獨立之單體。而爲全人類之一部分。故力斥妄自尊大之習。文中亦決不叙及一己之特性及經歷。且但丁之神秘主義。亦顯其爲中世之人。夫但丁觀察實在。至爲精微。關懷世事。至爲切摯。而乃深信實有之世界。初不過精神之世界之幻影而已。或謂但丁腳踏實地。而又掉首雲中。誠哉是言也。見 J. R. Lowell

文集但丁論。一八九七年出版。

但丁雖涉虛幻。生平備受荼苦。親見人間種種窮兇極惡之事。然其性情乃極平正。中和是誠難能而可貴矣。但丁之感情極強烈。而能克己自制。雖激躁而常能內觀反省。自行繩檢。又富想象而亦兼具推理之力。但丁稱道純樸之生活。甚至絕欲殘身。苦志修行。亦彼所許。然於文化及世中名貴風雅之行事。則決不菲薄之。但丁習於宮廷之禮儀。貴人之技藝。且樂之不疲。又重學問。甚至尋章摘句。自矜淵博。上古

希臘羅馬之名篇佳作。但丁最喜讀之。百回不厭。且與耶教之典章載籍一體尊重。但丁所最豔羨崇拜者。尙非耶教徒之以身殉道者。而乃希臘羅馬之英雄義士。臨難被逼。慷慨自殺者也。但丁理想中之耶穌。常爲顯赫威奕。堪爲三位一體之尊神。而絕非迦利利之傳道者。柔弱如綿羊。但丁對於人生。常具無窮之希望。謂今世界敗壞已極。然終必有改善之一日。上帝之智慧。非人所能窺測。縱或不屑計較。使惡貫滿盈。而上帝之天國終必實現。善必酬而惡必斬也。但丁之政治思想。多屬虛幻。而但說空理。且在當時觀之。已嫌其守舊。偏於復古。蓋但丁之所論究者。皆普通之原理。而不就一事一人以爲評騭也。但丁謂人既生而爲能羣之動物。故政治之組織不可不有。一以應社會各種需要。設官分職。使各治其事。一以懲貪止暴。伸公理而保平和。庶每一公民皆能有發達智德。日進於善之機會。由是以言。國家政府。雖不如天主教會之尊貴。而其爲用之急則一。國家與教會。皆上帝所設置。上帝命羅馬皇帝建立國家。家國

指神聖羅馬帝國。繼承當日之羅馬帝國。而傳其大統。但丁之時。政教之爭極烈。故其立論如此。（見上文）

又命耶穌基督建立耶教。故神聖羅馬帝國之皇帝。與統轄天主教會之教皇。實並立而平等。其職權不互相統屬。而皆直接上達於上帝。必國家與教會之權力均平。不相雄長。侵凌。而後世中之民可得安樂幸福。乃事之大不幸者。晚近教會中握權之人。多貪求無厭。而爲皇帝者。則優柔怠惰。縱容寬假。以致皇帝之實權。多歸教皇掌握。而國家教會權力。乃不均平。今非重爲均之。使教會不得欺壓國家。自居其上。越俎代庖。則生人決不能安居樂業也。但丁始讀聖亞

規那 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5) 之論疏。而得知亞里士多德之思想。其論國家政治。又以貪之一字爲世間萬惡之根源。皆從亞里士多德之說。但丁之科學知識。以及其哲學思想之方法及名詞。亦皆受之於亞里士多德。但丁分罪惡爲若干等級。別其輕重。又其釋各種道德之義。悉由亞里士多德之教。惟但丁對於罪惡與道德之根本觀念。則同於耶教。而與亞里士多德絕異。論但丁之性情。原與柏拉圖爲近。而與亞里士多德相去甚遠。可惜但丁未得讀柏拉圖之書。而窺其學說之實際。果其能之。則未知但丁之造詣當如何耳。但丁之道德論。乃集合各家之說而融滙之。但丁於古人師西塞羅及波綺修斯 Boethius (475—525 A. D.) 此二人亦係集合諸家而成其學說者。但丁兼取色尼加 Seneca (B. C.—65 A. D.) 之斯多噶派之教。及聖方濟 St. Francis (1182—1226) 之神秘主義。而並容納之。又聖亞規那。註釋亞里士多德之書。發明耶教教理及道德哲學。博學多才。但丁讀其書。而得知宗教學說及種種細微繁複之觀察及論辯。其中自有統系。前後一貫。但丁生性本喜窮理。反覆推闡。不厭詳密。至是乃愈甚焉。聖亞規那之師阿爾巴特 Albertus Magnus (1193—1280) 者。統稱博學。無所不知。蓋中世最偉大之學者。但丁亦讀其書。其科學道德之見解。取資於是者不少。但丁之學說。由聖保羅前定。及恩惠之說推衍而出。與聖奧古斯丁同。然其結論則大異。但丁亦如聖保羅。謂愛爲最高無上。而亦宇宙及上帝本身之原動力也。上帝以愛之故。不得不造出萬物。使與上帝同享幸福。故凡上帝所造出之物。

無不充滿愛上帝之心。飛潛動植以及無生之物。乘上帝所賦之形與性而存在。是即所以愛上帝也。如石則堅而具吸力。如星則有光而足影響世間之事。此蓋日星相家之迷信如獸類則從其天性而飲食遊行。凡此皆所以愛上帝也。惟彼等自無選擇可否之權。故其行事無所謂是與非。上帝之意於此猶未滿足。故復造爲人。人者自具良知良能。而能自成其生活。惟然。故人必須有自由之意志。意志能自由。始有所謂罪矣。神仙與人可以獲罪。他物則否。則以罪實由自由之意志而來。非明辨是非。有意爲之者。不爲罪也。神仙既生成之後。上帝施恩與以識見。使能洞燭幾微。故神仙之意志遂與上帝之意志合一而無忤。撒但之反叛。率衆以攻上帝。即在此恩未施以前。因尙屬愚昧。故倒行逆施也。諸神仙之識見不齊。其所見有淺有深。視上帝各異。故雖皆向善。而其性質及職務則各各不同也。惟人亦然。上帝既造人。各賦以靈魂。而並施恩與以識見。有淺有深。人之知識與仁愛。皆賴此識見。識見有明有暗。因之其人愛上帝之心亦。有濃有淡。其人之智慧亦有大有小。其擇善避惡之工夫亦有易有難。而久後昇天之時。其在天上之祿位亦有高有卑。隨之而爲區分也。凡具有靈魂者。其識見至偏狹。亦能得救。故凡人皆負善惡之責任。惟識見廣博者。能得較大之福祿耳。故由但丁所論命運前定之說。不過上帝之仁愛之表現於外者。深不可測。全人類皆上帝所愛。然上帝造作天上及世中之人。爲特別之目的。故其愛之所施亦有深淺大小之不同。人類之天性。爲歸依上帝。而與同職爲人者互相親愛。然由缺乏經驗。缺乏指導。故其初乃誤以

惡爲善。但人皆具上帝所予之識見。能分別善惡。苟怙惡不悛。則上帝之恩典不復垂。而彼爲有罪矣。如至死猶未悔悟。則死後亦終不獲恩典。而若生前確能悔悟。則可由修鍊而復得恩典。仍爲清白無罪之人矣。使人類全體皆能善用其自由之意志。則自初卽無死之一事。而人皆可坐享地上。極爲快樂。直至審判末日之臨。仍歸以血肉之軀。完歸天上。若是者豈不甚善。不幸亞當不從上帝之命。於是世中始有死與罪惡。人類不復能得救。直至耶穌降生。捨身爲人贖罪。乃復能之。人之欲得救者。非信仰耶穌不可。然此信仰非難。在理人人能之。世中治理不善。統御乏人。故人類處處荆棘。此實由帝國政府權力不振所致。前已言之。人之誕生之頃。天上之星辰之位置。足以定其人之運命。故人之才具性情各各不同。然此種天生之缺陷。爲命中所注定者。可以己力克之。而能有復歸天上之資格。夫宇宙間之缺陷。何因而至。此實一極難之問題。恐終難解答。但丁雖屢言之。而不能自圓其說。但丁略謂凡直接由上帝造作者。必爲完善。而凡屬自然（卽星宿之影響）造成者。必有缺陷。渾沌之物質。諸天星宿。天上神仙。及初生之人之靈魂。是爲上帝所造作。此外則皆出乎自然。故疵瑕百出云云。然試問自然之本身亦上帝所造。何以自然所生成者。竟至疵瑕百出乎。此則但丁未言其故。但丁又曰。上帝造作具有形體之物。必用物質。而物質本有缺陷。故上帝不能如意行事。因之所造成者。亦非完善云云。然試問物質亦上帝所造。何以尙有缺陷。意者但丁此處所謂物質。非本來渾沌之物質。乃爲與自然混合而經變化之物質。如此則

尙可勉強自解。否則但丁何能終逃矛盾之譏乎。綜上所說但丁之意。可簡言之如下。神仙之識見有限。不能盡解上帝之意旨。故受上帝之命而行事。其成績亦不若上帝所自爲者之圓滿佳妙也。雖然。彼神仙之識見有限。上帝已盡知之。何以尙遣之作事。不虞覆餗乎。又既委以重任。何以不增廣其識見。使之明燭一切而無僨事乎。但丁於此。亦無解答之明文。後世另有爲之解者。謂上帝使人世中有罪惡。正以試驗人之去惡從善之能力。否則人之自由意志何從表見。此說甚妙。然但丁則未知此。亦未言之也。

「神曲」而外。但丁之思想。可於「會宴篇」Convivio (Il Convivio) 中求之。該篇以意大利文作成。規模宏太。綜括一切。然未及作成。初擬分爲十五卷。首卷爲緒論。自第二卷以下。則每卷各有但丁所作之詩 Canzoni 一篇。而冠以散文長序。詳釋該詩之命意及作法。計當有詩及序各十四篇。實則僅作成四卷。得詩三篇而止。「帝國篇」De Monarchia 以拉丁文作成。凡三卷。結構極爲細密。然所言皆虛空之理想。但丁之政治思想。悉具於此書矣。「通俗文字篇」亦以拉丁文作成。未完。論文字之功用及派別。今世文字可否用以創製文學。意大利各種方言之優劣等。而斷以意大利各地之方言悉不合用。惟一種理想之意大利文。異乎各種方言而最能通行者。按此實相當於吾國今日之方言。拉丁文則相當於篆隸等文。今人所創之白話。近乎一地之方言。但丁書中在雅言俚語之分。而

主以雅言創作文字。其實雅言卽吾國之文言也。近今吾國提倡白話者。每舉但丁此篇以爲先例。不知其間情勢不同。比附有觀。使但丁而存。必主張中國人以文言爲通用之文字也。

則可用以創製文學。不但豔體詩。卽戰陣之曲。道德之文。亦可以此種文字作出也。「水陸篇」De Aqua et Terra 亦傳爲但

丁所作。以拉丁文作成。爲一三二〇年。但丁在韋洛納城演講之稿。辯大地之上。水面與陸地孰高。外此有拉丁文書札十四篇。云出但丁手筆。其作成不在一時。十四篇原稿今存。餘則失傳。十四篇不必皆屬真確。然其中十篇則爲但丁所作無疑。其中致意大利各邦君主人民書。上神聖羅馬皇帝書。致斐稜人書。致教廷諸大臣書。致斐稜城某友書。致康格蘭名見前第一書。皆談論當時政治。而就文學論。則以其致康格蘭第二書。Epistola ad Canem Grandem 爲最重要。該書係但丁作成。「天國」神曲之第三部之第一曲後。以稿送呈康格蘭就正。附寄此書。詳釋該曲首段之意義。及寓言之作法。神曲之本旨。可由是得之也。其他但丁所作之詩及信札。必甚繁夥。然皆不傳。而今所傳爲但丁所作之詩。其中亦不免有僞託者。卽如咏花 Il Fiore 之長詩。連綴十四行詩若干首而成。節取「薔薇曲」Roman de la Rose 注人 Guillaume Morris 及 Jean de Meung 所作。分正續二篇。爲中世極有名之長詩。之本事。而渾括叙之。此篇卽未必出但丁手筆也。至長篇著作以外。但丁所作雜詩。零星散見於各處者。其中約有曲 Canzoni 十二首。歌 Ballate 六七首。六行詩二首。十四行詩二十五首。至三十首。可斷爲但丁之作。其作成非在一時。雜叙豔情。道德。哲理及時事等。細玩其詩之語意。有與「會宴篇」中之詩相似者。亦有與「新生篇」中之三十一首相似者。「新生篇」爲一「小冊」之書。中有極精工之豔情詩若干首。甄選從嚴。排列甚巧。雜以散體序文及疏釋。叙但丁少年用情於斐雅德之始末本事。詩雖非一時所作。而散體序文及疏釋約作於一二九四年。「新生篇」之末章。叙但丁忽作奇夢。

遂決意斷絕吟咏。非俟詩才有進。足以表現其高尚之理想之時。不再作詩贊揚裴雅德。藉免玷辱佳人。於是刻苦用功。廢寢忘餐。求達此的。自念苟天假之年。必可以至美無上之辭。爲前人所未道者。稱頌裴雅德。以繩其美而無慚也。但丁始因所愛之人香消玉殞。悲痛之極。乃發願作詩（見「會宴篇」所述）以自排遣。其後乃以此爲正當事業。久之而讀書爲學之樂。填滿胸臆。根深蒂固。遂並昔日對於裴雅德之愛情及哀思而淡忘之矣。但丁自西塞羅「論取友」及波綺修斯「哲學之安慰」二書入手。深研哲理及神學。晝夜孜孜。遂成博學之人。但丁於一己學問之博。讀書之多。頗自矜喜。因於「會宴篇」中略自陳述。將以此書作爲自叙。且示他人以修學之方法也。但丁之作「會宴篇」確在一三〇五至一三〇八年之間。已而亨利第七提兵入境。意大利統一似可立奏膚功。而不幸旋即敗死。但丁當此際關心政治及國運。故「會宴篇」遂置擱筆。所作成者未及全書三分之二也。「通俗文字篇」亦由是而輟。未克終篇。自是厥後。但丁復轉而賡續前業。蓋詩雖多年未作。而頌美裴雅德之心則未嘗間斷也。由是言之。「神曲」一書之命意。雖遠在一二九三至一二九四年之頃。即但丁撰作「神曲」時然直至亨利第七崩後。但丁重理舊業之時。此書之大體計畫始定。亨利第七以一三二〇年提兵入意大利。但丁備極歡迎。亨利第七崩於一三一三年。而但丁歿於一三二一年。故可知「神曲」一書實作於一三一三至一三二一年之間。前後共約七年。顧或謂「地獄」神曲之一部作成甚早。而「地獄」及「淨罪界」本誌舊譯作「淨罪界」二篇之公

諸世(或一先一後或同時未確悉)則遠在「天國」作成以前。相傳但丁至臨歿之時「天國」一篇猶未擱筆也。然但丁晚歲尙有餘暇作拉丁文牧歌 (eclogues) 二首。又作致康格蘭書見前 (確否未悉)及「水陸篇」亦可謂好整以暇矣。至「帝國篇」作於何時。因證據缺乏。無由判定。觀其筆法之渾成。丁鍊當亦但丁晚歲之作也。

今試考但丁於作「神曲」之前曾讀何書。以爲預備工夫。則當以桓吉爾錢譯作華若爾之「伊尼德」Ae-

neid 首屈一指。此書爲中世教育之基礎。但丁自其幼時當必讀之精熟。自言能將全書背誦云云。但丁

曾讀桓吉爾之第四牧歌。Ecloge 至其曾讀第一至第三牧歌及桓吉爾之田功詩 Georgics 與否。則

未可知也。聖經新舊約拉丁文譯本。但丁亦常熟讀。至於得心應手。又讀西塞羅詳見本誌第十五期論道

德之書如「論取友」De Amicitia 及「責任論」De Officiis 等篇。及波綺修斯之名著「哲學之安慰」

「遂得窺哲學門徑。其後但丁又研習亞里士多德之書多種(但「詩學」則不在其列)及柏拉圖之「

泰米斯篇」Timaeus 顧所讀皆係拉丁文譯本。非希臘文原本也。塞尼加 Seneca 之論著。但丁亦似涉

獵及之。若夫耶教之博學家及神道學者。但丁先後所動讀者爲聖亞規那見前阿爾拔特見前聖奧古斯丁。

聖維克多見前之二生 (Hugh and Richard of St. Victor) 聖波那文德 (St. Bonaventura) 聖百納 (

St. Bernard) 隆巴地人彼得 (Peter Lombard) 聖革理哥黎 (St. Gregory the Great) 聖伊西多 (St.

Isidore of Seville) 丹米那(Peter Damian)諸家之書。此外尚多。不及備舉。但丁所盡用力之史書。爲李維(Livy)之羅馬史及耶教作者奧羅修(Paulus Orosius)之「排斥異教史」(Historia adversus Paganos)又嘗讀各家編輯之類書。尤以Aegidius Maximus所輯註之書爲最要。Aegidius Romanus及John of Paris之書。但丁或亦見之。卜里尼(Petrus the Elder)及Solinus之書。但丁必熟知之。布呂尼(Brunetto Latini)之詩集。Trésor但丁亦必讀之。Bristolo d'Arezzo之Composizione del mondo一書。但丁或亦讀之也。若論天文學。則但丁研究頗有工夫。其初則讀Araganus之「天文原本」Elementa Astronomica 又讀十二世紀後半葉之Dugccione de Pisa所著之Magnae Derivationes一書。所得荒唐事實及奇僻名辭甚多。羅馬之詩人。桓吉爾而外。但丁又熟讀Ovid及Lucan及Statius諸家之詩。但丁所知希臘羅馬之神話及上古史。均由是取資也。霍萊士(Horace)之詩學。Ars Poetica但丁亦知之。尙有上古諸多作者。但丁雖未得讀其書。而頗知其名。荷馬卽此類也。但丁未嘗習希臘文及希伯來文。僅識二三單字而已。但丁通拉丁文。能效中世之時習。作爲藻麗之體。然不如其用意大利文著作之圓轉流暢也。但丁兼能讀作波羅網斯文。Provençal 其能通法文。毫無疑義。法國南部之情詩。但丁研究至深。法國北部之史詩。但丁亦直接間接通習之。但丁又細心研讀西西里、斐梭州、波隆各地意大利詩人之詩集。而批評其優劣短長。不但「通俗文字篇」中。多所論列。卽「新生篇」及「神曲」中。亦常見其

月旦之詞也。但丁情詩之精工。爲前此之作者所遺莫能及。亦可謂青出於藍者已。以上具述但丁所讀之書。以成其博學。凡此學問。不能謂之無用。蓋皆消納鎔鑄之於「神曲」一書。讀「神曲」莫不驚但丁之博學也。「神曲」思想之偉大。結構之嚴整。固爲獨一無二。卽其材料之豐富。亦不易幾及。苟細心考核。則「神曲」實由六種不同之原料融滙而成。而所成者。天衣無縫。非天才其孰能致此乎。但丁詩中固已自言之矣。詩意略謂諸凡融合一處。而若所言。乃若一光。不可分析。故夫但丁「神曲」實兼具六種文學之體製。合爲一篇。六種之目如下。(一)百科全書。(二)遊記。(三)紀夢。(四)自傳。(五)婦女之贊頌。(六)寓言。茲分詳之。

(一)百科全書。編纂類書。綜括凡百學問。以供參考而裨實用。此事古羅馬人亦嘗爲之矣。卜里尼見有「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 又克爾蘇 Celsus 亦有「藝術編」De Artibus 之作。至上古中

世之交。乃有聖伊西多 (St. Isidore of Seville) 「辭源」Origines or Etymologiae 之巨製。十九

其中材料無所不備。其後效法者繼起。或用拉丁文。或用近世通俗文字。又有以詩體爲之者。如波羅罔斯文

之「豔情彙編」Breviari d' Amors 係一極長之寓言。作於但丁生世之時。流傳極廣。又如與但丁同里。而嘗教但丁以「名傳不朽之術」之布呂尼 Brunetto Latini 曾以法文著 Trilogia 以意大利文著 Tesoretto。卽設爲神秘虛幻之遊記。編成歌訣。而示人以凡百學問之門徑者也。惟「神曲」亦然。「神曲」一書。具備各種科學及神學之大要。細究其中繁難之問題。又論哲理及道德修養

之原則。且「神曲」敘說天文學及宇宙之構造。甚爲詳備。兼及物理學。又有歷史及神話。讀茲一編。可以貫通諸學。而此等材料。初非勉強闖入。乃經作者匠心運用。成爲全書之基礎者。斯則尤可貴也。

(一)遊記。中世之人好奇。喜讀諸種遊記故事。而尤喜紀述埃田樂園者。其中最著名之作。爲「聖布倫丹遊記」(Voyage of St. Brendan) 敘愛爾蘭僧人航海西遊。深入大西洋中。備歷奇險。終得福島。Isles of the Blessed。讀但丁「神曲」之「淨罪界」一部。觀其描敘地上天國。則知但丁實受此等說部之影響。如其地之險峻不易攀登。四壁發火。以及翠鳥鮮花。清河長泉諸端。皆非但丁所創。而屢見於前人之書者。卽管領該地之仙女(名 Matilda) 亦取諸「聖布倫丹遊記」者也。昔之描敘埃田樂園者。或謂園在極高之峰頂。或謂在遠海之島中。而但丁則兼採二說而並用之。謂大洋中心。孤峯高聳。上入雲霄。峯巔乃埃田樂園所在。人類始祖初次犯罪。指亞當在此樂園中。耶穌舍身爲人類贖罪。在耶路撒冷城中。而樂園與耶路撒冷之位置正相反。適當地球兩端但丁之設此。蓋有深意存焉者矣。

(二)紀夢。新約載聖保羅致哥林多人後書第十二章第四節云。一見引至樂園。聞奧言。不可爲他人道者。聖保羅所聞所見。不欲宣示於人。然後世之人則不許其緘默。當第四世紀之末。有所謂「

聖保羅外傳」者出世。以希臘文著成。云係得之「Ephesus」地方。聖保羅舊居之屋中者。此書雖經聖奧古斯丁力辯其為偽書。天主教會始終查禁。然風行一時。愛讀者衆。至譯為敘利亞文及拉丁文。

拉丁文譯本名「聖保羅之夢」Visio Sancti Pauli 中敘聖保羅

按「所選之器」Chosen Vessel乃聖保羅之別號。使徒行傳第九章第十五節云。

「主曰。往哉。彼乃我選之器。將播我名於異邦人。」此其出處也。

得神仙指引。往遊冥府。見諸已死者。此本又經譯為近世各國文。復

有增改。流轉益廣。然「聖保羅外傳」非獨一無二之書。自上世迄中世。數百年至千年之中。夢遊幻境之事。其多不可數計。或確有其事。或純由臆造。而皆筆之於書。供人傳誦。最著者為愛爾蘭之 Tundal及「聖巴特力克之淨罪界」(St. Patrick's Purgatory) 二篇。意大利則有「阿爾拔之夢」(Visio Alberici)等書。斯皆描繪地下冥府之情形。而以地獄及淨罪界並列一處。但丁所叙惡人在地獄所受苦難。多為前人幻境遊記中所常見。所不同者。他人所敘常極醜惡污穢。但丁則刪去之。又非肆意亂寫。而運以理想。使成系統。賞罰輕重。各視其罪名之大小。又將淨罪界移置地。與地獄遠相隔離。即在埃田樂園之下。使光明與希望充滿其間。亦可見但丁設想之高也。此外另有一書。亦依據聖保羅而偽託者。書名「天上神仙職位等級論」On the Celestial Hierarchy 實係第五世紀以後之新柏拉圖派之人所作。而偽託為雅典人陶尼修 Dionysius the Aeropagite 所撰。謂陶尼修既經聖保羅收為門徒。信奉耶教。聖保羅乃以上帝顯靈啟示(即所謂默示)之真蹟。

詳告陶尼修。而陶筆之於書云。但此雖僞書。而但丁所敘天上神仙之職位等級種種。則皆本之此書。願夢遊幻境。非僅耶教之人能爲之。異教之人。亦有先彼而行之者。如西塞羅「理想國」(De Republica) 書中施克彪之夢。 Summum Scipionis 一篇。敘述善人死後。其魂上昇而歸入列星。又地居宇宙中心。其外繞地而迴旋者有九天焉。荷馬奧德西書中。亦有冥府之遊。中世之人雖未得見荷馬之書。然 Ovid 及 Lucan 及 Statius 所描敘者。中世之學者固皆熟知。而桓吉爾之詩。則人塾兒童所必研誦者。但丁敘地獄。其各部之名。多沿襲桓吉爾。而地獄中耶教與異教之人物。混居一處。在後人雖覺其不稱。而在但丁則不以爲怪。蓋其時之人。謂希臘羅馬神話中之神。皆耶教之仙人。因求人類之崇祀而致墮落。變爲鬼魅云。且但丁謂古之詩人皆能知未來。略窺真理之所在。而隱約言之。及後日得上帝爲之證明。乃知彼等詩人之預言皆準。例如奧維德 (Ovid) 之敘未來之黃金世界。及巨靈之戰爭。彼蓋已窺知人類未墮落以前之狀況。及天上諸神之叛逆。舉兵而攻上帝之事也。

(四) 自傳 「神曲」一書。不僅爲百科全書。爲遊記。爲紀夢而已也。且爲但丁之靈魂之自傳。但丁作此書於一己生平行事之顯於外者。均故意深爲隱諱。不言其父母。不言其兒女。亦不詳其妻。「新生篇」中。雖一言及其妹。然詞意極簡括。僅偶爾述及己之物質生活而已。「新生篇」雖號稱但丁

自叙其幼時經歷之作。然最難了解者。莫如此書。夫據但丁自言。「與人言及自己。殊爲失當。」（見「會宴篇」）固也。然於一己精神之生活。則不避敘述。誠以一己可作爲人類之模型。而自敘其經歷。足爲他人之鑒戒也。自敘一己。而極有裨益於他人。何樂不爲。但丁與聖保羅及伊厄斯同。具無上之天職。以傳道覺民爲己任。而「神曲」乃一首尾完具之史詩。由怨恨而生懺悔。由懺悔而得清淨。更由清淨而得進於高尚之域。此其書之本旨也。而並敘世中墮落之狀。而示救世正俗之良法。但丁之作此書。蓋隱以聖奧古斯丁之「懺悔錄」及波綺修斯「哲學之安慰」（亦寓言體）爲模範也。

（五）婦女之贊頌。自波羅罔斯有豔情詩以來。詩人皆以贊頌其所愛之婦女爲事。必謂其意中人之美與德。遠在其他婦女之上。且謂己之才華文辭。均意中人之所賜。故己之一生。樂爲彼女之用。己之詩亦以著彼女之功也。但丁之贊頌裴雅德。亦遵此故習。惟言之較他人尤爲高尚。而歷久不渝耳。但丁曰。「吾將贊頌彼女。言之均爲前人所未道者。」「神曲」一書。贊美裴雅德。使之名垂不朽。誠爲其命意遣詞之精工。誠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六）寓言。但丁致康格蘭書。見中有論「神曲」一段曰。「須知此書之命意並非簡單。約言之。有數義焉。一則逐字逐句。就表面解釋之意。一則文中所寓之深義。前者可名曰文義。或本來之意義。

後者可名曰寓言。或神秘之意義。」夫古昔希伯來人嘗以舊約中之預言。釋爲寓言。而當希臘季世。人心繁詭。乃有以荷馬之詩釋爲寓言者。羅馬詩人之詩。亦嘗有以寓言視之者。如植吉爾之「伊尼德」Aeneid 卽是。此類註釋之書。但丁必曾讀之。而此風之長。蓋莫甚於耶教長老之解釋聖經。但丁於「會宴篇」第二卷嘗詳論之。但丁謂神學之寓言與詩中之寓言不同。神學寓言中。本來之意義與神秘之意義皆真。而詩中則本來之意義全假。惟所寓之意義爲真。例如舊約中所記。皆係確切之實事。而又預言後來新約中耶穌降生等事。而奧斐斯 Orpheus 之故事。則全屬虛假。僅其意可以體會。故舊約爲神學之寓言。而奧斐斯之故事則詩中之寓言也。但丁又謂以上二種之外。尙有所謂道德之意義與精神之意義者焉。書中所寓勸善懲惡之意。讀書者自能了解。因取之以爲一己立身行事之規範。是卽所謂道德之意義也。精神之意義。蓋謂書中所隱藏含蓄之精神之道理。要待讀者自來領悟。但丁言之未能明晰也。但丁於「會宴篇」中。自釋其所作短詩。僅及本來之意義及神秘之意義。而未言及後二者。但丁喜作神秘之寓言。此乃極自然。極平常之事。並非矯揉造作。亦不足爲怪。蓋但丁之時代。盛行神秘之說。人皆偏於迷信而喜爲比附。數也是也。石也。獸也。各有其神秘之意義。卽歷史中之實事。亦逕以神秘之象徵解釋之。且謂事實與徵兆。必預如所期。處處符合。事事皆真。並非偶然。惟其如是。故但丁「神曲」中。外表之敘。紀與內蘊之意義。處

處密合爲一而不可分離。二者不相妨害。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不可善讀。善讀者視二者同一重要。而並饒趣味也。古今之寓言名作。能當此說者。惟但丁「神曲」而已。其他如彭衍 Bunyan 之「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 則其中本來之事實過於生硬奇怪。惟兒童或喜讀之耳。而其寓意則僅年長有識之人方能了解。所謂離則兩傷也。又如「薔薇曲」前見其寓意固甚巧妙精美。然其事實殊無足稱。至如斯賓塞 Spenser 之「仙后」Faerie Queene 則適得其反。如事實豐富而寓意淺薄但丁獨能二美兼具。此其所以爲不可及也。

昔但丁自釋其所作短詩曰：「凡爲註釋者。應先明本來之意義。故吾今者將先按文字之跡。述吾詩之本義。然後乃明其中所寓之真正神秘之義焉。」今釋「神曲」亦可遵用但丁之方法次第。就其本來之意義言之。神曲乃紀但丁遊歷地獄淨罪界天國之事。中敘但丁正及中年生涯方半。忽於夜間在深林中迷路。昏黑莫知所之。瞥見山頂有初日照耀。急欲攀登此山以自救。願爲當道之三獸（豹獅狼）所阻。不能越過。恐懼思返。聖母馬利亞憫之。遣聖露西趣告裴雅德。裴雅德轉託桓吉爾。即彼於是桓吉爾來救。引導但丁以行。然欲越過此叢林。則非鑽入地中。由此方以達彼方不可。於是迂繞而前。行途所經。先至地獄。遍觀各部。但丁得見諸種罪惡。各以其輕重而受罰。又得與在此受罪之人交談。行至地心。已達地獄之末端。地獄形如漏斗。但丁行程略如水之下注。遂入一昏黑彎曲之隧道。緣此既盡。攀登地面。

已至另一半球矣。此點與耶路撒冷居地球直徑之兩端。蓋地相對。按其所居。當在南北半球中。既出地面。見大洋之中。一島孤立。形如極大之

山。高出天際。於是登岸。遇克陀 (Cato of Utica) 爲該處土地之神。指示路徑。山邊石壁峻峭。但丁奮力攀

登。桓吉爾仍伴護之。山間巖際。有諸多死者之靈魂。自悔生前罪過。力行修煉。冀入天國。其中有羅馬詩

人 Statius 修煉工夫已成。但丁與桓吉爾行近山頂時遇之。於是三人同行。進至山巔。遂抵埃田樂園。

於其中遇美豔歡樂而多風情之少女。名馬體達 (Matilda) 蓋埃田樂園之土地神也。三人於花叢林際。

見天上之神劇。顯示耶穌昇天及天主教會所經歷所遭遇之種種事實。劇將終。諸仙競擲散白蓮花。萬

朵紛飛之中。裴雅德現身而出。於是桓吉爾引退。Statius 亦不復敘及。獨裴雅德引導但丁。脫離地面。

淨罪界形如尖塔。下爲圓盤。愈上愈小。埃田樂園即在塔頂。再上即入空際矣。凌空而行。上昇迴旋之諸天。一一遍歷。遂抵真正之天國。是爲上帝

所居。裴雅德囑聖百納 (St. Bernard) 照管但丁。於是但丁得見人天諸劇。演於其前。古往今來。宇宙之大。

奇蹟巨景。一一畢現。但丁意想中之世界。爲極有組織而排列勻整者。物質界。知識界。精神界。處處皆相

合而照應焉。最後但丁得仰瞻上帝。威靈赫奕。「神曲」一詩遂終。

次就其神秘之意義。即但丁所謂真正之寓意言之。神曲乃一篇歷史。紀敘但丁之靈魂與罪惡相抗。爭

得天神之助。而卒獲無上之安樂者也。昏暗之叢林指世俗之生活。日光所照之山指義。孟子曰。義人路也。三猛

獸指人之惡習慣。使靈魂非得神助無由改善。惟若幸得上帝大發慈悲。恩惠而以默示顯靈啟悟之。則

此人之靈魂庶幾得救。故書中有聖馬利亞與聖露西遣裴雅德前來之事。聖馬利亞指慈悲聖露西摺恩惠。而裴雅德則指默示裴雅德之名。(Beatrice) 爲傳播福祉之人之意。由但丁觀之。最大之福祉。莫如上帝之啟示。與凡人所不能得之高尙智慧。故必待裴雅德之攜來而爲開導也。願有罪之人尙無直接領受默示之資格。必須由理性中尋求之。故先有桓吉爾之來。以罪之本質及其兇殘之狀。詳細曉示但丁。桓吉爾卽指理性。故導但丁遊地獄。遍觀其中罪人所受之苦。描畫精詳。此皆罪惡留遺之影像。可爲鑒也。及理性所曉。大罪極惡。皆已領略。於是但丁震驚悚懼。立地改悔。亟思苦苦湔心自拔。脫離罪惡之羈絆。此所以書中但丁由地獄中心。備歷艱苦。不久而達淨罪界之島上也。然雖已脫離舊日之罪惡。異日或不免再犯。故但丁之靈魂須再受一番湔洗。純潔不留污垢。始可仰瞻上帝而無隕越。故書中有經行淨罪界一段。此種修鍊工夫。須由天主教會爲之指導。及罪惡之枷鎖全去。靈魂始得復享其本來之自由。自由之意志。爲上帝所以寵錫人類而至可寶貴之物。其主旨無非宣明各人於道德上自負責任。實爲有益世道之學說。而但丁之所深信而誠服者也。故以克陀代表之。克陀特立獨行。舍生取義。但丁深敬愛其人。故選用之。但丁在淨罪界各級所見受苦之人。乃指修煉時期內。靈魂所必受之痛苦。必歷此苦。而後可回復其自由與天真焉。修煉殆將成就之時。必有繁難之問題出現。非人類尋常理性所能置答。而必生人之智慧曾受耶教之開導者始可。故書中但丁將達淨罪界絕頂之時。復有 *Stations*

出。與桓吉爾一同伴送但丁。即指此也。及靈魂已復得其昔日之純潔。而依然天真活潑。則其所有之本能皆善而非惡。更無需乎理性。故書中但丁既抵埃田樂園。而得遇馬體達。指天眞活潑等件之後。桓吉爾即退去。指桓吉爾指理性而當此際。天主教會之榮躋盛典。既一一表見於其前。但丁之靈魂遂能上昇諸天。與上帝接近。直達真正之天國。故書中自埃田樂園起。桓吉爾遂不復見。而但丁獨歸裴雅德。指默示引導。上升諸天。浮游太空。而展謁上帝也。上帝為各種知識之源泉。既與上帝密接。諸知完成。並默示亦非必需。故至是而裴雅德亦退去。獨留聖百納以保護指導但丁。聖百納指靜心冥思之生活。聖經云。見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節「清心者福矣。以其將見上帝也。」故書中必用聖百納以為最後之接引也。以上乃「神曲」一書所寓之大意。其詳須俟另篇云。

本意及寓意以外。尙有道德之意義與精神之意義焉。就道德之意義言之。「神曲」一詩。乃警告人勿犯罪。作惡勸人速改悔。為善並指示途徑。且導人入於宗教之靜思生活者也。就精神之意義言之。但丁「神曲」中所描繪之地獄。乃指己所涉歷之罪惡充斥之人間社會。其淨罪界則指少數高尚之人之得救。而脫離塵世者。其天國則指未來之天國。而本於耶教之信仰者也。

「神曲」之神字。(Divina) 於十六世紀時始有之。蓋一五五五年之刊行本始有神曲之名。自後遂沿用之。其實但丁之原名僅為「曲」(Commedia) 而非神。但丁之所謂「曲」者。乃指詩之一種。其文體不如

莊劇之高貴莊嚴。又不用哀婉詩之通俗句調。而實介於二者之間者。夫是之謂曲。然據但丁致康格蘭書。則曲也者。其事必先苦後樂。以憂愁悲思起。而以美滿歡愉終者也。但丁作神曲。力求文筆簡鍊。描畫有力。雖意晦而傷於雅。時亦在所不顧。蓋但丁之作此書。望後人讀之者之苦研深思。而不可忽略匆促看過也。故當其下筆之時。不知何者爲作詩之正法。文章之通例。但求刻畫精細。用字確切。渲染得宜。其所描敘之事物。能使讀者一一恍如身歷目覩。連續不輟。其思想則新穎。其文筆則緊鍊。其用字則豐富而多變化。故神曲一書。能使讀者探幽尋勝。快樂無窮。試思但丁未出世之前。詩之一道。尙未發達。意大利文實不足用。則但丁創造之力。尤爲偉大可驚者矣。蓋但丁所用之意大利文。及詩之格律。實皆但丁一手造成。但丁詩情雖濃。事屬創舉。然所造作出之詩。格律極爲精細。聲調極爲和諧。讀之有若萬千兵卒。步伐整齊。隨優美之鼓角聲而前進。其間有若母音之和諧也。柔和而不生硬。之子音重疊也。抑揚輕重之配布得宜也。凡此均足使但丁之詩之美。爲人所不能及者也。但丁所用之文字。乃其時斐稜城中文人雅士所出於口者。但其中亦雜古字、法文、及意大利各地方言之俗字。而以拉丁字爲多。外國文中借來之字及意義奇僻之字。多用之於韻脚。但丁不喜浮詞。多直說事理。每句中之字。無空用者。無一字不有其力量。偶亦由不得已而押韻極勉強者。亦不能爲之諱也。

至論「神曲」之外形。則最可驚嘆者。厥惟其排列之勻整。「神曲」篇幅如此之長。其內容如此之繁雜。顧

乃計畫精詳。絲毫不紊。有若中世之大禮拜堂然。但丁能刻意經營其一部。而同時兼能顧及其全體之結構。此種能力。非人所及。其書中每事每人。各自發展。而對於全書之精彩。亦有所增益。苟細心研讀「神曲」。歷時愈久。則其大體之區劃愈見清晰。其細微之照應愈見繁複。其極峰之位置愈見精巧。例如「地獄」之末。則有撒但魔鬼之出現。淨罪界之末。則有裴雅德之出現。天國之末。則有上帝之出現。故每篇之末。各以一大事作結。而其前更有無限階級。無數步驟。逐漸變化而臻此終局。其布局之細密。有非細心反覆研讀不能察知者。「神曲」之排列。以三爲本。三者神秘之數。而耶教中三位一體之信仰之符號也。但丁與其時之人。均迷信術數之學。以三爲神秘之數。故「神曲」一書。先分爲地獄、淨罪界、天國之三部。其長約略相等。每部凡三十三曲。惟地獄一部多得一曲。冠於其前。爲全書之緒論。三部合計。共得一百曲。此爲號稱完全之數之十。自乘而得者也。「神曲」之詩句。亦係但丁所特創。是曰三聯韻。Terza Rima 其法。每三句爲一段。每段之第一第三兩句。與此上一段之第二句叶韻。而本段之第二句。則又與此下一段之第一第三兩句叶韻。如是循環套鎖。首尾連貫。「神曲」詩句之音律。名曰十一字句。endecasillabo。即每句由十一語音部分構成。此在但丁以前。早已經人行用。與法文詩中之十字句。同爲一物。所異者。法文以陽句（即雙數之部分）爲標準。而間或多出一部分。意大利文以陰句（即單數之部分）爲標準。而間有缺少一部分之事。亦有將句尾最末之一部分。因其音甚輕微而略去者。是則亦成

爲陽句。其實皆一物。毫無差別也。故夫意大利詩人所用之句法。多爲每句十一行。而讀重之處必在該句之第十部分。例如地獄第一曲第一句卽是。間亦有句中最末之部分不發音遂遞截而去之。是曰截句。亦屬陽句一類。如地獄第四曲第六十句是也。顧時亦有於句末加一讀輕音之部分。使該句變爲十二字句。Sdrucchio者。如地獄第二十四曲第六十六句是也。其計算部分之法。凡相連之母音。無論其同在一字之中。或分在兩字之內。皆合於一處。作爲一音計算。不分爲二音。如地獄第一曲第二十五至二十六句是也。其文云。照錄後

Co-si——l'a-ni-mo——nio——che an-cor——fug-gi-va

余茲時兮怖猶伏

Si——vol-se in-die-tro a——ri-mi-rar——lo——pas-so.

亦臨睨夫故途

惟若相連之二母音。在散文中本爲截然二部分者。今在詩中亦以二部分計。此種大率在句末。如地獄第一曲第十二句云。譯後

Che——la——ve-ra-ce——vi-a ab-ban-do-na-i.

遂離棄夫真燄

每句之第十部分固必重讀。而該句中又必有一重讀之處。或在第四部分。或在第六部分。如地獄第一曲第一第二句云。譯後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方吾生之半路

Mi ri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

恍余處乎幽林

實則但丁詩中。強音之部分與弱音之部分。常相間替換而來。極爲整齊。與英文詩頗相似。論者初不察也。如地獄第五曲第一〇六句云。

Amor condusse noi ad una morte.

遂殉情而同死

「神曲」一書。手寫之本。傳於今世者。約有六百種。不惟但丁之親筆原稿不存。即直接由但丁原稿鈔摹者。此六百種中亦無之。六百種之中。有二百種在斐稜城。餘則或收集於意大利。或散在歐洲各國。每部每曲之首字。多有繪成精美之圖畫者。按此乃西書善本通例其中雖有但丁歿後不及十五年或二十年。即鈔寫

成本者。然即此諸鈔本亦不相符合。而最初評註「神曲」者。其所引用「神曲」中之詞句。亦彼此互異。可知但丁甫歿或尙在世之時。「神曲」原本。已經傳寫而多舛誤脫落之處矣。「神曲」初次刊印成書。在一四七二年。一五〇二年 Aldo Manuzio 之刊本。及一五九五年 Accademia della Crusca 之刊本。並可徵信。而久爲世所重。至一八六二年。始有評註之本。出於 Witte 氏之手。乃參合較可徵信之鈔本四種而成者。氏爲校定一曲中之詞句。而參稽鈔本至四百種之多。其用力可謂勤矣。一八六五年。A. Mussafia 又參合鈔本二種而成一定本。又經多年。乃有 P. Toynbee 及 G. Vandelli 氏校刊之本。G. Scartazzini 氏嘗欲考定諸種鈔本鈔成之先後次第及其關係。卒無成功。今所有之鈔本。尙不能區別高下。

釐爲數類。然其中必無一完全可徵信而無訛者。則可斷言也。一八九四年牛津刊本之但丁全集 *Opere di Dante Alighieri* 出版。係 F. Moore 氏所校訂（一九〇四年三版）遇有疑難之處。曾參稽各鈔本至二百種以上。又本於其他學者研究考證之結果。故今世咸推爲善本云。

「神曲」一書。至不易讀。蓋但丁學問廣博。又引用當時之事。或不常見之書。故爲深奧。且其文簡鍊而造句新奇。寓言象徵。詞意晦昧。凡此皆足令讀者異常爲難。固緣今人所生之時世。與但丁相去甚遠。風俗習慣。名物制度之殊異。思想之不同。文字之高古。其困難乃意中事。然亦有在當時已不可解者。故「神曲」甫經流傳。卽有從事註釋之者。十四世紀中有註釋「神曲」者十一家。十五世紀中有五家。或通考全書。或但論某段。所可考定而確知者。以 Graziolo de Bamberghio 氏之註釋爲最早。時爲一三二四年。

但丁
後三年

此後十六年中。則有 Jacopo della Lana 之註釋。但丁之二子雅各。彼得之註釋。及所謂「八家

註」之本。先後出現。十四世紀後半葉。有鮑卡雀 *Boccaccio* 之註釋本。鮑卡雀被任爲斐稜城學院教授。以註釋但丁「神曲」爲專職。乃僅及十六曲而止。又有 Benvenuto da Imola 氏之本。及 Buti 氏之本。其中要以彼得（Pietro）註釋之本及 Benvenuto 氏之本爲最淵博。然此諸本均未可盡信。緣作者多不解詩之精意。又考證史事。眞僞雜出。故註釋之事。須待後人爲之。延至今日而未窮。語其精博。各有所長。今世每年所出關於但丁之書。甚爲繁夥。一人之時力。不治他事。但求遍觀此類新書。亦已不及矣。（下略）

(下略)

按原文此下一段。羅列研究但丁「神曲」應讀之書籍。甚爲詳備。然皆爲學有程度者說法。吾國人今日斷不及此。譯錄無用。故均從略。而以己意。選列最精要之書。爲吾國學生研究但丁所當購讀者數種。力求減少。或裨實用也。譯者識。

(一)「神曲」意大利文原本。並附英文註釋者。“Dante's Divina Commedia,”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C. H. Grandgent (Heath Modern Language Series) 出版處 P. C. Heath Co. (美國)

(二)「神曲」英文譯本(散文體)“The Divine Comedy of Dante Alighieri”, translated by Charles Eliot Norton (Student's Edition 三冊合訂一冊) 出版處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美國)

(三)參考書 彙集羣書。選錄要篇。而成一卷者。 C. A. Dinsmore “Aids to the Study of Dante” 出版處 Houghton Mifflin Co. (美國)

(四)參考書 E. G. Gardner “Handbook of Dante” 出版處 Macmillan Co. (英美二國)

(五)字典 P. Toynbee “Dictionary of Proper Names and Notable Matters in the Works of Dante” 出版處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國)

(六)中文譯本(附註未完僅開卷數曲尙待續譯)錢稻孫「神曲一變」載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九號(民國十年

九月) 現有單行本出售

新文化叢書

達爾文物種原始學
 赫爾一性元哲論
 女治性理想
 政生之意義與價值
 人洲政治思想小史
 歐會問題概觀
 遺產之廢除
 思維之術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農業政策
 工業政策
 商業政策
 交通及郵政策
 收入及郵政策
 社會問題總覽
 唯物的史觀解
 人會主義初活
 社會主義初活
 科學發達略史
 現代世界經濟大勢
 現代心理學之趨勢

馬君武 四册 一元八角
 馮飛 二册 一元二角
 劉衡如 一册 四角
 吳蔚人 一册 三角
 余家菊 一册 四角
 高一涵 一册 五角
 周佛海 二册 八角
 潘公展 一册 八角
 劉伯明 一册 七角
 繆鳳林 一册 三角半
 繆鳳林 一册 五角半
 馬君武 一册 八角
 馬君武 一册 一元
 馬君武 一册 一元
 馬君武 一册 一元
 馬君武 一册 一元
 李達 一册 一元二角
 李達 一册 一元二角
 李宗武 一册 四角
 毛詠采 一册 四角
 孫百剛 一册 三角
 張子高 一册 八角
 耿濟之 一册 六角
 舒新城 一册 七角

中華書局發行

文苑

文錄

王闓運致龍芝生論小學書（未刊稿）

芝生仁弟經席。省來書。拳拳情言。且以小學及詩目相詢。以吾弟沈細之思。穎悟之才。虛受有容之德。其視運不翅十倍過之。雖欲竭精殫思。以助萬一。亦何足增長名業。添益豪末。然以運平昔竊念學廢已久。人恥相師。甘於不知。以自驕惰。其篤學之士。又多偏執己見。少聞通人之論。思而不學。專恃冥悟。抱守殘闕。以自矜炫。故運十五以來。各有涉獵。惟詩文之藝。受教於彭鄧李陳。及令兄諸君者。爲最多。而經籍鴻深。古誼茫昧。如毛鄭之詩。何之春秋。鄭之三禮。及爾雅故訓。許氏說文。古今音韻之變。皆無師授。率以臆測。十年之內。未嘗分心應試之文字。一無聲色貨利古翫之好。矻矻學之。夜以繼日。其苦且久。宜有所成。而望洋自阻。撫年懼逝。未始非師友講習。少所稟承之所致也。近年以來。實學漸廢。吾鄉僻處。而人材稱盛。然如鄒叔勣。羅研生諸公。專聽其言。則娓娓不倦。與之往復。則間多不酬。蓋亦年已老大。恥於不知。又得盛名。自護其短也。運竊憤悻自厲。力欲倡率。以求明通。而同志諸人。鮮有切磋。所以然者。皆年長於運。時不再來。假之以年。且有他務。其小於運者。則愛慕歎羨。欲要之於同路。區區之心。非好人附。實恨孤陋。期共昌明耳。但天質限人。或有不遇。又或才高意廣。鄙棄迂生。明月夜光。終遭案劍。當時不察。反謂運自

足其學。傲睨羣英。雖復扣胸剖心。自明其志。誰相諒哉。誰相諒哉。吾弟強記深思。卓絕同輩。以運相較。若螢視星。惜比運入手略遲。未能即時方駕。然加以十載研習。出而視運。譬如騏驥後發。驚馬先驅。日影將移。過之千里。固不俟先作諛詞也。今承下問所疑。輒舉一隅以待參證。見運之妄。蓋見弟之謙。采運之愚。適成弟之美。彼此無負。斯道大明。豈不快哉。若以示他人。且謂運用權謀。以籠絡豪傑。由不知學。乃爲己故。有此紛紛也。

(一)來示云。禮記尙未溫畢。正不必求速功。此雖運實不知其精要所在。但略以意測。此書乃儀禮周官之雜記。內有二書所有而記明之者。則義理昭然。有二書所無而此記僅存者。則比例可測。有發明二之奧者。有剖析二書之疑者。如欲精通。似當先分條目而編集。以類庶易觀覽。從前氣盛。見儀禮經傳通解一書。是朱晦翁所作。擯不入目。吾弟若有閑錢。可買看其佳否。

(二)承示唐詩七言古體五十餘篇均讀完。以後便無甚名作。間有數家。皆小家數。其已前未選者。如王維、高適、岑參、李白、杜甫諸家。長篇甚多。其好處亦易見。大要以不庸者爲可法。庸有數等。一題到手而平鋪直敘。此筆庸也。出語成篇。人云亦云。此句庸也。意無新奇。此意庸也。借助脂粉及故作奇怪。此格庸也。讀之不可喜。不可驚。莫名其妙。此氣庸也。發狂大叫。似奇而實妄。語涉時事。似忠而實賤。此情庸也。舍此求之。則清新萬古矣。

(一)承示說文已閱過三部。不甚了了。注解雖詳而閱之不明。此誤在震於注解之煩而過求之也。說文非奇書。不過如今雜字千字文百家姓之類。教幼童者。以今人多不觀。遂成絕學。所謂妖由人興也。看之先須明其作書之意。其意云何。欲明字之由來也。今人提筆從左至右一畫名之曰橫。倉頡則名之曰此一字也。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生天地。化成萬物。何以言之。曰一者合而分者也。論其畫則一。視其形則分矣。何以爲分。憑空中有一橫。作厶則一橫之上有空處。一橫之下有空處。無此一橫則無上下。有此一橫則有上下。上下者天地也。故曰道立於一也。今人又提筆從上至下一畫名之曰直。倉頡視之曰此滾字也。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曰進。引而下行讀若退。此字通上下而其用小者不能分天地也。不能分則無所謂通。故無大用。僅成一畫而已。由此一畫而有乂字二字十字。此所謂字也。字者孳生者也。孳生既廣。則有六焉。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假借。六曰轉注。此六者說詳段氏注。在十四卷之後。可覽而知。今聊舉其看法。以祛未悟。而運方治詩。卽以詩言之。如關雎首章。關關二字連文。爲鳥聲之和。此與說文不相干。而亦治說文者所當知。卽運在京。屢言重疊字無道理。講者也。人聽鳥聲而欲形容之。自然而言曰。此其鳴也。關關然。先有此言而無此字。命一學士寫之。此學士乃提筆隨便寫關關二字。其實當時寫官官觀觀癡癡喑喑。其訓曰以木橫持義。故曰與說文不相干也。而不當知之者。若不知則看說文至門部關字。從門聲。其訓曰以木橫持

門戶也。則必拍案大叫曰。關字無第二義。何以妄說爲鳥聲。吾爲之易一解曰。關關雉鳩。必是將雉鳩關於門內。此卽吾家荆公字說之作。爲天下後世笑。而本朝治經家亦往往有此。故曰。治說文者。當知其不相干也。如雉鳩在河等字。爲諧聲。諧聲者。必有部首。而後附以各字。雉鳩皆從鳥。而雉從且聲。鳩從九聲。故推之天下萬國之鳥。皆可制字。假使有鳥名王壬秋。則卽制鳩鳩鶯三字。不能容我。此字作而鬼哭之意也。其鳥爲部首。則是象形。爲文出而飛勢宛然矣。自隸變以入爲四點。而形大失。天下豈有四足之鳥乎。明乎此。而知俗書之無理。故動筆不欲從之。而李申夫諸人反排斥。運寫鳥字。不應作卜。以爲好怪。彼固不知四隻脚之鳥爲更可怪也。吾輩幸不入闈局試。不懼犯帖。偶然作一二古字。以記制字之始。不爲大過。而申夫諸人黨同伐異。見駱駝謂爲馬腫背。高伯足又從而和之。揶揄我以爲蚯蚓鑽額。又何論柳大哥哉。但運於柳大哥不甚介介。而好議申夫諸人者。蓋猶愛之重之。異於俗人也。吾弟更不能厲色疾言以拒人。則揶揄者必更不少。要當付之以驢鳴犬吠而已。此讀書之不能不狂也。如之字。在說文則爲象草生之形。而今古用之以爲虛字。此假借也。艸爲草生。有自彼到此之意。故爲往也。文字之不貫處。亦用一之字。以爲自彼到此之貫注。故曰假借。如洲字。則俗書爲說文所不收。斷不可用。何也。洲從重水象形。中間空處象土之可居。若又加水旁。則重複無理。此等分別起於漢末。許君所謂鄉壁虛造。不可承譌用之。今使王壬秋之秋。欲別於四時之秋。遂加一秋旁。作秋

字。有是理乎。有是字乎。李申夫不罵乎。高伯足不怪乎。而獨至於洲字。則相承而用。所謂不知二五之爲十。不可與論事也。淑女淑字本應作倝。从人則爲善。从水則爲清。而亦可互用。則謂之古通作某也。古人字少。同聲之字皆借用。如龍本水蟲之長。而龍受之龍則爲醲。和之醲。龍光之龍則爲寵。錫之寵。其本字有義。所當知也。其本字之外。借用尤當考也。不然則束髮受書。聽先生所指說。以天爲地。以人爲鬼。而我茫然。何貴讀書識字哉。由此推之。思過半矣。如好字从女子。此會意也。天下之好。莫過於男女恰配。故制字以子配女。或曰女子爲好者。非也。女是象形。好是會意。不入子部而入女部者。重女也。子來配女方爲好。女往從男卽是媿矣。如左右二字當知是今俗書之佐佑。不是左邊右邊。古左右作𠄎𠄎象形。佐佑作左右會意。隸書以𠄎𠄎不好寫。遂借左右爲之。又無以處左右本訓。乃加人旁作佐佑。此等改變。雖千百世如見其肺肝也。知左右之不可爲左邊右邊。而後知毛鄭之訓古。朱老晦之解謬。何以言之。宮女采菜。度卽周官園圃之人。所送入宮。而後擇之。勢不能出到外邊溪澗上也。文王之宮未必比民間兩進之屋。今庶人之妻偶至門首。人尙譏之。而謂文王宮女。忽然一羣相率。攘臂扼腕以漉苳菜。豈理也哉。卽今苳葉生於宮中池沼。但言采之足矣。而必左跑右跑。方能尋采。何其蠢也。且采猶可左右。苳又何必左右。總由不識左右二字。致此謬解。若通說文者。一望而知爲佐佑。則必無此說矣。此又所謂通說文以治經也。

以上各說。聊舉其一。不能悉說。吾弟天資卓越。好學深思。自可由此貫通。將冀教所不逮。崑兄何時可到。想必與際雲同寓。運以李篁兄之變。灰心進士。亟欲謀歸。明歲會試。不能奉陪。諸君作無益之奔走。遙望五色雲。以爲快意耳。聞運草草奉白。

際雲處未另。崑兄到。乞惠我一書。前擬寄一函。今已無用。附上一覽。
看說文法。

一曰辨俗體。如洲佐佑。曠探是也。

二曰尋本意。由今觀之。則日字扯長左邊則成尸。又扯長右邊則成弓。合之則爲門。而不知門从二戶也。在字似左字加一直。而不知从土才聲也。此失其本意也。

三曰博奇趣。如畫巖儼然飛禽。畫中自成斂抑畫。似小兒之張手。畫若衣毛之蒙茸。此有趣者也。

四曰明假借。如求本毛衣。引申爲尋求之訓。蓋葛可不求。裘必須求。古人皇皇求之。制字者因象毛形而制求字。今人反專以爲尋求之字。試問十加四點。是何理乎。推此而言。其用宏矣。

漢魏樂府風箋序

黃節

漢世聲詩。既判樂府。始與詩別。行雅亡。而頌亦僅存。惟風爲可歌耳。漢書禮樂志。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蓋皆風也。而朝廟所作。則安世房中歌。郊祀歌。謂是頌。已饒歌。非雅也。鄭夾漈謂上之

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斑。野人之作也。風也。夾。深。不。辨。風。雅。矣。饒。歌。皆。邊。地。都。鄙。之。謠。其。音。製。崎。嶇。淫。僻。止。可。度。之。鼓。吹。笛。箏。爲。馬。上。之。曲。不。可。被。之。琴。瑟。金。石。爲。殿。廷。之。樂。也。是。故。漢。雅。亡。矣。魏。武。平。荆。襄。獲。漢。雅。樂。郎。杜。夔。使。創。定。雅。樂。漢。本。無。雅。夔。所。肆。習。乃。制。氏。所。傳。文。王。伐。檀。騶。虞。鹿。鳴。四。詩。之。音。節。耳。非。漢。雅。也。其。篇。又。不。傳。知。其。無。所。創。定。矣。文。帝。使。繆。襲。造。短。簫。饒。歌。十。二。曲。用。漢。曲。而。易。其。名。如。朱。鷺。爲。楚。之。平。思。悲。翁。爲。戰。榮。陽。是。也。夾。深。謂。魏。晉。做。漢。饒。歌。短。簫。箏。其。創。業。以。來。伐。畔。討。亂。肇。造。區。夏。之。事。卽。古。之。雅。頌。矣。豈。知。聲。爲。樂。體。劉。彥。和。云。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短。簫。饒。歌。乃。軍。中。馬。上。所。奏。漢。製。尙。不。可。登。之。殿。廷。況。做。爲。之。耶。是。故。魏。雅。亦。亡。矣。茲。篇。所。采。皆。漢。魏。樂。府。風。詩。故。曰。風。箏。若。夫。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則。漢。頌。所。存。者。矣。漢。志。而。外。若。江。都。陳。本。禮。長。沙。王。先。謙。皆。有。箏。釋。饒。歌。亦。然。而。武。進。莊。述。祖。蘄。水。陳。沆。別。有。饒。歌。句。解。饒。歌。十。八。曲。箏。學。者。當。自。求。之。至。於。魏。郊。廟。無。頌。蕭。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用。漢。辭。沈。約。曰。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及。安。世。巴。渝。詩。而。已。安。世。之。辭。不。存。獨。有。渝。詩。宋。志。所。錄。魏。俞。兒。舞。歌。四。篇。是。也。舍。是。而。魏。頌。亡。矣。夫。肆。樂。府。者。大。率。習。於。辭。豔。趨。亂。而。已。遺。其。聲。久。矣。辭。者。其。歌。詩。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大。曲。有。之。若。聲。則。其。辭。之。音。也。古。者。辭。與。聲。別。行。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七。篇。別。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有。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別。有。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此。其。證。矣。是。故。古。辭。一。句。之。中。五。聲。相。和。而。有。曲。折。之。度。古。樂。旣。亡。聲。篇。亦。佚。今。論。樂。府。只。求。其。諧。而。已。然。已。大。

難。嚴滄浪謂古采蓮曲全不押韻。馮定遠譏之。謂問與田蓮古通。何言無韻。不知西北古亦通。則爲定遠所未解者。知茲事之難也。茲篇於辭。豔外務求其聲。雖視古五聲相和。曲折有度。不可悉識矣。然豈予之陋也。沈休文猶近古。宋志。今鼓吹鏡歌上邪。晚芝艾張三曲聲存。而休文且莫能舉之矣。十二年二月黃節序。

朽畫賦 并序

姚華

義寧陳衡恪師曾喜爲畫。思之至深。所詣甚高。而世人駭然。莫能喻也。丹徒何墨秋江。獨好之甚。殘篇曠幅。每見必致。所得漸多。余爲榜齋。因曰朽畫。朽道人者。師曾別號也。秋江意猶未厭。以爲師曾畫於畫足。當鄧山人。惜己不能爲安吳。必請以其事屬余。適值茗柯賦篆勢。乃更感而爲此作。朽畫自爲淵源。不煩考據。是極便空疏者矣。其詞曰。

維繪事之奧衍。總文章之泉源。導象形以載筆。滋篆刻而染翰。洎金石之遞嬗。傳楮墨而益繁。始成名於晉唐。遂分門於宋元。有明以來。五百餘年。前後相詔。闖溢千塵。筆晚出而彌秀。技益進而窮妍。紛作家之接武。並俯首於耕煙。於時義寧公孫。博雅好道。指嶽麓以立名。習楚咻以建號。三湘語。叱無用者。其語如朽。及弱冠而弄筆。越四十而稱妙。已入奧而窺堂。更抱璞而爲寶。時維三祀。來游京國。旗鼓旣張。觀聽咸集。縑盡千章。墨傾石_{如萬石之石}。汁縱酸鹹之殊嗜。破藩籬而自立。惡鄉愿之亂德。乃不循於時習。觀其筆勢起伏。往復張弛。似爪安豪。如錐東指。風生臂而運斤。雨覆手以攢矢。下平直而或旋。入斜側而仍起。雖尋隙而偶憩。若

暫停而未止。引肘多姿。如抗如抵。並不乖行。復無差軌。橫生硬以盤空。安鈍拙而藏美。屈曲則千鈞之鐵。流暢則百川之水。疾逝則歛若雲飛。重頓則帖然土委。顧盼則崖際盤鷹。回翔則山梁集雉。訝力重而管輕。見腕活而指死。備衆妙於筆。先始成形於一紙。若夫敷色崇闇。着墨務深。或使淡而能冷。或將浮而故沉。或絢爛而茂實。或輕淺而蕭森。增白描而見素。減金碧而成陰。混玄黃而使雜。紛斑駁而相尋。積雪浮霽。空煙靄林。隱若匣劍。粲焉鑲金。賦媚諍臣之色。纂組賦家之心。猶詩陳尙綱之義。譬玄箸高明之箴。欽槎訝之芒角。仍妥帖於球琳。拓胸臆之廣博。見諦造之詭奇。將百靈而運策。羅萬有而張維。合心手之雙暢。任權輿於二儀。入恂惚以求象。出杳冥以施規。盡斯文之詭譎。轉易簡而無辭。智彌晦顯。氣達纖洪。陽開陰合。曲暢旁通。隨方圓以善因。積險峻而爲雄。返蒼莽於熨帖。并瀚浩於清冲。致一折於千里。起平陸於層穹。鬱丘壑而屢轉。馳邊幅以無終。偉賢者之莫測。更體物之尤工。爾其經營一本。吐納千家。旣披夕秀。乃啟朝華。舍亦用長錄。必棄瑕參古藻。而謀近酌今情。而思遐雖前跡之必踐。尙余修之宜媿。冥壹心以孤造。恣汪汪其無涯。考繩墨則有合。求擬似則已差。相彼先民。毓茲後勁。調剛柔而同冶。匹蚩蚩而共鏡。運衆智以呈巧。集羣力以作聖。喜豪傑之猶興。豈頑懦之爲病。謝邾莒之附庸。亡秦楚而大併。已美備之聿昭。復回慝之必黜。慮宗工之當行。笑學人之守一。鐘鼎貴而惡謹。山林野而厭率。江湖或泛而多剽。鈔鈿或稚而未密。臨摹或太似而失已。肖生或能狀而欠逸。或襲常而伯始。中庸或驚奇而少卿。失律縱

俗論之。或寬固無當於得失。惟膏澤於詩書。斯披文而耀質。循規矩於已安。故爛妙於斯術。使孔門而用畫。借賈誼而入室。凌若不理。突如無端。渺乎似輕雲之流月。駭然類雄風之吹瀾。渾汗如元氣蒸騰。而四達枯澀。如愁心掩抑。苑結又自茹而辛酸。意若有餘。筆或未到。潔可容蕪。精不辭澁。如豪門之龐鴻。充內蘊之秘奧。儼然若溫。翻其來遲。疑佛舒鬢。訝仙展眉。如神人之端拱。夫何待於修治。算入千奇。思彌萬罅。如良將臨敵。安然整暇。進必以節。成無待琢。如賢士勵行。屹然山嶽。沛乎以盈。淵乎不涸。借書於手。龍門初鑿。舊不守故。奇不乖方。可以適道。良驥無繮。盤紆縷回。如蟄龍奮起。豁以驚雷。幽遠安和。如絃琴正調。儷之雅歌。深入顯出。徐往疾旋。神木耀日。急灘轉船。參伍而密。麗爾以疏。丹籀騰簡。綺牕照廬。或隆兮高起。或管兮深下。或黼黻相宣。或馱馱連駕。或牢落海國。或優游皇霸。或喜如鼓舞。或怒如叱咤。或泰如遶芳辰。或肅如候嚴夜。句交軒於睢。睢盱彬彬。爾雅鹹賦。盤紆卽而察之。若竹頭木屑。參差齧截。迸出而齟齬。遠而望之。則煙舒雲卷。繽紛離合。相悅而昭。蘇綜異狀之難名。洵茲事之可樂。振風雅於旣衰。繼絕塵而斯作。恫知道之寡儔。怵真龍而引卻。得孤賞以爲鄰。聊相慰於寂寞。繫一技之幽微。匪博采其胡成。總繁音而始韻。雜衆佩而成英。採石窟於魏代。溯碑畫於都京。攬十碣之淵淵。綴萬印之晶晶。循河濱而採陶。登殷墟而考貞。譜新圖而擬案。索古器而徵銘。凡呈材而效伎。莫不畢會。而爲營。況健步之幽討。肆深心之冥搜。經匡衡之層櫛。放江漢之長流。入蓬萊而講藝。朝神京而獻猷。涉名園於芳春。陟秦岱於清

秋資博物以多識。若置郵而運籌。納寶藏以無盡。吐積思而若抽。加以文采清門。從容文史。皇甫箸書。敬通不仕。詩人鍾律。詞達陸旨。詳典則以多文。續歲。麤其粹美。何浮薄之希承。咸致嘆於卓爾。然後氣壓千秋。法兼四代。箴流俗之膏肓。辨舊義之茫昧。撼荆關而山頽。轢倪黃而玉碎。瑯啟南而彌精。正清湘而無類。望王門而自界。披唐風而屢慨。道復見。摛於偏師。玄宰或數於儕輩。半畝相揖。以入林山。臞論交而投佩。獨南田之清逸。或志焉而未逮。披餘子之紛紛。曾不足於一睽。嗟良藝之足珍。寶前朝之所遺。感清流之寄託。傷雅道之陵夷。世渾濁而好質。後百載而堪悲。固作者之必傳。將茫茫誰而期。

湖南史地學會宣言

劉樸

自邦命中微。寇賊階亂。戎車屢動。師儒寢聲。固以道接陵夷。風流詭激。五代以來。未有政稗學衰。若斯其可哀也。况復貧賤懾於飢寒。富貴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昔人所言。不啻今發。夫運涉稽浸。非手援之效。兌象麗澤。崇友輔之仁。若乃東京說文之會。已及百齡。紐約史學之社。亦踰一紀。米索渾天之錄。歷兩千年而無間。巴西測候之所。近四百處而有增。思齊其業。顧自悼也。是以湖南史地之師。既含飶黃墳。蒐獵哲典。久振迅以奮舌。悅鼓舞而就化。乃萌起斯會。庶幾有爲於二科。昔者蠶室善繼先父之志。石園自任故國之書。不因被命。裁成國典。逮乎繹史成百六之卷。乃蒙垂問於南巡。柯書窮四十年。始荷殊榮於東國。將非正誼而舍其利。明道而違其功乎。至若耆舊之集。擘我沅湘。聖武之記。光彼

帝后湘軍之志。煥茲微烈。泰西之鑑。蓋厥淵流。今史地之師。總總曾未能仰。則鄉賢。漱其芳潤。故雖痛口積歲。而蔑聞焉。遂令日之河口。慧海。專精五千載西藏之文明。美之奧士卜恩。勤探數萬里戈壁之故蹟。又或謂亞洲爲人種權輿之地。而黔屬生番。有類印第安東印度尼格羅人者。則美之國家地理學會考之。或謂中國無石刀燧化之期。而川土昔瘞。有類各國新石刀期之器者。則英之皇家亞洲學會蒐之。斯亦何可勝數。夫貧子衣珠。釋尊垂憫。愚夫棄鼎。賈傅興嗟。今欲治此二科。鮮不乞靈於外人。假寵於殊籍。已如但。以顯父母爲榮。而不恥其炎胃之晦。但以置田宅爲美。而不恥其禹域之荒。雖曰未亡其能信乎。故學道如探湯。則惛惛於述作之事。殉利如走壙。則汲汲於稗販之門。於是敦煌石室之藏。運諸歐陸。而宋子孫之寶。涉彼東瀛。有損國華。亶其鉅矣。斯會粗構章條。已徵同意。竚盼彬蔚。正迓多賢。然後拔萃於所知。盡銳於厥志。凡期刊地志之計。讐校補綴之謀。討論講肄之會。遐探遠搜之役。無不可爲者也。嗚呼。力合則易舉。德孤必資鄰。盍共埒美前修。樹績來葉。爰書梗概。陳之邦人。

詩錄

讀持庵詩

王 易

照顏得好書。謂是持庵詩。入秋怯金虎。仗此一禦之。開編隱耿光。咀味生甘飴。似對清癯貌。如當坐論時。

文章本性天。神契無二歧。好惡文字外。父子不苟隨。獲公五千言。起我百里疲。道廣語欲約。想幻情貴真。黃鐘絕凡響。吐語如其人。惟翁聖者徒。胸次玄醴醇。泰華鬱崔嵬。高矣不自尊。所以義熙陶。萬古日月新。不少小人儒。峨冠恣高論。跣行而堯言。量沙指空困。鑿心殊未能。掩耳走不聞。山水妙賞音。泠泠七絃上。青鬢對蒼顏。湖隄記承杖。瞿瞿分寧曹。東日炬光四曠。濯穎吾季方。酣詠神亦王。風雲曾幾時。次第滅漚浪。不待贊一辭。子在敢先喪。空使鮑家詩。祇向秋墳唱。結契共詩書。韜光事澗谷。丈夫用世心。守勇在不辱。閒雲識無心。迷陽戒傷足。承平歸鳳池。據亂老茅屋。祥和一卷詩。終古玉煙續。

次韻答簡庵惠題拙集

華焯

麟角六經語。牛毛百家詩。敝帚有何好。自享千金之。譬如老病身。養生聊恃飴。微論不足名。名亦非其時。黃鳥嚶求友。唱和意不歧。君爲皮襲美。我愧陸天隨。兩服德復德。驂靳上阪疲。文章貴精深。過刻反傷真。二士埋玉樹。筆墨非今人。老然臍鬲間。曹侯味近醇。假以久醞釀。終登犧象尊。援麟固易敗。茗翠寧常新。安得起逝者。煮茶重細論。杜韓無嗣響。懷古膽輪囷。盡子才瀨演。後世當有聞。有聞骨已朽。跌宕東湖上。荷葉青油製。荷根綠玉杖。公事了看山。拄笏得神曠。雍容矍相射。亦角得神王。同室操戈矛。棄官還漫浪。養親資微祿。餘事泯得喪。玩世工蠻語。敷囑發清唱。

良才歸網羅。退士老巖谷。黃屋逃幽囚。臣子分當辱。虎兕滿四郊。欲行靡投足。龍沙波撼城。鷓鴣啄人屋。寄聲問無恙。天風浩相續。

贈畫師李竹瑞穠 兼示張霞村暉

林思進

李君成都老畫師。長年短褐霜雪髭。偶然囊筆入城裏。暝坐片刻存天機。舐豪鋪紙起追寫。蒼崖雲巘紛四披。質作百幅走金幣。自署名字人點歎。流俗貴耳乏真賞。李董倪黃空爾爲。冬晴如春氣又和。喜看君畫忘朝飢。古來絕藝多餓死。倚市豈有傾城姿。聲名要是百年事。身前鹵莽何人知。君今六十尙健飯。努力與占相爭馳。此道四海劣如線。亂世誰復章衰微。贈君狂語發吾意。張生寂寞尤可悲。寫生妙得花鳥似。指頭拂拂香風吹。黃筌趙昌蜀中產。吁嗟奈何非其時。

正月鄉行

趙熙

燕子銜春至。初陽花滿林。鄉風正月半。農事北山深。亂集無貧富。時清判古今。一流將盡日。季主卜予心。

泊嘉州

趙熙

水遞逢灘速。山居得竹濃。棹歌聞古岸。田事備初冬。白鷺秋邊郭。青衣樹外鐘。海師行道處。孤塔霸諸峯。

并州雜詩十八首 甲子十一月

朱還

天下兵將動。衰年我奈何。鼠狐依社長。魑魅比人多。日落開三晉。車行過九河。并州風教美。卽此當巖阿。

趙擅連城壁。梅開萬樹花。廿年人似雨。四海犬無家。驄背當時夢。螭頭舊日衙。每嗟文武道。憔悴墜天涯。
議郎開絕學。難老有文章。孤鴈一聲遠。寥天萬里長。秋花尋舊院。杯酒送斜陽。擊節悲歌裏。年來事可傷。
頗怪青門庶。無端舉國尊。誰知八百佛。多受五千言。兔狡何曾死。錢神欲再論。千金真一字。字字有啼痕。
肘後懸金印。胸前佩竹符。無須談國計。祇合飽侏儒。議論曾承教。清廉見腐迂。獨嗟人共鬼。連袂府中趨。
妙語聞歐九。吾儕有大權。因人稱亮節。樂內頌周先。伊昔爲時笑。於今讓汝賢。如何諸葛法。猶自受蚘憐。
江海風波惡。京師鼓角哀。元戎超乘去。上將倒戈來。一夜肘生柳。千官蟻出槐。誰憐吳起敗。淒絕隻輪回。
子產能治鄭。田單竟復齊。不妨師走卒。豈見弔遺黎。欲改千年制。翻虞七聖迷。一時秦楚客。騎馬覓鷄栖。
世亂文尤治。天高聽自卑。万方勞築室。七載病求醫。已失申韓意。翻疑莊老癡。蓬萊不死藥。風雨總難期。
不用師姬旦。如何拜許行。玄同原有法。撥亂在無名。治本張三世。人誰問五更。平生一孤劍。不說已縱橫。
能作九流長。方爲百世師。此言誤天下。吾道似駢枝。治亂皆多事。恬愉兩不宜。閉心看世變。可樂是無知。
子舍連官舍。并門復閉門。草玄吾豈敢。於世更何論。恥作公孫辯。難招屈子魂。著書渾不覺。白日又黃昏。
學問分今古。時危策短長。登車魂自定。入境土無荒。雅望閭都督。高風田子方。薊門時問訊。談笑話滄桑。
表裏河山在。由來天下強。卽今守官禮。遍地是農桑。蟋蟀穿籬出。牛羊用谷量。章程應早定。不必問張蒼。
虞叔開唐室。文皇起代王。三秋稀見雨。十月不繁霜。范甌寒猶墮。顏瓢樂未央。峴巖紅葉好。想見傅家莊。

百姓稀聞警通衢不見兵。明刑及暇日。憂國屬書生。古木經風發。燈光替月明。桃源在人境。願作一塵氓。
汾水隨陽鳥。恆山出岫雲。南來問消息。北向吐氤氳。河外慚稱霸。湘中感離羣。湖山如有待。吾欲亦云云。
昭王游覽地。隔岸是余家。水落沙隨長。山深日易斜。當年曾奉母。到處祇看花。世亂疑無際。吾生已有涯。

病起白壽詩

沈曾植 未刊遺稿

病榻沈綿又一時。赤山岱嶽眇何之。相逢徒侶皆龍伯。夢中人我身皆偉大豈有神仙度馬師。七返定難超色界。再

生或恐誤雄兒。四恩三劫塵沙障。到此分明了不疑。識字向來憂患始。多聞何用總持求。一忘真作宋華子。兩語不知阿菟樓。白地光明成解脫。青陽受謝蹇

淹留如何一寸關。元路竟阻先生掉臂游。病中書史皆忘暑似東原年講所說而呼吸根蒂獨堅

亦元亦史亦畸民。亦宰官身長者身。成住壞空看已盡。黃農虞夏沒焉陳。平生師友多仙佛。至竟形神孰

主賓。鷲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

歷歷來時頓宿程。閉門合眼數分明。甘瓜苦瓠何滋味。旁死哉生熱性情。反覆豈能逃易意。婆婆還得俟

河清何方辟。歷霆霓起。響爾虛空粉碎聲。

無生話裏借生生。取次東風散策行。樂意鳴鳩偕乳燕。上春寒食近清明。他鄉吾土都長語。柳眼花鬚不

世情寄語鷓鴣鄉。諸父老海山兜率要同盟。

寓齋雨中

黃節

一雨芭蕉偃。寒存故留蒼。翠覆墻根晴。連密竹涼生。瓦晚愛餘花。寂閉門數日。積陰能敵暑。小園吾事更添。樽旁人已笑。先生懶自謂。平居在不言。

斷續

胡先驥

斷續詩成斷續吟。斜行淡墨寫吾心。破閒博弈知粗勝。異代風騷敢嗣音。物外風雲從變滅。望中烟樹自晴陰。一樓冥接無窮世。時有靈思與豁襟。

劉生心顯遨遊昭山

吳芳吉

石磴層層灣復灣。三十六灣上昭山。灣頭松葉成車蓋。石面苔錢點菊斑。繞寺春江晴淡蕩。極天鐵道影迴還。長風浩浩窮千里。乍覺身輕出世間。

題貢王朶顏衛景卷

王國維

濡水南來千里長。盧龍東走塞雲黃。豪端底怪風雲滿。目斷黃圖寫故鄉。杼首終葵百仞頑。錐峯今見畫圖間。酈亭石挺形容妙。未記河西雙塔山。千巖突兀錫伯邱。萬木沈酣武列源。誰分江南兵火裏。赤山招得董源魂。

題陳子礪學使內直時畫卷

王國維

東莞五忠書甫就。南州一老鬢成絲。干戈滿眼江湖迴。應憶揮豪朶殿時。

蛩語

胡先驥

蛩語鴉啼萬綠叢。臥看日影靜搖風。一邱自足林泉趣。似錦秋光付乃公。

詞錄

減字木蘭花

鄧翊

鏡昏醞夢。羅帳春寒誰與共。一枕淒涼。繡被經年有剩香。驚心欲折。人世死前惟有別。此別何時。何時再見伊。

點絳脣

過城西某氏壞園

鄧翊

燕去梁空。庭荒日冷簾垂地。綠凋紅墜。一任隨流水。華屋山丘。儘有羊生淚。憑誰記。眼前興替。落照荒烟裏。

虞美人

鄧翊

春風秋月閑拋棄。別後真容易。乳鶯聲老又嗁鶻。極望天涯人遠一潸然。多情合受相思苦。此意無今古。落花飛絮最無情。怪底飄零猶得聚池萍。

鷓鴣天

徐楨立

怨極靈山墮落身。頻伽珠珞感前塵。寰中末法無多子。難得如來稗販人。
春正好。月長新。總教拈著已。非真。黃花翠竹。當前是。莫向孤禪鬼窟親。

鷓鴣天

和紹周原韻

劉永濟

萬劫胡麻不返身。幾人辛苦辨根塵。由他持向狂華說。應許沙彌解度人。
雲外日。景常新。燭檠鐘籥總。違真。香消酒醒思量著。比似輪王寶相親。

譯詩

安諾德鮫人歌

“The Forsaken Merman” (1849)
By Matthew Arnold

李惟果譯

按安諾德之生平及其學說。本誌已一再論述。第十期其詩亦已譯登數篇。第三十四期今所譯之詩。名“The Forsaken Merman”
譯言鮫王見棄於其妻。而作是歌也。此詩情思流湧。音調諧和。故最爲人所愛讀。Merman者。義云湖海之人。據神話所載。此族爲人首魚身。自腰以下爲魚。長居海底。其女美而能歌。男亦富風情。今借譯爲鮫人。鮫見前異記此詩內容。略謂鮫人之王。娶人間之女。名瑪加萊 Margaret。者爲妻。生子女若干人。已而瑪加萊不樂居此。竟棄鮫王而去。復歸人世。鮫王思念悲苦。乃率子女登陸。招之。見之於禮拜堂中。瑪加萊掉首不顧。鮫王絕望。獨率子女而返。入海時且行且歌。以自鳴其依戀之情。今更分析之。第(一)首鮫

王在陸上。知其妻終不願同往。乃呼其子女自歸也。第(二)首。臨去仍依依不捨。故復命兒女呼其母。冀能勸瑪格萊之情也。第(三)首。臨去復返。顧瑪格萊之所在也。第(四)首。追憶昨日瑪格萊尚在海中同居之情景也。第(五)首。追憶昨日瑪格萊別去而歸人間也。第(六)首。追敘頃者鮫王自率子女登陸。尋求瑪格萊。遇之於禮拜堂。而瑪格萊目注塵塵。竟不一回首也。第(七)首。鮫王今茲別後。瑪格萊獨居陸上之情況。彼雖亦念其子女。而實能恬愉自樂也。第(八)首。鮫王率其子女已歸至海底壽宮。仍思瑪格萊悲歌自遣。且擬復往陸上覘之。以舒其想念之情也。至於此詩所寓之意。蓋謂近世物質生活發達。宗教道德失勢。而人之思想迷亂。感情悲苦。今之所急需者。厥為耶教之精神。使能得此。足為人之慰樂。然而耶教衰微。此種精神勢難復現。而安諾德深用悼傷。亦他篇詩中之意也。鮫人指世間之俗人。未受耶教之感化者。(Pagans) 瑪格萊則指耶教之精神。其棄夫而去。謂耶教之衰微也。且織且歌。極為歡愉。謂耶教之精神足使人得內寧之樂也。而瑪格萊終不同返。鮫王悲苦作歌。則藉以寄世人之情而已。此篇譯筆力求質直。流暢。以傳原詩語重心急。呼之欲出之情。逐字逐句而譯。中留一字空處。即示原詩一句之起結也。又原詩作於一八四九年。編者識

(一)

來。來。親愛的孩子。遠去莫久留。 不留遠去。 去。沈沈到深海悠悠。 呀。岸邊兄弟。喚我莫留。 呀。狂風捲沙颼颼。 呀。洪潮澎湃。海中流。 呀。野馬銀白雪浪拍長空。浪花裏正浮游。 親愛的孩子。遠去莫久留。 不留遠去。 去。沈沈到深海悠悠。

(二)

孩子。你去呵。喚他莫逡巡。喚他一聲「母親。母親。」
孩子。聲柔動娘心。孩子。喚他莫逡巡。孩子。
聲慘情思迸。他歸也。一定一定。喚他了。遠去莫逡巡。
來來海宮幽且深。「母親。母親。我等不能
久逡巡。野馬銀白怒目瞋。母親。母親。」

(三)

不再喚了。臨去目波過白城。迴巖上禮堂灰沈。不多看了。他不歸我海王庭。斷腸泣血何足論。
來來海宮幽且深。

(四)

親愛的。孩子。是也。昨天鐘波幽渺發岸邊。我等巖間正閒眠。風波吹渡銀鐘聲聲遠。此間沙巖氣啖。
寒。此間風息萬籟凝煙。此間殘蠟火顛顛。此間海藻蕩流泉。此間海獸連肩晏覓食往來沼澤。
間。此間海蛇共盤桓。曬甲出入繞鹽田。巨鯨張目往復還。往復大地千萬年。親愛的。孩子。是也。昨。
天海波起落和鳴絃。

(五)

親愛的。孩子。是也。昨天他棄我。一去永不還。喚喚喚。曾記得。我等共歡談。海中寶座金輝妍。幼兒橫。

膝開笑顏。他淡試梅粧貼花鈿。貼花鈿波伴銀鐘聲聲遠。他垂首低嘆舉目遙。觀看到海邊綠波漪漣。他說「今天我族人岸邊祈禱意誠虔。我去也。鮫王呵你知復活大節在目前。我留此可憐心離魂蕩意闌珊。我聞言意趣頓消殘。回道「愛卿你去去去過波濤瀾汗」。祈禱了快快快快歸來我海穴間。他眼波微轉意無言。無言泛水渡海灘。親愛的孩子是也昨天他棄我一去永不還。

(六)

親愛的孩子我等寂寞鎖離愁。海波狂起小兒啼飢聲啾啾。世人何事長祈修。來來來孩子莫久留。起步過海洲沙邱。灘下海花正含羞。邁邁行到白城樓。渡狹巷靜無儔。來到禮堂翼迴丘。堂中禱頌聲悠悠。咳。苦了我寒風裏久立好生愁。攝衣履步登墓石。風蝕誰知幾度秋。穿窗迴廊共凝眸。瞥見他坐近石柱色清幽。「瑪格萊住了。快來我等迎風久候。愛卿我身在此獨愁。海波狂起小兒啼飢聲啾啾。」看呵他目注聖經不回頭。戶閉了教士高聲說虔修。來來來孩子莫喚莫喚了海宮深且幽。

(七)

沈沈沈。沈到海底森涼。他坐跨機輓留世鄉。高歌狂放樂未央。聽聽他唱了。「極樂無方。極樂無方。樂彼喧囂世人鄉。樂彼幼童遊玩狂。樂彼真人。樂彼銀鈴。樂彼聖井馨香。又且樂我機杼。

織素裳。樂彼日輝笑融光。酣歌起舞心飛揚。忽乃梭頭墜地旁。機杼聲寂。美人搖曳過碧窗。看不盡。看不盡。無邊沙岸海天茫茫。他呆打兒癡想想。想一聲苦嘆吐蒼涼。一滴相思淚。脈脈柔情轉芳腸。腸轉心傷。傷傷他孩子。紫日凝寒光。傷他孩子。金髮露微茫。

(八)

孩子。來到海底陰森森。狂風愴我心。瘖燈光閃閃照城闈。狂風獵獵撼重門。狂風喚起他夢沈沈。他且耳聽風哀吟。又聽波濤起涵騰。沈沈看那頭上白浪飛捲正悲鳴。波下舉日色冥冥步踐珠砌。玉琳琳吟吟。「嗟彼人間女。心多情意輕。忍拋海中王。孤坐愁思瘦。」親愛的孩子。中宵夜色引清冷。和風吹渡無限情。春潮低。水落惠風引岸過荒林。林點黃花晶晶。沙岸危峯倒影。穿過沙灘明淨。依着巉崖臥捲枯藻。我等且將身來隱。山後望見白石城。山後望見小禮堂。崖邊獨聳色森沈。看完了。歸來我海王庭。吟吟。「彼方獨坐美仙人。桃李丰姿鐵石心。忍教海王抱孤枕。秋去秋來苦重新。」

我唱櫻桃熟

“Cherry-Ripe”, by
Robert Herrick

顧謙吉譯

Cherry ripe, ripe, ripe, I cry,

我唱櫻桃熟

Full and fair ones; come and buy.

鮮潔何人嘗

If so be you ask me where
They do grow, I answer; There
Where my Julias, lips do smile;
There's the land, or cherry isle,
Whose plantations fully show
All the year where cherries grow.

客問所自來
淺笑溢容光
朱脣凝醉處
此卽丹果鄉
兩行千萬粒
終歲結芬芳

下谷牧童歌

“The Shepherd Boy Sings in the Valley
of Humiliation” by John Bunyan

顧謙吉譯

He that is d own needs fear no fall,
He that is low, no pride;
He that is humble ever shall
Have God to be his guide.

已覆不懼傾
在下何所做
惟彼謙謙者
昊天常翼導

I am content with what I have,
Little be it or much:

吾自不外求
何計多與少

And, Lord, contentment still I crave,
Because Thou savest such.

知止帝所拯
勉茲當永保

Fullness is such a burden is
That go on Pilgrimage:
Here little, and hereafter bliss,
Is best from age to age.

虔心趨聖域
百行此爲先
小善積禎祥
世世無不然

角聲回音

“Blow, Bugle, Blow” by
Alfred Tennyson

顧吉謙譯

The splendour falls on castle walls
And snowy summits old in story:
The long light shakes across the lakes,
And the wild cataract leaps in glory.
Blow, bugle, blow, set the wild echoes flying,
Blow, bugle; answer, echoes, dying, dying, dying,

古壘寒峯留返照
湖上晴波自焜耀
散珠滾落躍飛湍
畫角悠揚流餘調
角聲吹出自清颺
回音欲斷轉微妙

O hark, O hear! how thin and clear,

輕掠微抹朗復翔

And thinner, clearer, farther going!

遊絲嫋嫋抑更長

O sweet and far from cliff and scar

唱絕萬山天上曲

The horns of Elfland faintly blowing!

環聞紫岫皆引吭

Blow, let us hear the purple glens replying:

角聲處處越清光

Blow, bugle; answer, echoes, dying, dying,

回音四散歸帝鄉

O love, they die in yon rich sky,

餘聲披拂入行雲

They faint on hill or field or river:

殘韻依山戀海濱

Our echoes roll from soul to soul,

兩情脈脈終相接

And grow for ever and for ever.

此意無邊久轉殷

Blow, bugle, blow, set the wild echoes flying,

角聲吹徹東西分

And answer, echoes, answer, dying, dying,

回音渺渺漸不聞